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67n1304

林泉老人評唱丹霞淳禪師頌古虛堂集

宋 子淳頌古　元 從倫評唱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1304-A 虛堂錄序
  - 虛堂集目錄
  - 第一則　青原堦級(參學)
  - 第二則　石頭曹溪(對機)
  - 第三則　藥山坐次(禪定)
  - 第四則　船子夾山(舟楫)
  - 第五則　椑樹洞山(參學)
  - 第六則　沙彌住庵(雨雪)
  - 第七則　道吾五峰(對機)
  - 第八則　洞山廊幕(姓名)
  - 第九則　雲巖巾缾(香燈)
  - 第十則　南泉異類(省訪)
  - 第十一則　夾山示境(人境)
  - 第十二則　夾山不會(門戶)
  - 第十三則　夾山上堂(示眾)
  - 第十四則　夾山撥塵(佛祖)
  - 第十五則　石霜觸目(缾錫)
  - 第十六則　漸源持鍬(遷化)
  - 第十七則　洞山初秋(解結)
  - 第十八則　洞山大事(服飾)
  - 第十九則　洞山鳥道(橋路)
  - 第二十則　神山過橋(橋路)
  - 第二十一則　洛浦淘金(珍寶)
  - 第二十二則　洛浦祖意(祖教)
  - 第二十三則　洛浦供養(佛祖)
  - 第二十四則　蛤溪相看(省訪)
  - 第二十五則　洛浦一毫(飛走)
  - 第二十六則　洛浦佛法(問法)
  - 第二十七則　洛浦歸鄉(省訪)
  - 第二十八則　洛浦祖教(祖教)
  - 第二十九則　韶山禮拜(禮拜)
  - 第三十則　韶山家風(家風)

- 第三十一則　黃山米價(糧食)
- 第三十二則　上藍本分(對機)
- 第三十三則　四禪入井(橋路)
- 第三十四則　海胡行道(大道)
- 第三十五則　天盖浴室(沐浴)
- 第三十六則　九峯有言(佛祖)
- 第三十七則　九峰相傳(佛祖)
- 第三十八則　九峰侍者(遷化)
- 第三十九則　大光達磨(佛祖)
- 第四十則　強德上座(牛鹿)
- 第四十一則　文殊僧繇(真像)
- 第四十二則　鳳翔石柱(人境)
- 第四十三則　僧問曹山(賓主)
- 第四十四則　曹辭洞山(遊山)
- 第四十五則　甚物敢貴(猫犬)
- 第四十六則　枯木花開(花菓)
- 第四十七則　踈山壽塔(塔廟)
- 第四十八則　雲居上堂(示眾)
- 第四十九則　青林逕往(兔蛇)
- 第五十則　二鼠侵藤(飛走)
- 第五十一則　白水聲色(示眾)
- 第五十二則　白馬法身(法身)
- 第五十三則　九峰舉一(示眾)
- 第五十四則　天童應用(心眼)
- 第五十五則　清淨行者(經教)
- 第五十六則　北院牛頭(佛祖)
- 第五十七則　青峰大事(對機)
- 第五十八則　木平一漚(舟楫)
- 第五十九則　潼泉相傳(骨董)
- 第六十則　問百巖禪(禪定)
- 第六十一則　問百嵓道(大道)
- 第六十二則　問百巖教(經教)
- 第六十三則　泐潭碓搗(器用)
- 第六十四則　同安人師(佛祖)
- 第六十五則　谷山祖意(祖教)
- 第六十六則　白雲深處(對機)
- 第六十七則　大嶺清淨(珍寶)
- 第六十八則　同安家風(家風)

- 第六十九則　依經解義(經教)
- 第七十則　問諸佛師(佛祖)
- 第七十一則　孤峰獨宿(殿堂)
- 第七十二則　問本來心(心眼)
- 第七十三則　本來父母(省訪)
- 第七十四則　西來的意(祖教)
- 第七十五則　阿育家風(家風)
- 第七十六則　四海晏清(對機)
- 第七十七則　非思量處(對機)
- 第七十八則　白眉瞲熱(歲時)
- 第七十九則　透法身句(法身)
- 第八十則　石門家風(家風)
- 第八十一則　淨眾蓮花(花菓)
- 第八十二則　同安二機(對機)
- 第八十三則　廣德言語(對機)
- 第八十四則　廣德久負(鏡扇)
- 第八十五則　廣德波浪(舟楫)
- 第八十六則　雲光作牛(牛鹿)
- 第八十七則　太原數家(齋粥)
- 第八十八則　梁山日用(對機)
- 第八十九則　梁山祖意(祖教)
- 第九十則　梁山空劫(法器)
- 第九十一則　大陽上堂(示眾)
- 第九十二則　大陽家風(家風)
- 第九十三則　投子宗風(法屬)
- 第九十四則　投子示眾(飛走)
- 第九十五則　投子拈香(帝王)
- 第九十六則　天寧誰家(法屬)
- 第九十七則　天寧夜半(對機)
- 第九十八則　天寧上堂(法身)
- 第九十九則　保壽上堂(杖笠)
- 第百則　三界唯心(示眾)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304-A 虛堂錄序

空劫前時，有無手人，入無影林，採無根樹，向圓覺伽藍，依光明藏，布戒定慧之柱礎，架體相用之棟梁，以解脫為門，運法空為座，號曰虛堂。我林泉老師而居也，於禪天之末，見丹霞弄影，即色明心，不免指空話空，橫說竪說，要到親切處，俾聽之者日益時習，廓達靈明者矣。

元貞元年秋九月奉訓大夫姜端禮撰

虛堂集目錄

卷第一

一、青原堦級(參學)
二、石頭曹溪(對機)
三、藥山坐次(禪定)
四、船子夾山(舟楫)
五、椑樹洞山(參學)
六、沙彌住庵(雨雪)
七、道吾五峰(對機)
八、洞山廊幕(姓名)
九、雲巖巾缾(香燈)
十、南泉異類(省訪)
十一、夾山示境(人境)
十二、夾山不會(門戶)
十三、夾山上堂(示眾)
十四、夾山撥塵(佛祖)
十五、石霜觸目(缾錫)
十六、漸源持鍬(遷化)
十七、洞山初秋(解結)
十八、洞山大事(服飾)

卷第二

十九、洞山鳥道(橋路)
二十、神山過橋(橋路)
二十一、洛浦淘金(珍寶)
二十二、洛浦祖意(祖教)
二十三、洛浦供養(佛祖)
二十四、蛤溪相看(省訪)

二十五、洛浦一毫(飛走)
二十六、洛浦佛法(問法)
二十七、洛浦歸鄉(省訪)
二十八、洛浦祖教(祖教)
二十九、韶山禮拜(禮拜)
三十、韶山家風(家風)
三十一、黃山米價(糧食)
三十二、上藍本分(對機)
三十三、四禪入井(橋路)
卷第三
三十四、海胡行道(大道)
三十五、天盖浴室(沐浴)
三十六、九峯有言(佛祖)
三十七、九峰相傳(佛祖)
三十八、九峰侍者(遷化)
三十九、大光達磨(佛祖)
四十、強德上座(牛鹿)
四十一、文殊僧繇(真像)
四十二、鳳翔石柱(人境)
四十三、僧問曹山(賓主)
四十四、曹辭洞山(遊山)
四十五、甚物敢貴(猫犬)
四十六、枯木花開(花菓)
四十七、踈山壽塔(塔廟)
四十八、雲居上堂(示眾)
四十九、青林逕往(兔蛇)
卷第四
五十二、鼠侵藤(飛走)
五十一、白水聲色(示眾)
五十二、白馬法身(法身)
五十三、九峰舉一(示眾)
五十四、天童應用(心眼)
五十五、清淨行者(經教)
五十六、北院牛頭(佛祖)
五十七、青峰大事(對機)
五十八、木平一漚(舟楫)
五十九、潼泉相傳(骨董)
六十、問百巖禪(禪定)

六十一、問百岕道(大道)
六十二、問百巖教(經教)
六十三、泐潭碓搗(器用)
六十四、同安人師(佛祖)
六十五、谷山祖意(祖教)
六十六、白雲深處(對機)
六十七、大嶺清淨(珍寶)
六十八、同安家風(家風)
卷第五
六十九、依經解義(經教)
七十、問諸佛師(佛祖)
七十一、孤峰獨宿(殿堂)
七十二、問本來心(心眼)
七十三、本來父母(省訪)
七十四、西來的意(祖教)
七十五、阿育家風(家風)
七十六、四海晏清(對機)
七十七、非思量處(對機)
七十八、白眉瞲熱(歲時)
七十九、透法身句(法身)
八十、石門家風(家風)
卷第六
八十一、淨眾蓮花(花菓)
八十二、同安二機(對機)
八十三、廣德言語(對機)
八十四、廣德久負(鏡扇)
八十五、廣德波浪(舟楫)
八十六、雲光作牛(牛鹿)
八十七、太原數家(齋粥)
八十八、梁山日用(對機)
八十九、梁山祖意(祖教)
九十、梁山空劫(法器)
九十一、大陽上堂(示眾)
九十二、大陽家風(家風)
九十三、投子宗風(法屬)
九十四、投子示眾(飛走)
九十五、投子拈香(帝王)
九十六、天寧誰家(法屬)

九十七、天寧夜半(對機)
九十八、天寧上堂(法身)
九十九、保壽上堂(杖笠)
百、三界唯心(示眾)

虛堂集目錄(終)
No. 1304
林泉老人評唱丹霞淳禪師頌古虛堂集卷一

後學性一閱

生生道人梓

第一則　青原堦級(參學)

示眾云：有修有進，索論高低；無證無為，那消升降？只如行不出戶、坐不當堂者，甚處安排則是？

舉青原思禪師問六祖大師：當何所務，即得不落階級？(這邊如穩當，那畔自相應。)祖云：汝曾作什麼來？(深窮妙理，細辨根源。)思云：聖諦亦不為。(猶有這箇在。)祖云：落何階級？(重重烹煉，要識精金。)思云：聖諦尚不為，落何階級？(無皮毛不立，及盡聖凡情。)祖云：如是，如是。(真不掩偽，曲不藏直。)善自護持，吾當有偈。(慈悲之故，落草之談。)心地含諸種，(大無不包，小無不入。)普雨悉皆萌。(是法平等，無有高下。)頓悟花情已，(但得雪消去。)菩提果自成。(自然春到來。)

師云：建化門中，不無評品。實際理地，寧有階差？自始至末，返本還源，不歷僧祇而獲法身者，自知頓漸超越，奧妙玄極之理。六祖一日謂眾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種種法。故經云：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 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林泉道：莫怪老盧能處藥，慣曾得效敢傳方。達摩亦云：

吾本來茲土，說法救迷情。林泉道：上代下世，老婆心切，而況丹霞。以綿綿密密，隱隱難分處，交加頌出。頌曰：

卓爾難將正眼窺(睥睨有分)，迥超今古類何齊(果見參差)？苔封古殿無人侍(玉宇深沉)，月鎖蒼梧鳳不栖(爭肯坐着)。

師云：彩雲影裏仙人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有等餓眼禪和，貪觀雲外月，失却掌中珠，漫自逐句尋言，不務知根達本，況此不落階級的人，磊磊落落、雄雄堂堂，其機不可觸、其鋒不可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活鱍鱍、轉轆轤，雖是面門出入無形影而難審其詳，此其所以難將正眼莫可窺裔者歟？故臨濟囑三聖云：吾遷化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聖云：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濟曰：忽有人問，汝作麼生祇對？聖便喝，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林泉道：誰知口苦心甜處，倒楔杷頭兜豁伊？只如三聖與麼喝，正法眼藏可窺不可窺、見徹見不徹，諸人試斫額看。其實，此事自古及今比類難齊、言說不到，若苔封古殿、月鎖蒼梧，臣趑趄而莫侍尊嚴、鳳戢翼而潛升霄漢，且道不墮功勳一句合作麼生道？聖凡情已盡，何用立階梯？

第二則　石頭曹溪(對機)

示眾云：人無害虎心，虎無傷人意。迴戈倒戟時，計穩能周脩。未委乎誰，具斯作略。

舉：石頭遷禪師問青原云：和尚自離曹溪，甚時到此間？(家富兒嬌)原云：我却不知汝甚時離曹溪來？(念彼觀音力，還着於本人)頭云：某甲不從曹溪來。(赤諱白諫)原云：我已知汝來處了也。(明眼人難謾)頭云：和尚幸是大人，且莫造次。(啼哭樣拳猶自可，爛泥隱刺更難甘)

師云：南嶽石頭希遷禪師，初至吉州青原山靜居寺參思禪師，思曰：子何方來？遷云：曹溪。曰：將得甚麼來？云：未到曹溪亦不失。曰：若恁麼，用去曹溪作甚麼？云：若不到，爭知不失？遷又云：曹溪大師還識和尚不？曰：汝今識吾不？云：識。又爭能識得？曰：眾角雖多，一麟足矣。遷又問：和尚自離曹溪，甚時至此間？曰：我却不知汝早晚離曹溪。云：希遷不從曹溪來。曰：我已知汝來處了也。云：和尚幸是大人，且莫造次。林泉道：子細看來，雖似叉手罵丈母，其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此亦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之別樣也，非世智辯聰可定奪矣。其實來無所從，去無所住，故經云：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

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林泉道：如來禪，祖師禪，休爭眉與鏝，只是一文錢。更看丹霞別傳消息。頌曰：

木人來問青霄路(指空話空)，玉女年尊似不聞(耳邊風過)。携手相將歸故國(同行無疎伴)，暮山岌岌鎖重雲(不教人見轉風流)。

師云：竺土不傳無字印，祇園剛道寄書來。當此之時，木人問路，枉向青霄，誰敢臨岐妄傳消息？故年尊玉女，聽風柯而聞似不聞；齒缺泥牛，耕月色而見如不見。無中唱出，信手拈來，擊碎疑團，歌殘狂解。所以，教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淺知淺見，爭免向舌上鑽研？狹智狹聞，寧不於言中採摭？此皆生死根本，妄想端倪。古人慈悲太甚，行願弘深，籍有言欲顯無言，假無說要知真說。為垂隻手，方便提携，擬使初心，殷勤趣向。雖暮山之岌岌，五眼難窺；奈秋月之輝輝，寸心不昧。鎖重雲，漫教緊俏；滯玄關，枉使因循。放開一線許商量，不惜雙眉通祕訣。還相委悉麼？妙體本來無處所，通身那更有蹤由？

第三則　藥山坐次(禪定)

示眾云：行住坐臥，無非妙用神通；語默離微，總是法門佛事。直饒向空劫前承當，剗地索道：未在，未在。到這裏還許開口麼？

舉：藥山惟儼禪師，一日在石上坐次(脚力困時歇)，石頭和尚見，乃問云：在這裏作甚麼？(老不歇心)山云：一物不為。(引惹詞訟)頭云：恁麼則閑坐也。(克己復禮)頭云：汝道不為，不為箇甚麼？(要識真金火裏看)山云：千聖亦不識。(許汝眼明)石頭因以偈贊曰：從來共住不知名(却最親切)，任運相將祇麼行(好客無疎伴)。自古上賢猶不識(懶兒攀伴)，造次凡流豈可明(勿謂秦無人)？

師云：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絳州韓氏子。年十七，依潮陽西山慧照禪師出家，納戒于衡嶽希操律師。博通經論，嚴持戒律。一日，自歎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誰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邪？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師罔措。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師稟命，恭禮馬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師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你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某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侍奉三年。一日，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破有一真實。祖曰：子之所得，可謂恊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篾束取肚皮住山去。師曰：某甲又是

何人，敢言住山？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為無所為，宜作舟航，無住於此。師乃辭祖，却返石頭。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問曰：在這裏作甚麼？林泉道：有甚不知？有甚不見？何必重重曲垂方便？山云：一物不為，已是堆山積嶽，塞壑填溝。頭曰：恁麼閑坐也，再三撈摝，盡力提携。山云：若閑坐即為也，靈利衲僧一撥便轉。頭曰：汝道不為，不為箇甚麼？端的為人為徹，殺人見血。山云：千聖亦不識。到此之際，任誰索許具金剛眼，怎不教石頭滿口贊伊道：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行。想這沒面孔漢不近人情，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據此父子緣熟，師資道契，折麼是誰？看他不破，還知丹霞冷眼傍觀處麼？頌曰：

玄微及盡本翛然(果有這箇在)，若為渠閑萬八千(當機不讓)。月印澄江魚不見(可惜蹉過)，釣人何必更拋筌(枉勞心力)。

師云：了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亦須呵。秦跋陀禪師問生法師：講何經論？云：大般若經。師曰：作麼生說色空義？云：眾微聚曰色，眾微無自性曰空。師曰：眾微未聚時作甚麼生？罔措。師又問：別講何經論？云：大涅盤經。師曰：如何說涅盤之義？云：涅而不生，盤而不滅，不生不滅，故曰涅盤。師曰：這箇是如來涅盤，那箇是法師涅盤？云：涅盤之義，豈有二耶？某甲只如此，未審禪師如何說涅盤？師拈起如意曰：還見麼？云：見。師曰：見箇甚麼？云：見禪師手中如意。師將如意擲于地，曰：見麼？云：見。曰：見箇甚麼？云：見禪師手中如意墮地。師斥曰：觀公見解，未出常流，何得名喧宇宙？拂袖而去。其徒懷疑不已，乃追師扣問：我師說色空涅盤不契，未審禪師如何說色空義？曰：不道汝師說得不是，汝師只說得果上色空，不會說得因中色空。其徒云：如何是因中色空？曰：一微空故眾微空，眾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眾微，眾微空中無一微。林泉道：直饒及盡今時，未免狼藉徧地。雖本倏然坐著即不可，此豈非相隔萬八千也？月印澄江，魚全不見，釣人何必更欲拋筌？還知此意麼？非智可知難可測，龍睛天眼覷無門。

第四則　船子夾山(舟楫)

示眾云：有時恁麼，羚羊挂角月沉西；有時不恁麼，木馬遊春駿不羈。用行舍藏，自由自在，知是何人？

舉：舡子誠禪師囑夾山云：直須藏身處沒蹤跡(唆猫入枯井)，沒蹤跡處莫藏身(切忌瓮生根)。吾三十年在藥山，只明斯事(將謂忘却)。

師云：秀州華亭舡子德誠禪師，自傳藥山之道，唯好山水自適其意，故泛舟於華亭江上，因得此名。一日泊舡岸邊閑坐，有官人問：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師竪起橈子曰：會麼？云：不會。曰：棹撥清波，金鱗罕遇。復有頌曰：有一魚兮偉莫裁，混融包納信奇哉。能變化，吐風雷，下線何曾釣得來。別人只看採芙蓉，香氣長黏遶指風。兩岸暎，一舡紅，何曾解染得虛空。問我生涯只是舡，子孫各自賭機緣。不由地，不由天，除却蓑衣無可傳。與夾山相見機語，投子頌古中已載，茲不復云。相別之際，遂囑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可謂是未到無心須要到，既到無心無也休。端的若是脫洒衲僧，出住自知時節。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此之用舍行藏，與吾衲僧何啻天淵。本欲要伊於一切時中，外不隨應，內不居空，這邊那畔，無可不可。故云：吾三十年在藥山，只明斯事。是知依法作法，要常念茲在茲。一片老婆心，千古為龜鑑。且道兼帶一句合作麼生道？試看丹霞為伊頌出。頌曰：

白雲檻外思悠哉(無心能出岫，有意伴孤鶴)，密密金刀剪不開(渾侖無縫罅)，幽洞不拘關鎖意(去住自由)，縱橫無繫去還來(跋涉不易)。

師云：體空成事，任妄念而漂沉；不變隨緣，守真心而寂滅。不有妙覺，其孰能達斯理乎？況此白雲搖曳，碧落清明，檻外嵓前，天涯海角，無心而出，應緣舒卷，而濟物無私；有感必通，知時休沐，而潤澤有淮。隨風浩蕩，映日飄颻，若垂天之翼，悠悠漾漾者哉！猶事理之相兼，真俗之通貫，體用之雙彰，境智之相半，綿綿密密，雄雄堂堂，所以金刀剪不開也。既幽洞不拘關鎖，想縱橫必使優遊。此寔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喻本分事之不本分也。其或於此未明：獨鶴有時常伴水，好雲無事不離山。

第五則　椑樹洞山(參學)

示眾，云：正按傍提，一句了然超百億；左敲右擊，片言可以越三千。不涉唇皮，誰能舉似？

舉：椑樹省禪師問洞山：甚麼處來？(不勞勘。)山云：親近來。(實頭人難得。)樹云：若是親近，用動這兩片皮作甚麼？(入草求人。)後曹山聞舉，乃云：一子親得。(便宜不出當家。)

師舉：祖燈錄云：宣州椑樹慧省禪師因洞山來參，樹問：來作甚麼？山云：來親近和尚。樹曰：若是親近，用動這兩片皮作麼？山無對。林泉道：悞入桃園。後曹山云：一子親得。此乃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丹霞舉處，謂問：甚麼處來？本是問：作甚麼來？答云：親近來。此豈非問答相應也？後又遺漏，山無對。此

乃不見曹山道一子親得之意，蓋編錄之不審也。況洞上宗風，語忌十成，機貴回互，洞山無對，豈非向空劫以前承當，佛未出世時會得？曹山爭肯證父攘羊，受責於仲尼？故云：一子親得。空王寶印，豈假親傳？無縫伽黎，何消密付？此師資道合，猶參乎一，唯亦當以一貫之而稱許者哉！還知麼？肫膊到頭難外屈，休云孫子不如兒。更看丹霞，別般誇羨。頌曰：

從來父子不相離(天使其然)，石女何勞更問伊(多羅閑管)。昨夜寒巖無影木(根非生下土)，白雲深處露橫枝(葉不墜秋風)。

師云：非同世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假以忠孝親情，以喻至道。曩劫以來，與汝本來真如佛性、妙覺明心，無斯須而曾捨離。故云：從來父子不相離。豈止椑樹洞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歟？故石女以無情無口之口，虛心冷氣，倦審問伊。而復竊聽昨夜寒嵓無影古木，向白雲深處偶露橫枝。若不解無中出有，爭能達意外之玄？儻肯於劫外承當，更何必而今相見？還知不動唇皮道得處麼？萬籟把吾休失笑，我笑虛空舌更長。

第六則　沙彌住庵(雨雪)

示眾，云：告往知來，不妨俏俊；心明意顯，沒可思量。忽遇同風，莫有遞相證據者麼？

舉：高沙彌住菴，一日歸來值雨(教休不肯休)，藥山云：甚麼處來？(不消詐問)彌云：窓裏來。(我豈不知)山云：可殺濕。(便恁麼來)彌云：不打這皷笛。(似有魂靈)雲嵓云：皮也無，打甚麼皷？(承虛接響)道吾云：皷也無，打甚麼皮？(接響承虛)山云：一場好曲調。(沒孔笛逢毡拍板，阿誰肯助采聲來？)

師云：澧州高沙彌一日辭藥山，山問：甚麼處去？彌云：某甲在眾有妨，且往路邊卓箇草菴，接待往來茶湯去。曰：生死事大，何不受戒去？云：知是般事便休，更喚甚麼作戒？曰：汝既如是，不得離吾左右，時復與子相見。彌住庵後，一日歸來值雨，山曰：你來也。云：是。曰：可煞濕。云：不打這皷笛。雲嵓云：皮也無，打甚麼皷？道吾云：皷也無，打甚麼皮？山曰：今日大好一場曲調。此則公案與祖燈所載大同小異，大抵談其神駿、略其玄黃，不足恠也。據藥山恁麼問、高沙彌與麼答，佛事人情一時周足，更那堪雲嵓、道吾把火助熱、見義勇為，共垂隻手著力扶持，此迴爨弄幾箇能知？若非藥山老漢，險不解合支離。所以道：今日大好一場曲調。且看丹霞如何斷和？頌曰：

偶爾垂言借問伊(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知音爭肯落今時(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賓)？胡家不犯宮商曲(細抹將來)，玉笛同將劫外吹(萬籟有心

聞不得，孤巖無耳却知音)。

師云：自佛祖以來，莫不入鼇垂手，曲垂方便，物物頭頭，明明了了，指示於人。世尊一日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曰：此珠作何色？時五方天王互說異色。世尊復藏珠入袖，却臺手曰：此珠作何色？天王曰：佛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嘆曰：汝何迷倒之甚？吾將世珠示汝，便各強說有青黃赤白色；吾將真珠示之，便總不知。時五方天王悉皆悟道。林泉道：不因佛指示，洎乎錯商量。曹溪六祖初自新州來參五祖，祖問曰：汝自何來？云：嶺南。曰：欲須何事？云：唯求作佛。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為得佛？云：人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是異人，乃訶曰：著槽廠去。遂禮足而退。林泉道：若不得流水，還應過別山。此豈非佛祖偶爾垂言？借問伊處，古之今之，本無兩樣。若是知音賢者，爭肯於今時言句上鑽研、識情內卜度？萬派潮宗，皆歸性海，豈不快哉？況胡笳不犯宮商曲，非獲耳根圓通，何能知之也耶？賴遇藥山父子、沙彌昆仲、雲嵓、道吾，共品玉笛，節拍相隨，奏佳韻於千秋，遺清音於萬古。還會麼？不消頻側耳，何必恠雙睛？

第七則　道吾五峰(對機)

示眾云：真光不耀，至理難明。天眼龍睛，且宜托後舒手。不見手時，誰能辨的？

舉：道吾智禪師到五峰(登山不易)，峰問：還識藥山麼？(自來生面)吾云：不識。(許伊眼明)峰云：為甚麼不識？(抑逼殺人)吾云：不識，不識。(頭正尾正)

師云：潭州道吾山宗智禪師嗣藥山。山一日上堂云：我有一句子，不曾說向人。師出曰：相隨來也。僧問藥山：一句子如何說？山曰：非言說。師曰：早言說了也。及至到五峰，峰問：還識藥山老宿麼？却云：不識。此豈非赤諱白諫，覿面相謾？達摩初見武帝，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摩云：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摩云：不識。且道與此不識是同是別？其實藥山本來面目圓同太虛，無欠無餘，非短長之可較量，非肥瘦之可品格。千光那照，五眼難窺。設使瞻之在前，不覺忽焉在後。所以道吾贈箇不識。可恠五峰赶賊要赶上，論實不論虛。再三勘驗，的礭催徵。是他道吾不減一字，更添兩字道：不識，不識。林泉道：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非唯作得主，更乃不食言。直饒及盡今時，未免遭人點檢。頌曰：

白雲深處路難通(舉步落危途)，擬問蹤由已涉功(誠哉是言也)。挂角羚羊無影跡(不許追尋)，從容還落正偏中(擬議之間，長途萬里)。

師云：大道廣濶，平坦縱橫，可惜時人不來遊履。得之者左右逢原，失之者孤危顛險。雖則情塵撲落，識浪洟竭，真淨界中不著邊徼。恰似白雲深處，枯木嵓前，差路難通，玄途謾進。故從賢者擬問端由，已涉功勳成尊貴墮。所以新豐云：向道莫去，歸來背父。爭如學取羚羊挂角，飛鳥騰空。非唯難覓其蹤，敢道莫尋其跡。故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當此之際，道吾不識，豈虛語哉。其或左脣右眄，前思後想，從容還落正偏中矣。投子頌云：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恠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若也於斯覷透，分明覿面別無真。其或未然，爭奈迷頭還認影。

第八則　洞山廊幕(姓名)

示眾云：鞔天索價，博地相酬，瓦礫泥團，真金不換。會得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須知末後牢關，不離叵初一句。還有道得的麼？

舉：洞山到北巖哲禪師處(不辭迢遞遠，特地訪知音)，巖問：甚處來？(〔閑〕門刷會)山云：湖南來。(多虛不如少實)巖云：觀察使姓甚麼？(適來記得，而今忘却)山云：不得姓。(不勞通報)巖云：名甚麼？(誰敢觸諱)山云：不得名。(善能回互)巖云：還理事也無？(要穩索)山云：自有廊幕在。(已成閑管)巖云：還出入否？(誰能見面)山云：不出入。(元來快馬不如鈍坑)巖云：豈不出入？(言多傷行)山便拂袖出去(話不投機一句多)。巖來日侵早入堂，召洞山(不消氣急，請再商量)，山近前(在他簷簷下，爭敢不低頭)，巖云：昨日祇對上座話，不愜老僧意，一夜不安(醒後方知酒悞人)。今請上座別下一轉語(諦聽諦聽)，若愜老僧意，便開粥相伴過夏(理長即就)。山云：却請和尚問。(藝高人大膽)巖云：不出入是如何？(拱密威嚴，實難參見)山云：太尊貴生。(還丹一粒，點鐵成金)巖乃開粥同過夏(待伊心肯處，是我命通時)。

師云：鄂州北巖明哲禪師亦曰栢巖，曾居定州栢巖，故有是名。傳為栢顏，訛也。今中山府柏巖山塔寺具存，在唐縣界。師嘗有頌曰：野寺絕依念，空山曾遍行。老來披衲重，病起讀經生。乞食嫌村遠，尋溪愛路平。多年栢巖住，不記栢巖名。閬仙賈島哭師詩曰：苔覆石牀新，吾師占幾春。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塔院關松雪，僧堂鎖隙塵。自慚雙泪下，不是解空人。至今詩頌石刻俱在。唐高僧詩謂前篇乃清塞贈栢巖所作，此方既名栢巖，鄂州宜號北巖，了無疑也。祖燈所載師與密師伯同訪，今此略之，無正意。巖以尋常問答要歸心性，向佛未出世空劫前時，審知浩浩真常，委

悉如如妙體，擬之則差，議之則錯，非智識之可參詳，非言談之可窮究，所以用至尊至貴為喻。巖雖以妄情羅織，山假以真智傍通，百計千般終難繫綴端的，至理一言離微不涉，何出入之可定奪者哉？初雖不許，寧免尋思？屈己從他，自知理短，怎不相酬？開粥過夏，還知真不掩偽、曲不藏直處麼？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頌曰：

燭香人靜杳無聲(視聽應難)，苔滿丹墀皓月明(孰堪履踐)。入戶當堂慵正坐(東宮雖至嫡)，出門猶懶下堦行(不面舜堯顏)。

師云：空劫以前難話會，威音那畔絕商量？恰似燭香人靜後，無音無韻了行藏。由是信息非通，形容莫覩，烟籠祕殿，苔滿丹墀，月泛金波，星分皓彩。當此之時，沉沉宮漏，運四智而難明；寂寂綸言，空一心而仰望。雖則入戶當堂，謙卑自處，不正坐恐犯功勳，權袖手且宜守分。欲携班杖，擬出玄門，竚立躊躇，不辭料理，方信道三思，然後再思可矣。既懶下堦舉足，不無隱几栖心，非唯偏處不逢，況乃玄中不失。還知尊貴一路，非言可及處麼？近日王令稍嚴，不許多言恃語。

第九則　雲巖巾缾(香燈)

示眾云：師資緣會，針芥相投，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寔非心力之可謀也。莫有涉疑者麼？

舉：僧問雲巖晟禪師：二十年在百丈巾缾，為甚麼心燈不續？(冤有頭，債有主。)巖云：頭上寶花冠。(你試摸索看。)僧云：頭上寶花冠，意旨如何？(果是不知下落。)巖云：大唐天子及冥王。(早是那堪。)僧問九峯虔禪師：大唐天子及冥王，意旨如何？(江北江南問王老，一狐疑了一狐疑。)峰云：却憶洞上之言。(莫作好話聽。)

師云：潭州雲巖曇晟禪師，生鐘陵建昌王氏，少出家於石門，參百丈海禪師二十年，因緣不契，後嗣藥山。這僧故發此問，不妨疑著，其實心燈未嘗間斷，千佛出世亦不曾增，千佛入滅亦未曾減。自是這僧以妄情斟酌、狂識較量，分彼此、立階差、黨門風、爭人我，滿肚懷疑，故來審察。是他雲巖老漢不用剜身千盞、灌滿膏油，索甚箭剔昏燈、暫圖精細？故以頭上寶花冠打發這僧，為復是厚幣甘言？為復是著本圖利？為復是眼裏拔釘？為復是腦後抽楔？向此一轉語下見諦明白，不止頭輕眼明，使汝心神罄快。可怜無價寶，撞著杜波斯。返復又問：頭上寶花冠意旨如何？可謂分明極，翻令所得遲。不免雲巖盡情為濟、竭力提携，道：大唐天子及冥王雖是婆心太切，焉知愚騃呆癡？奉以明珠，認為泥彈，於斯不悟金剛旨，惹得疑情滿世間。而復又問九峰：大唐天子及冥王意旨如

何？好笑這僧雖是懵懂，却敢志誠，將勤補拙，不避人嗤。幸遇慈悲，再三撈摝，以洞上之言說似與他，未審洞上有何言句？還知麼？木鷄啼子夜，石犬吠天明。頌曰：

玉鞭高舉擊金門(聲聲不絕)，引出珊瑚價莫論(孰能賞鑑)。迥古輪王全意氣(匪從人得)，不彰寶印自然尊(理合如斯)。

師云：門墻岸岸，關鎖重重，不假殷勤，何緣得入？所以道：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世尊一日見文殊在門外立，乃曰：文殊！文殊！何不入門來？文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玄覺徵云：為復是門外語？門內語？林泉道：勸君不用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難。溈山喆代云：吾不如汝。林泉道：是何心倖？以此觀來，豈止這僧玉鞭高舉，曾擊金門？世尊· 文殊· 玄覺· 溈山拋塼引玉，興亦非淺。雖恁舉似，見人須弃敲門物，知道仍忘堠子名，非唯少分相應，必使就中相見。端的得人一語，果勝千金，那引珊瑚而論高價？竊比輪王意氣，搖乾蕩坤，而況無文寶印，本來尊貴，何由彰顯而已哉？還見心燈不昧，智焰恒明處麼？須知迥脫根塵了，一點靈光裂古今。

第十則　南泉異類(省訪)

示眾，云：同行既無疎伴，便宜豈出當家？雖然蹄角分明，爭奈騎者不鑒？有智無智較三十里，且道是誰？

舉：雲巖、道吾自南泉回藥山(道曠無涯，逢人不盡)，巖問藥山：如何是異類中行(吽)？山云：吾今困倦，且待別時來(暗裏抽橫骨，明中坐舌頭)。巖云：某甲特為此事來(知恩報恩，人間幾幾)。山云：且去(不遇知音者，徒勞話歲寒)。巖便出(可惜蹉過)。道吾在方丈外聞雲巖不薦，不覺咬得指頭血出(鷂子不快〔，鼈〕殺鬍頭)。吾却下來問巖兄云：問和尚那因緣作麼生(更與垂慈傍通一線)？巖云：不為某甲說(苦瓠連根苦)。吾便低頭(慚愧殺人)。

師云：一母生兒幾百般，果然利鈍不相謾。藏身露影交加處，寧免教人冷眼看。只如巖問藥山：異類中行，何不體取？南泉道：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西牧，不免官家苗稅；擬向溪東牧，亦不免官家苗稅。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所以藥山恐伊傷他苗稼，故使泯耳攢蹄，潛身縮項。道吾今日困倦，且待別時來。非是推東拄西，莫便走南掠北。真所謂赤心片片知人少，覿面堆堆覩者稀。巖云：某甲特為此事來此，豈非終日數十不知二五，致使藥山鼈竈火發。道：且去。巖便出。可怜無價寶，贈與瞎波斯。羞鈎雖自落，爭免折便宜。道吾在方丈外聞雲巖不薦，不覺咬得指頭血出。此猶君子恨不殺身成仁，心忙氣急，恠他不領微妙玄旨。吾却

下來，林泉道：往復不易。復問：巖兄問和尚，那因緣作麼生？巖云：不為某說。林泉道：中秋閉目坐，却怨月無光。吾便低頭。心中苦屈，端的難伸。自家不會，鈍滯他人。故恁吞聲飲氣，自煩自惱。若非丹霞替說道理，爭知此事？頌曰：

饑飡嫩草遙山去(默默自知田地穩)，渴飲寒泉曲澗迴(騰騰誰為肚皮憨)。放蕩不耕空劫地(筋舒力盡)，暮天何用牧歌催(枉勞心力)。

師云：溈山一日上堂云：老僧百年後，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下書五字曰：溈山僧某甲 。當恁麼時，喚作溈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溈山僧。畢竟喚作甚麼即得？仰山出，禮拜而退。林泉道：知他多少事，盡在不言中。雲居膺代曰：師無異號，林泉道：題目甚分明。異類一事，人多錯會，非賞音者，不易知也。但念水草，餘無所知，修行至此，可樂無為。妄情消爍，狂解隳彌，出生入死，莫可羈縻。所以饑飡嫩草，渴飲寒泉，放曠優遊，自由自在。可謂露地白牛，牧人懶放；靈苗瑞草，野父愁耘。正當此時，如何處治？還知麼？羌笛一聲風浩蕩，暮山岌岌鎖重雲。

第十一則　夾山示境(人境)

示眾云：將心用心，轉見病深；以楔出楔，了無空缺。儻若你眼裏有筋，便知我舌本無說。不墮情見一句合作麼生道？

舉：僧問夾山會禪師：如何是夾山境？(春日花開，秋時葉落。)山云：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啣花落碧巖前。(莫向言中取則，直須句外明宗。)

師云：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栢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曰：我不將境示人。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庭前栢樹子。林泉道：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真所謂驢糞逢人換眼睛。是他靈利衲僧，透手姦滑，勝似离婁明察秋毫，那肯教伊輕輕動著？今據夾山恁麼酬酢，非止令人向情枝上尋、意根下覓，一任玄猿抱子，從教幽鳥啣花。青嶂後，碧巖前，枉費神思，徒勞視聽。你豈知夾山眼觀東南，意在西北，便休恁麼世諦流布。法眼亦云：我二十年只作境會。曾有僧問林泉：不作境會，合作麼生會？林泉道：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啣花落碧巖前。只如林泉恁麼祇對，是境那不是境？大抵一般油麵由人做造，一般油麵由人壞却。所以永明道：妄想興而涅槃現，塵勞起而佛道成。又云：無一名不播如來之號，無一物不闡遮那之形。巖樹庭柯，各梃無邊之妙相；猿吟鳥噪，皆談不二之圓音。與麼會得，論甚是境不是境，答話不答話，正偏兼帶，真俗混融。一言之下，應須心地開通；三句之中，可使凡情撲落。更看丹霞收攝餘波，全歸性海。頌曰：

蚌含明月珠生腹(物類相成)，龍擁深雲雨洒空(天使其然)。莫向平田翻巨浪(無事休生事)，直須點點盡潮東(應須契本源)。

師云：理無二相，事有千差，凡情聖解，何足奢華？古詩云：犀因玩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此皆物類相感致之然也。尚書？禹貢：淮夷蠙珠。孔穎達疏云：蠙是蚌之別名，此蠙出珠，遂以為名。故云：吸月精神橫宇宙，產珠光彩照山河。說文曰：龍者，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小能大。前漢？鄒陽書云曰：蛟龍驤首，則雲雨咸集。夾山雖設鋪陳之意，皆有語中之無語也，不可膠柱調絃，刻舟記劍，繫驢橛上，枉覓驊騮。不見道：莫向平田翻巨浪，直須點點盡潮東。此豈非叮嚀付囑，休騁狂情，隨波逐浪，四散鑽研，當合一一返本還源，咸歸性海，不負狂瀾怒浪，卷而東之。汪哉！洋哉！莫可量哉！廣矣！大矣！無以加矣！還知夾山富有天池之量麼？浮幢氣象如天遠，那比蹄涔窄更微。

第十二則　夾山不會(門戶)

示眾云：聲前薦得，分明鷂過新羅；句外承當，已是不快漆桶。待汝開口動舌，堪作甚麼？還有目擊道存者麼？

舉：僧問夾山：會處即不問，不會處請師一言。(何不領話？)

山云戶，挂凋林，影中辨取。(暗通一線，大小分明)

師舉：洛浦臨終示眾云：今有一事問你諸人：這箇若是，即頭上安頭；若不是，即斬頭覓活。時首座云：青山常舉足，白日不挑燈。浦云：是甚麼時節作這箇說話？有彥從上座出云：去此二途，請師不問。浦云：未在，更道。從云：某甲 道不盡。浦云：我不管你道盡道不盡。從云：某甲 無侍者祇對和尚。至晚，喚從上座：你今日祇對甚有來由，合體得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那句是賓？那句是主？若揀得出，分付鉢袋子。從云：不會。浦云：汝合會。從云：實不會。浦喝云：苦哉！苦哉！僧問：和尚尊意如何？浦云：慈舟不棹清波上，劒峽徒勞放木鵝。萬松道：克賓甘罰饡飯錢，臨濟故滅正法眼。玄覺徵云：且道從上座實不會，為復怕鉢袋子沾著伊？林泉道：尊鑑不錯。九峰在石霜作侍者，石霜遷化後，眾欲請堂中首座接續住持，峰不肯，乃云：待某甲 問過，若會先師意，如先師侍奉。遂問：先師道：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一條白練去？且道明甚麼邊事？座云：明一色邊事。峰云：恁麼則未會先師意在。座云：你不肯我那？裝香來。座乃焚香云：我若不會先師意，香烟起處脫去不得。言訖便坐脫。峰乃撫其背云：坐脫立亡則不無，先師意未會在。惹得天童道：月巢鶴作千年夢，雪屋人迷一色功。此之所謂差

之毫釐，失之千里。當時首座若奉箇：吾不如汝。或云：師兄還會麼？況石頭和尚云：衲帔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林泉論至於此，不覺失笑。這僧向不會處欲請一言，安用這一落索？為伊不會做官人故。然且舉傍州例，不須戶挂凋林，試向影中辨取。頌曰：

威音那畔不能行(舉步落危途)，撒手還家懶問程(坐着即不堪)。寢殿無人空寂寂(沒蹤跡)，滿軒唯有月虛明(斷消息)。

師云：空劫以前難話會，威音那畔絕承當？按家樂業休胡走，枉費盤纏漫忖量。不如撒手歸家穩坐，莫問前程可與不可，肯來袖手伴雲閑，自有知音來斷和。若論此事，應寢其言。若殿宇之深沉、軒窓之窅寞，無人履踐，那許言論？唯餘皎月當天，不有片雲翳目。正當此時，合向甚麼處相見？入廛垂手提携處，休又粧公佯不秋。

第十三則　夾山上堂(示眾)

示眾云：呼聚喝散，妙用無方；把住放行，權衡在手。不必正偏兼到，何消理事該羅？未開口時，誰能會得？試說道看。

舉夾山上堂云：明不越戶，穴不栖巢(爭肯坐着)，目不顧他位裏，脚不踏地位裏(翻身獅子大家看)，六戶不掩，四衢無蹤(解行不觸今時道)，學不停午，意不立玄(七步成章渾小事，肯將閑事挂心頭)，千劫眼不借舌頭底，萬劫舌頭不顧眼中明(一言道斷處，千古意分明)，峻機不假鋒鋩事(誰敢尖頭利腦)，到這裏有甚麼事(你便不道)？闍黎(喏)，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一曲離騷歸去後，汨羅江上獨醒人)。

師云：上堂踞坐，乃祖庭說法之清規；集眾晚參，寔宗門示徒之洪範。明不越戶，太陽門下要辨三秋；穴不栖巢，明月堂前令知九夏。目不顧他位裏，雖是偏處不逢，其奈玄中不失；脚不踏他位裏，勑遍天下王不流行。後天童立四借借：一曰借位明功、二曰借功明位、三曰借借不借借、四曰全超不借借。若非久參曹洞正宗，往往觸途成滯，故六戶不掩、四衢無蹤。信乎，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眾緣，恁麼看來，眼、耳、鼻、舌、身、意關他甚事？乃至見、聞、覺、知寘甚來由？直饒學不停午、意不立玄，已是不快漆桶，何必向千劫萬劫、口角舌端、眉尖眼底、明來暗謝處智起惑亡者哉？端的峻機捷辯，豈犯鋒鋩？玄唱玄提，了無痕跡。所以道：到這裏有甚麼事？雖本無事，不見道：莫將無事為無事，往往事從無事生。若不呼召指示明白，切恐一向尋言逐句情識卜度，是他夾山曾於華亭江上、紅蓼灘頭口傳心授、葉綴花聯，道：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恰似臨濟囑三聖云：沿流不止問如何？真

照無邊說向他。離相離言如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林泉道：任伊蓋覆將來，不管傷鋒犯手。只如隱顯全該、枯榮自異一句，須假丹霞分明頌出。頌曰：

月沉碧海龍非隱(大小明白)，霧鎖蒼梧鳳不知(却最親切)。劫外森森無影木(根非生下土)，垂陰自有未萌枝(葉不墜秋風)。

師云：有句非宗旨，無言絕聖凡，暗中通一線，雲影上東巖。雖是月沉碧海，霧鎖蒼梧，龍非隱而或躍在淵，鳳不知而了無依倚，玄微莫測，幽奧難明，空劫外靈木迢然，朕兆前意根豁爾。由是，高懸日月，森森鬱鬱而別有壺天；暗度春秋，密密嚴嚴而非同世境。所以道：無影樹下，永劫清凉；不響山中，長年普應。未萌枝，清陰匝地；沒蒂花，殊色輝天。唯除具眼人，方省其中意。只如底事合作麼生分析？不是知音徒側耳，悲風流水豈相干？

第十四則　夾山撥塵(佛祖)

示眾云：未到無心須要到，休辭緊繫行躔；洎到無心無也休，且合慢拖拄杖。省心愛力處，自有知音為伊說破。

舉：僧問夾山：撥塵見佛時如何？(高着眼看。)山云：直須揮劒。若不揮劍，漁父栖巢。(應須恁麼會，方始契如如。)後僧問石霜：(不辭路遠，為解疑情。)撥塵見佛時如何？(頑涎猶在。)霜云：渠無國土，何處逢渠？(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僧後舉似夾山，(兩頭三面。)山乃上堂，舉了云：門庭施設，不如老僧。(爭之不足。)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讓則有餘。)

師云：興教小壽禪師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為根有利鈍，故情分淺深。所以世尊觀根受道，說法投機。夾山以尋常用的門頭戶底機智提挈這僧。天童亦云：離念見佛，破塵出經。門墻岸岸，關鎖重重。意欲去除妄念，要見真佛。而不知近代黃山趙文孺有詩云：妄想從來本自真，除時又起一重塵。言思動靜承誰力，子細看來無別人。當時這僧若是量寬衲子、明眼禪和，何必破塵離念而求佛經？既疑情阻隔，不免重詢。此其所以，石霜奉箇渠無國土，何處逢渠？他恁麼道，非無來由。永嘉證道歌云：君不見，絕學無為閑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五陰浮雲空去來，三毒水泡虛出沒。恁麼看來，有國土無國土，得逢渠不逢渠？是故這僧須索波波路路。復來舉似夾山。山乃上堂，舉了云：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林泉道：春蘭秋菊，各自芬芳。何必特分你強我弱？雖則和光惹事，不得春風花不開。只如刮篤成家，花開索被風吹落。此之所謂一般拈弄與君

殊。還委悉麼？只向一塵分變態，高名勳業兩難泯。二師合璧連珠，試看丹霞稱贊。頌曰：

當機一句玉珊珊(有耳不曾聞)，內外玲瓏溢目寒(有眼不曾見)，無漏國中留不住(瞻之在前)，月華影裏見應難(忽焉在後)。

師云：以無緣大慈，運無礙大悲，式慰蓬心，幸垂金諾。故將直截緊要處開發學人，依金剛般若初中後善三句訓誨這僧，初令渠發善心，豈非直須揮劒？若不揮劒，漁父栖巢。後石霜云：渠無國土，何處逢渠？此豈非中破善心，後始明善心也？夾山、石霜雖是兩段不同，終歸一致。或云：丹霞道：當機一句，何言三也？汝豈不聞雲門云：一句明三句，三句明一句，三一不相涉，分明向上路。豈此非敲金擊玉響珊珊也？其實問在答處，答在問處，若解主賓互換，必然內外玲瓏，不唯目下嚴寒，況使心中洒落，何塵佛而可狐疑哉？儻做功夫到此地面，無漏國中斷然不住，月華影裏想見應難，莫有築著磕著的衲僧麼？塵心起處千般有，道眼開時一物無。

第十五則　石霜觸目(缾錫)

示眾，云：本是依實具實，元非指空話空，分明拈在面前，可惜拋向腦後。若不因流水，還應過別山。有曾經諳此事者麼？

舉：石霜諸禪師初參道吾(草鞋錢還了也未)，問：如何是觸目菩提(照顧眼睛)？吾乃喚沙彌(指示分明)，彌應喏(却有衲僧巴鼻)，吾云：添淨缾水著(老婆心切)。良久，吾却問霜：汝適來問甚麼(重重相為)？霜擬舉(鷂過新羅)，吾便歸方丈(喚不回頭爭奈何)，霜乃有省(險負平生)。

師云：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初依溈山充米頭，一日篩米，問答相契。溈至晚上堂曰：米裏有虫，諸人好看。後參道吾，問：如何是觸目菩提？林泉道：玄中銘云：舉足下足，鳥道無殊；坐臥經行，莫非玄路。花嚴經云：法性遍在一切處，一切眾生及國土；三世悉在無有餘，亦無名字而可得。東坡亦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以此觀來，觸目菩提無空缺處，更嫌何處不分明？吾喚沙彌，彌應喏，吾云：添淨瓶水著。林泉道：隔壁不勞供短狀，元來有理不高聲。良久，吾却問霜：汝適來問甚麼？腦後這槌如覺痛，自然心地得安寧。霜擬舉劍去久矣，爾方刻舟。吾歸方丈，霜乃有省，一念回光，便同本得。後來果有僧問：咫尺之間，為甚麼不覩師顏？霜曰：徧界不曾藏。林泉道：觸目菩提，旋蒸熱賣。僧又舉問雪峰：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峰云：甚麼處不是石霜？霜聞曰：這老漢著甚麼死急？峰聞曰：老僧罪過。東禪齊云：只如雪峰會石霜意，不會石霜意？若

會，他為甚麼道死急？若不會，雪峰作麼生不會？雖然，法且無異，其奈師承不同，故解之差別。他云：遍界不曾藏，也須是學來方始得會。亂說即不可，林泉道：當時若不歸方丈，爭解添餅接上機？多謝東禪齊拍手，霜峰的意共同輝。更看丹霞，復垂明鑑。頌曰：

垂手還他作者機(隔行是離)，尋常語裏布槍旗(不可干戈相待)。重詢
擬進歸方丈(一度可喜兩度醜)，一句分明更不疑(險不又蹉過)。

師云：串錦老漁懷就市，飄飄一葉浪頭行。萬松道：此乃入鏖垂手，不避風波者也。若非作者知時達變，機用崢嶸，必不能向尋常語裏解布槍旗；若非仗文殊劒，執祕魔杈，擐石鞏弓，放國師箭，必然納敗，決索歸降。故復重詢擬進，盡力提持，巧計招安，欲歸方丈。果於一句之下了了分明，可謂三思然後再思可矣。咦！無孔鐵槌輕舉處，疑團粉碎了無遺。

第十六則　漸源持鍬(遷化)

示眾云：慎終追遠，孝感於天，粉骨碎身，難酬厚德。衲僧分上不必如斯，若非至理一言，險不漫勞心力。有曾悞犯者麼？

舉：漸源興禪師一日持鍬上石霜法堂，東顧西顧(引惹詞訟)，霜見乃云：作甚麼？(點撿將來，不可放過。)源云：覓先師靈骨。(還具眼麼？)霜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甚麼先師靈骨？(只知盡法，不管無民。)源云：正好著力。(事難方表丈夫心。)霜云：一物也無，著甚麼力？(不惜唇皮，盡情吐露。)源持鍬肩上便行。(伶利衲僧，一撥便轉。)太原孚云：先師靈骨猶在。(明眼人難謾。)

師云：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在道吾為侍者，因過茶與吾，吾提起盞曰：是邪是正？師叉手近前目視吾，吾云：邪則總邪，正則總正。師曰：某甲不恁麼道。云：汝又作麼生？師奪盞子提起曰：是邪是正？云：汝不虛為吾侍者。師便禮拜。林泉道：棋逢敵手難藏倖，詩到重吟始見功。一日侍吾往檀越家吊慰，師拊棺曰：生邪死邪？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曰：為甚麼不道？云：不道不道。歸至中路，師曰：和尚今日須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吾云：打即任打，道即不道。師便打。吾歸院曰：汝宜離此去，恐知事得知不便。師乃禮辭，隱于中院。經三年後，忽聞童子念觀音經，至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忽然大省，遂焚香遙禮曰：信知先師遺言終不虛發，自是我不會，却怨先師。先師既沒，唯石霜是嫡嗣，必為證明。乃造石霜，霜見便問：離道吾後到甚處來？曰：只在村院寄宿。霜云：前來打先師因緣會也未？師起身進曰：却請和尚道一轉語。云：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乃

述在村院得底因緣，遂禮拜石霜，設齋懺悔。他日持鍬復到石霜，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云：作甚麼？林泉道：不唯審問端由，又恐依前蹉過。曰：覓先師靈骨。林泉道：以往觀來，大似佯慈悲，假孝順。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甚麼先師靈骨？林泉道：鬪難不鬪易，鬪易誰不會？果然道：正好著力。林泉道：但辨肯心，必不相賺。云：這箇針箚不入，著甚麼力？林泉道：雖云無縫罅，寧免見披離。源持鍬肩上便行，可謂下坡不走，快便難逢。太原孚尚座果是忍俊不禁，與代語云：先師靈骨猶在。林泉道：路見不平。拔劒相助，更請丹霞重宣此義。頌曰：

本地虛明無一物(已太多生)，幾人認得黃金骨(不道無，只是少)？持鍬肩上便行時(步步踏着)，太辯從來還若訥(真文不醋)。

師云：昔張司徒因燼其居，遂書偈云：居士沉舟日，司徒失火時，本來無一物，何用苦嗟咨？六祖亦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此皆發明空劫以前本源心地，若非具金剛眼睛，爭能識黃金骸骨？雖是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何疑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而況持鍬肩上，復妙迴途，撒手便行，不居正位？大辯若訥，默默自知田地穩；大智如愚，騰騰誰為肚皮憨？還知放去收來太速處麼？插鍬意與持鍬意，覿面相呈子細看。

第十七則　洞山初秋(解結)

示眾云：這邊那畔，孰能推倒界墻？正去偏來，你試蹴踏芳草。作麼生囑付則是？

舉洞山价禪師解夏上堂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或西，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好因緣是惡因緣。)良久云：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伏取處分。)顧視左右云：欲知此事，直須如枯木上花開，方與他合。(乾暴暴時須潤濕，冷清清處要溫和。)石霜云：出門便是草。(動落今時猶自可。)明安云：直得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靜沉死水更難甘。)

師云：一大圓覺為我伽藍，云何解制而論東西？直饒指教深隱寒巖，飽看冷翠，坐白雲而終須不妙，守丹嶠而未必便宜，教人指默垛根，到了枉稱鼇古。所以洞山恐伊墮在無事界中，弄巧成拙，弱喪忘歸。良久，云：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此皆養子之緣，怕折姦便，可謂兒行千里，母行千里。翻覆尋思，再三招撥，顧視左右，云：欲知此事，直須枯木上生花，方與地合。可謂正雖正而偏，偏雖偏而圓。一日，藥山指枯榮二樹問道吾曰：枯者是？榮者是？道吾云：榮者是。山曰：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雲巖云：枯者是？榮者是？巖云：枯者是。山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

淡去。高沙彌忽至，山云：枯者是？榮者是？彌云：枯者任他枯，榮者任他榮。山回顧道吾、雲巖曰：不是，不是。其實此事轉轆轤、活鱍鱍，如盤走珠，了無滯跡，方為可也。若一向指教無寸草處去，石上釘橛，何時得出？許令枯木生花，似許放開一線，致令石霜點罰道：出門便是草。汝但起心動念，豈非落在今時？後明安云：直得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此雖難會，却最易知。不見道：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天童後來一併頌出：草漫漫，門裏門外君自看。荊棘林中下脚易，夜明簾外轉身難。若論轉身一路，寧免丹霞指出？頌曰：

歸家豈坐碧雲床(久靜思動)，出戶不行青草地(久動思靜)。南北東西本自由(放浪多日)，渠無向背那迴避(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師云：不立纖塵處，寂寥事事無，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雖處碧雲深處，應須緩步移身；當於皓月輝時，莫避入鄽垂手。既辭竺土，豈戀胡床？此乃正不居正之小樣也。為入息不居陰界，故出息不涉眾緣，非嫌面上夾竹桃花，唯怕肚裏侵天荊棘，曾不墮青青黯黯，那肯滯莽莽芊芊？任觸目之荒林，儘論年之放曠，可謂百花叢裏過，一葉不沾身，此乃偏不垂偏之大略也。是他得的人，千自由、百自在，不於石室生根，且向草庵止宿。不見石頭和尚道：問此庵，壞不壞？壞與不壞主元在，不居南北與東西，基址堅牢以為最。又云：迴光返照便歸來，廓達靈根非向背。恁麼看來，有迴避？無迴避？還委悉麼？相逢無話說，不見又思量。

第十八則　洞山大事(服飾)

示眾云：覷遠休覷近，念念合究死生；論實不論虛，切切唯談真諦。分明指示，後買先嘗。有來利市開張者麼？便請，便請。

舉：洞山問僧：世間甚麼物最苦？(休教情窒礙，莫被舌頭謾。)僧云：地獄最苦。(只知其一，豈知其二？)山云：不然。向此衣線下不明大事，始是苦。(曾喫知酸。)

師云：如來以慈悲喜捨四無量心度脫眾生，祖師依戒定慧三無漏學開發衲子。洞山向高高山頂點手，這僧於深深海底掉頭，早是謝他。不道沙糖最甜、黃蘗最苦，想伊熟境難忘，夢見獄卒也怕而不知。調達謗佛墮於地獄，佛令阿難就獄慰問：汝苦楚不？達曰：我居無間獄中，如受三禪天樂。這僧却云最苦。據斯器量，何霄壤之懸殊？所以洞山道：不然，向此衣線下不明大事始是苦。真所謂為怜三歲子，用盡一生心。雖是按牛頭喫草，也何妨就虎背添斑？賴遇丹霞，遞相勸諫。頌曰：

鑊湯爐炭幾何般(覩之眼眩，思之意亂)，地獄三塗未苦酸(逆耳是忠言)。須信新豐親切語(分明記着)，袈裟之下莫顢頇(不得忘却)。

師云：一切業障海，皆由妄想生。何止鑊湯爐炭、劒樹刀山、地獄三途苦楚者哉？由是丹霞替代洞山，重宣此義，再說偈言：上代下世，老婆心切。大抵輪迴六道，出沒四生，皆為不明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世尊初成正覺，普觀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此豈非洞山所言大事者邪？故又再三囑付道：須信新豐親切語，袈裟之下莫顢頇。洞山自唐大中末於新豐山接誘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權開五位，善接三根，大闡玄音，光揚祖道，故就所居山名有新豐之稱。只如所囑之語，親切那不親切？合顢頇不合顢頇？如人飲水何消問，冷暖唯除心自知。

虛堂集卷一

林泉老人評唱丹霞淳禪師頌古虛堂集卷二

後學性一閱

生生道人梓

第十九則　洞山鳥道(橋路)

示眾云：沒蹤跡，斷消息，你試猜是甚的？自有明眼人，為伊垂法則。且道是誰？

舉僧問洞山和尚：尋常令學人行鳥道。如何是鳥道？(佛眼難窺)山云：不逢一人。(了無伴侶)僧云：如何行？(牢看脚下)山云：直須足下無私去。(已涉廉纖)僧云：只如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麼？(鼻孔裏認牙)山云：闍梨為甚麼却顛倒？(面赤不如語直)僧云：甚麼處是學人顛倒處？(當局者迷)山云：若不顛倒，為甚麼却認奴作郎？(巧說不如直道)僧云：如何是本來面目？(深窮妙理)山云：不行鳥道。(果有靈蹤在上方)

師云：在欲而無欲，居塵不染塵，百花叢裏過，一葉不沾身。雖向光影門中任緣施設，而不被光影相謾，以至六根、六塵、六識時時應現，如印印空，如鏡對像，何形迹而可滯哉？所以洞山道：舉足下足，鳥道無殊，觸自荒林，論年放曠。此豈非尋常指示令汝行履處？若論鳥道，縱橫無窒礙，何必覓蹤由？故洞山道：不逢一人，既無伴侶，必達三空。這僧不顧撞頭磕額，又問：如何行？洞山恐伊沉空滯跡，認影迷頭，對他道：直須足下無私去。若不聽他處分，必然承言滯句，固閉情關。果認鳥道，便為本來面目，爭奈洞山權衡在手，縱奪由他，評品高低，誰敢插手？遂召云：闍梨為甚麼却顛倒？這僧遭此，腦後一槌，去却三魂，鑽了七魄，報道：甚麼處是學人顛倒處？端的是當局者迷，傍觀者哂。洞山道：若不顛倒，為甚麼認奴作郎？這僧非但今日，自古至今妄想執著，迷己逐物，可惜遼天鼻孔被他輕輕扭轉，納敗闕道：如何是本來面目？會則言言般若，不會則句句瘡疣，物物頭頭何曾隱匿？莫只於鋪眉苫眼處鑽研，忘鋒結舌處窮究。洞山恐中此疾，故云：不行鳥道。可謂有收有放，能殺能活，非大宗師無此機變，幸遇丹霞，遞相證據。頌曰：

古路翛然倚太虛(高高標不出)，行玄猶是涉崎嶇(舉步落危崖)。不登鳥道雖為妙(勿〔為〕無心云是道)，點檢將來已觸途(無心猶間一重關)。

師云：處處長安道，門門古佛家，脚跟不點地，枉厭路途賒。不見道：劒閣路雖險，更高人也行。行斯玄路，寧免崎嶇？儻肯迴光，必能返照。洞山又云：向道莫去，歸來背父。到這裏，藏身處要沒蹤跡，沒蹤跡處不許藏身。何故？弃有著空病亦然，還如避溺而投火。所以惹得丹霞道：不登鳥道雖為妙，點檢將來已觸途。正如靈龜曳尾，拂迹成痕，將心用心，轉見病深。雖然如是，鳥道則且置，未審本來面目合作麼生相見？遂以手擘眼云：猫。

第二十則　神山過橋(橋路)

示眾云：橫飛直赶，慢撫輕彈，著著難謾，聲聲解聽。用焦磚厮磕者，且道是誰？

舉：神山密禪師與洞山過獨木橋(同行無疎伴)，洞山先過了，拈起木橋云：過來(是何心倖)。神山云：价闍梨(勘破元來不值錢)。洞山乃放下木橋(羞鈎自落)。

師云：潭州神山僧密禪師。師在南泉打羅次，泉問：作甚麼？曰：打羅。云：手打？脚打？曰：却請和尚道。云：分明記取，向後遇明眼人恁麼舉似。林泉道：今日親見和尚。雲巖代云：無手脚者始解打。林泉道：非師不委。師與洞山同嗣雲巖，故曹山已下皆以師伯呼之。既與洞山為忘年友、莫逆交，不無法喜禪悅、切瑳琢磨。居一日，同渡獨木橋，洞山先過了，拈起木橋云：過來特似拍大孀子謼小孩兒。是他神山亦不倉卒、亦不著忙，微微冷笑、欸欸輕呼云：价闍梨！意似恡他。恁地作麼？洞山既知姦不厮謾、壯不厮欺，却便放下，自與收撮。諸人還知這些道理麼？塵中儻不迷真性，怕甚教人試探伊？頌曰：

平地無端鑿陷坑(是何道理)，木橋拈起使人行(鬪難不鬪易，鬪易誰不會)。沉沉寒水如何渡(有智不揀年高，無智漫勞百歲)，月夜金鷄報五更(一聲才叫罷，六國盡平明)。

師云：莫將無事為無事，往往事從無事生。雖是平田淺草，休教脚下煙生；隄防淨地迷人，莫使心頭火發。掘坑掘塹，無損無傷，內蘊慈悲，詐施姦狡。故於溪路拈起木橋，喚教過來，看伊作略。若是情關固閉，懵懂禪和，必然猶豫懷疑，到了擔干負計。欲渡沉沉寒水，須乘淅淅西風，因行掉臂而不假其功，應扣騰聲而豈勞其力？一呼之意，千載難忘，恐犯當頭，為伊放下。此之所謂：棋逢敵手難藏倖，琴遇知音正好彈。雖然如是，神通并妙用，總不折便宜。

第二十一則　洛浦淘金(珍寶)

示眾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本自圓成，何勞特地？有不昧靈知認得者麼？

舉：僧問洛浦安禪師：眾手淘金，誰是得者？(閑管天下，自己掀下。)浦云：拳中舊寶，豈假披沙？(著甚死急。)僧云：恁麼則展手不逢也。(一句隨他語，千山走衲僧。)浦云：莫將鶴唳，擬當鶯啼。(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師云：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久參臨濟，後嗣夾山。問答機緣，具述投子。茲不復云：慣曾為旅偏怜客，自己貪杯識醉人。不恪慈悲為指示，恐伊蹉過謾勞神。其實本來真性，妙覺明心，亘古亘今，何曾離己？雖曩劫已來，背覺合塵，迷真執妄，從聞思修之三慧，守戒定慧之三學，祛除情執，煅煉身心，要悟真常，直明本性，豈非眾手淘金而尋得者？這僧迷昧年深，貧窮歲久，乞兒見小利，餓眼覓菰皮。所以洛浦老婆心切，以周急之情，惹繼富之誚，道：拳中舊寶，不假披沙。這僧先難後易，認影迷頭，便道：恁麼則展手不逢也。洛浦見伊得少為足，滯句承言，故云：休將鶴唳，擬當鶯啼。可謂到則不點，點則不到。其間利害端的在甚麼處？道與癡兒休得哭，林間黃葉已經霜。若非遇著丹霞，險不翻成滯貨。頌曰：

淘金豈假披沙得(要不悶依本分)，不觸波瀾猶費力(擬拂迹已成痕)，露柱三更忽放光(爍破四天下)，此時未審何人識(除是丹霞)。

師云：只為大分明，翻令越差忒。不必費神思，遶岸披沙覓。金剛不壞身，非止唯充國。戽殘麗水見應難，物物頭頭何隱匿？恁麼看來，是得非得，已成費力。忽逢露柱放光明，論甚三更并半夜？見恆不恆，其恆自壞；見有不有，其有自朽。若非具爍迦羅眼、摩醯首目，決難覷透。還有識得的麼？萬松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眉毛眼上(瞎)。

第二十二則　洛浦祖意(祖教)

示眾，云：踏翻朕迹，方知處處普賢；推倒界墻，始信頭頭彌勒。既非內外，豈限西東？儻能瞥爾迴光遍覷，那的不是？有會道者麼？

舉：僧問洛浦：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秋樹春生葉，冬瓜夏放花。)浦云：青嵐覆處，出岫藏峰。(隱而彌彰。)白月輝時，碧潭無影。(顯而不露。)

師舉僧問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云：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曰：未來且置，即今事作麼生？云：某甲不會，乞師指示。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僧無語。曰：闍梨會麼？云：不會。曰：自己分上作麼生？干他達摩來與未來甚事？他家來大似賣卜

漢，見汝不會，為汝錐破。卦文纔生，吉凶盡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云：如何是解卜底？又曰：汝纔出門時便不中也。林泉道：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這僧既問西來祖意，怎不教洛浦半遮半掩、全唱全提？青嵐覆處，寧容舉目觀瞻？白月輝時，那許興心撈謨？試著丹霞老師，箇裏潛通春意。頌曰：

群花未發梅先坼(獨占溪邊第一春)，萬木凋零栢轉奇(是真難滅，是假易除)。雲淡不彰篩月影(偏處不逢)，烟輕那露引風枝(玄中不失)。

師云：初祖達摩大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此應般若、多羅二桂久昌之讖，了無疑也。當是時，禪林未顯，不有群花，唯少林一枝最初榮旺，此其所以梅先坼之大意也。光統律師· 流支三藏者，乃僧中之鸞鳳也。覩師演道，斥相指心，每與師論義，是非鋒起。祖遐振玄風，普施法雨，而偏局之量自不堪任，競起害心，數加毒藥。至第六度，知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不復救，端居而逝。自古至今，禪風大振，祖道興隆，凋零轉奇之跡，何待予言而可知也。雖則雲淡不彰篩月影，就中一點更分明；烟輕那露引風枝，箇裏百般難料理。所以道：四臣喝退忘依所，六戶虛通路不迷。

第二十三則　洛浦供養(佛祖)

示眾云：熟油拌苦菜，由人心裏愛。施主復如王，而心得自在。本非看面逐情，亦非赤諱白誄。向此法筵，莫有挑請者麼？

舉：僧問洛浦：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百千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果然疑着。)

浦云：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休於言下覓，莫向句中求。)

師云：有德非為德，無功始是功。情塵如汩沒，枉逐霧蒙籠。若使恁麼會去，膠膠因果，不勞逐語分宗。其或罔措未明，綴綴功過，切忌隨言定旨。大藏一覽云：佛為須達說布施果報，謂多施少報，少施多報，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淨行，乃至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雖然如是，不見道：勿為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所以這僧疑問諸佛之過，道人之德。若非洛浦，眼如掣電，機似走珠，明歷歷，活鱍鱍，非言之言而不滯於言，無說之說而與伊所說。故云：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丹霞為是，當派雲仍，不惜唇皮，自揚家醜。頌曰：

拾得跋慵非覺曉(兀兀無知)，寒山懶惰不知歸(騰騰何徃)。聲前一句圓音美(有語應難會)，物外三山片月輝(無言心自知)。

師云：無用處成真用處，不風流處轉風流。如愚若訥超情謂，凡聖由來總不收。天台山拾得子，不言名氏。始因豐干禪師經行到赤城道側，聞兒啼，隨聲尋之，見一子僅十歲。初謂牧牛子，問之，乃曰：孤弃。於是豐干携至寺，因呼為拾得。一日掃地，寺主問：汝名拾得，因豐干拾得汝歸，汝畢竟姓箇甚麼？拾得放下掃箒，叉手而立。主再問，拾得拈掃箒掃地而去。寒山搥胷曰：蒼天！蒼天！拾得曰：作甚麼？山曰：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二人作舞，笑哭而出。林泉道：弄精魂漢有甚麼限？國清寺半月誦戒，眾集，拾得拍手曰：聚頭作相，那事如何？維那叱之，得曰：大德且住！無嗔即是戒，心淨即出家。我性與你合，一切法無差。林泉道：兩般了也。天台山寒山子，亦不知姓氏，以乞丐自養。古老見之，咸曰：風狂人也。唐興縣西七十里有寒巖，在國清寺之側，因居於此，故號寒山子。容貌枯悴，布襦零落，冠樺皮冠，曳大木履。時來國清寺，有拾得知食堂，常收殘餘貯竹筒中，山至則授之，或就食、或負去，每徐行廊下。嘗有詩云：欲得身安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下有斑白人，嘮嘮讀黃老。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因眾僧炙茄次，將茄弗向一僧背上打一下，僧回首，山呈起茄弗曰：是甚麼？僧曰：這風顛漢。山向傍僧曰：你道這僧費却多少鹽醋？林泉道：若不蓋覆將來，險些為伊淡了。因趙州遊天台，路次相逢，山見牛跡，問州曰：上座還識牛麼？州曰：不識。山指牛跡曰：此是五百羅漢遊山。州曰：既是羅漢，為甚麼却作牛？山曰：蒼天！蒼天！州呵呵大笑。山曰：作甚麼？州曰：蒼天！蒼天！山曰：這箇廝兒宛有大人之作。林泉道：好手手中還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況乃聲前一句，圓音落落而韻美堪聞；物外三山，片月輝輝而光明可玩。若是汝識心見性，何消我恃語多言？其或未然，三脚靈龜荒逕走，一枝瑞草亂峰垂。

第二十四則　蛤溪相看(省訪)

示眾云：銅盆撞著鐵刷子，嚴婆撞著惡妮子，軟廝禁處還有與解交者麼？

舉：蛤溪道者相看(不是冤家不聚頭)，浦問云：自從黎溪相別，今得幾年？(引惹詞訟)溪云：和尚猶記得昔時事？(氣毒烟火然)浦云：見說道者，總忘却年月也。(是何心倖)溪云：和尚住持事繁，且容子細。(誰知笑面虎，就裏最心煩)浦云：打則打，會禪漢。(未是慈悲)溪云：也不消得。(衲子難謾)浦云：道者住山事繁。(六月債熱廝還)

師云：生機易作爭先手，活眼難防末後籌。瘦肚肥邊看廝誺，橫飛直赶莫輕休。方信道：二人雖對面，終日不知心。況吾如來正法眼

藏，欲令一切眾生掣脫眉間識鎖，踏翻胸次情關，坐臥經行莫非玄路，莫只以機智遞相鈍滯。惑者曰：恁得禪家令人難會，元來都是心倖。萬松道：一分心倖，一分慈悲。洛浦與麼問，蛤溪與麼答，將世法佛法打成一片，不教得失相謾、是非縈惹，方信道：過得荊棘林是好手，豈容見穿平沉、意根繫綴？所以有時鐵裹綿團，有時錦包特石。還知爭不足讓有餘處麼？自知無伎倆，似覺得便宜。更看丹霞如何和會？頌曰：

這般消息不尋常(休蜩禍)，蟾桂枝枝布遠香(看穿違)。昨夜姮娥呈巧妙(逞不唧留)，眼睛直上綉鴛鴦(未為好手)。

師云：棋逢敵手難藏倖，詩到重吟始見功，世智辯聰難比況，枉將有限趁無窮。此之所謂非尋常也。譬如蟾桂遠布清香，普請諸人牢收鼻孔。據二老宿問答交馳，機辯冠眾，非唯空飛閃電，盤走明珠，有若姮娥特伸巧妙，拈芒長玉線，穿沒鼻金針，向眼睛直上綉出鴛鴦，豈非好手者歟？雖然如是，只知有功之功，寧曉無用之用？還相委悉麼？何如玉女夜拋梭，特來織錦於西舍。

第二十五則　洛浦一毫(飛走)

示眾云：把斷要津，不通凡聖；放開一線，聊許商量。未審誰能祇對？

舉僧問洛浦：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浦云：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恠。(是精識精。)

師云：言言見諦言非有，句句超宗句本無。所以道：毛吞大海，芥納須彌。斯皆稱性之談，非同事相有局量者也。這僧向窮理盡性、杜絕辭源處引惹詞訟，是他洛浦終是老手舊肫膊，向伊做精捏恠、廝謾廝謆之時，輕輕點化。道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恠。白澤者，乃俚俗鎮宅師子之異號也。保福別云：家無白澤之圖，亦無如是妖恠。林泉道：詩爭一字新。若遇承言滯句杜撰，衲僧合作麼生禁治？但云：急急如律令攝。是他丹霞優遊平易，為伊指示。頌曰：

巖前雖有雲千頃(舒卷自由)，戶內殊無半夜燈(一點難明)。極目危巒今古秀(觀之不足)，暮天斜照碧層層(玩之有餘)。

師云：雖是無心出岫，本非有意為霖，巖前既迭千頃，從教搖曳平沉。然假今時言句總持，豈礙劫外遊戲三昧？寥寥戶內，殊無半夜之青燈；寂寂窓前，不有三更之皓月。晦明交互，隱顯該羅，應須著意聲前，莫便死於句下。入鄽垂手，方便提携，為物橫身，盡情誘誨。極目危巒，自古及今而挺秀；莫天斜照，通上徹下而分光。非唯岌岌堆青，何止層層鎖翠？莫道遠觀不審，須知近覩分明。恁

麼話會，為復是有言？是無言？況楞嚴經云：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向微塵裏轉大法輪。焉用白澤圖屏除此妖恠？此皆電光石火、水月空花，擬涉思量，鄉關萬里。莫有就路還家者麼？向此草鞋跟斷處，舉頭無不是家山。

第二十六則　洛浦佛法(問法)

示眾云：拈來無不是，擬心則差；用處莫生疑，動念即錯。不差不錯時，合作麼生分析？

舉：僧問洛浦：如何是佛法大意？(金烏東出，玉兔西沉。)浦云：雪覆孤峰峰不白，雨滴石笋笋須生。(別般造化，別種陰陽。)

師云：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不必多言恃語；佛事門中不捨一法，何妨濶論高談。畢竟佛法大意在甚麼處？嵩嶽破竈墮和尚因僧侍立次，師乃曰：佛佛祖祖，只說如人本性本心，別無道理。會取，會取。僧禮謝，師遂以拂子打之曰：一處如是，千處亦然。僧乃叉手近前，應喏一聲。師曰：更不信，更不信。林泉道：認著依前還不是。信州智常禪師初參六祖，祖問：汝從何來？欲求何事？云：學人近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至吉州遇人指迷，令投和尚，伏願垂慈攝受。祖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看，吾與汝證明。云：初到彼三月，未蒙開示，以為法切，故於中夜獨入方丈，禮拜哀請。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虛空有相貌否？對云：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示誨，令無疑滯。祖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妨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一偈曰：無端起知解，著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此之大意，且道與臨濟所問，黃蘗所答，是同是別？待你喫棒了，則為汝說。洛浦云：雪覆孤峰峰不白，雨滴石筍筍須生。此之大意，迥出常情。無孔鐵槌，針錐不得。所以丹霞向乾暴暴處，令生滋潤。頌曰：

海底龍吟雲雨潤(神通廣大)，林中虎嘯谷風清(變化多般)。莫言滿路生荊棘(小心必勝)，況是家貧少送迎(稍能守分)。

師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易既無體，神自無方，一任龍吟霧起，從教虎嘯風生。顯諸仁兮，妙體本來無處所；藏諸用兮，通身

那更有蹤由？以此觀來，佛法大意千變萬化，世智難明，雖則竪窮三際、橫亘十方，非具正法眼者頭頭蹉過、件件相違，認破木杓為先祖髑髏、將馬鞍韉作阿耶下頷，豈非太謬乎？箇裏本無意路，荊棘何生？就中不有情關，蹤跡安在？所以香嚴道：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無卓錐之地，今年和錐也無。據恁麼道，肯送迎？不送迎？還知麼？赤窮新活計，清白舊家風，慢唱陽關曲，慚惶杯已空。

第二十七則　洛浦歸鄉(省訪)

示眾云：動即影現，莫教虛費草鞋錢；覺即塵生，枉使靈龜空曳尾。泯蹤絕跡，一句誰解歌揚？

舉：僧問洛浦：學人擬歸鄉時如何？(舉步即錯。)浦云：家破人亡，子歸何處？(禍不單行，福無並至。)僧云：恁麼則不歸去也。(已涉途程。)浦云：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紅塵遣誰掃？(收得安南，又憂塞北。)

師云：利名縈繫忒多年，欲效淵明鄙世緣。人老菊殘無可賞，漫將心境玩壺天。不見雲門大師云：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為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墮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放過即不可，子細點檢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所以洛浦道：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紅塵遣誰掃？復有偈曰：決志歸鄉去，乘船渡五湖。舉篙星月隱，停棹日輪孤。解纜離邪岸，張帆出正途。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亦如仰山問僧：甚麼處人？僧云：幽州人。曰：還思彼中麼？云：常思。曰：能思是心，所思是境。彼中樓臺、殿閣、人畜等物，返思思底心，還有許多般麼？云：某甲到這裏，總不見有。曰：信位即是，人位未是。云：和尚莫別有指示否？曰：別有別無即不中。據汝見處，只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林泉道：到此分劑，應須活鱍鱍，不可死郎當。擬議著邊徼，難稱大法王。所以道：既號法王，於法自在。只如時清道泰、長安大道，合作麼生指教？頌曰：

太平鄉國路空賒(遠堠一千里，近堠肱肘底)，歸興悠悠思莫涯(有口應難說，無言心自知)。撒手到家何所有(本來無一物，何用苦追求)？瑠璃寶殿鎖蟾華(明白轉身還墮位)。

師云：皇道太平無忌諱，縱橫何處不風流？汝但一切時中行住坐臥、運水般柴、著衣喫飯、拈匙舉筯，不遺時、不失候，念念相應、心心無間，於斯何慮道遠乎哉？想伊但辦肯心，到底必不相賺，既能乘興，豈涉途程？撒手到家，一無所有。不見僧問秖林和

尚：十二年前為甚麼降魔？曰：賊不打貧兒家。云：十二年後為甚麼不降魔？曰：賊不打貧兒家。趙州亦云：我十八上解破家散宅。恁麼看來，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雖然如是，當可從偏入正、捨妄歸真，升瑠璃寶殿、玩皎潔蟾華，還許朝覲也無？良久，云：東宮雖至嫡，不面舜堯顏。

第二十八則　洛浦祖教(祖教)

示眾云：同田曰富，那爭你有我無？分貝曰貧，漫說家長裏短。有解通人情者麼？

舉僧問洛浦：祖意教意，是同是別？(索另者先窮。)浦云：日月並輪輝，誰言別有路？(老兒語帋裏取。)僧云：恁麼則顯晦殊途，是非一揆。(貪隨言語路，走殺杜禪和。)浦云：但自不亡羊，何須泣岐路？(一言道斷處，千古意分明。)

師云：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縱橫無不是，何必強言論？禪分五派，歸性海以無遺；教列三乘，契心宗而有准。庸愚之輩，淺智之流，執門庭，局戶牖，競空花濃淡，較兔角短長，其堂奧之幽，堦除之漸，名相之跡，至理之玄，豈待予言而可知也？故洛浦以日月並輪輝，誰言別有路為對，是屈高就下，應物知時，而豈知日月不到處，別有一乾坤？這僧果向金烏東出、玉兔西沉處，別是非，明得喪，逐句尋言，知有何限？惹教人道：而今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樁舊處尋。果然洛浦放伊不過，道：但自不亡羊，何須泣岐路？這僧若是脚跟點地，必能鼻孔遼天，何止亡羊、岐路而可哀哉？列子？說符篇：楊子之隣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子追之。楊子曰：一羊何追者之眾？曰：多岐路。既返，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乎？曰：岐路之中又有岐路。諸人若向這裏會得，方知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你若不信，試問丹霞。頌曰：

月篩松影高低樹(無二無二分)，日照池心上下天(無別無斷故)。赫赫炎空非卓午(別有一壺天)，團團秋夜不知圓(身聖不覺聖)。

師云：洞山初禪師道：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若於言句上尋，情識中覓，而與展鈔疊科不相遠也。永嘉云：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雖道月篩松影，普應高低，意不在言，言非有意；日照池心，權分上下，波不離水，水即是波。不見道：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恁麼看來，赫赫炎空，日非卓午，而正不居正；團團秋夜，月不知圓，而偏豈垂偏？林泉老漢雖恁持蠡酌海，握管窺天，豈免人嗤老婆心切？還知麼？待伊心肯處，是我命通時。

第二十九則　韶山禮拜(禮拜)

示眾云：沒手沒脚，撩撥關索，幸自可怜生，剛待尋煩惱。不放出頭者，且道是誰？

舉：僧見韶山普禪師，禮拜了，叉手而立(弄精魂漢有甚麼限)，山云：大材藏拙戶(點檢將來不可放過)。僧又過一邊(再來不直半文錢)，山云：喪却棟梁材(明眼人前一場逗漏)。

師云：洛京韶山寰普禪師嗣夾山，尋常機如掣電，眼似流星，遵布衲尚落彀中，白頭因禁甚湯水，具師子不欺之力，有獰龍難近之威。這僧不顧危亡，賣弄破膽，特來相訪。禮拜起，叉手而立，擬用鵰心強取，其奈鴈爪難拏，不免著小做姦，故恁鋪眉苫眼，被他不藏情，不惜口，當面點罰道：大材藏拙戶。非是謙卑自弱，就中刀劒齊施。這僧不識遲疾，由自轉身吐氣，又過一邊，復呈醜拙，果被他道：喪却棟梁材。這僧若具通方眼，有量外機，但向道：久響和尚，善能高鑒。此豈非嗔拳不打，笑面尋堝，軟地喫交，爭不足，讓有餘，總在於斯。若能如是，焉用丹霞從頭花判？頌曰：

叉手須知已隔津(相見了也)，更重進步轉漂淪(早是那堪)。頑銅若作真金貨(雖似不是)，只可謾他無眼人(一場話霸)。

師云：暗機默論，不用施呈；放去收來，豈容擬議？道契則千里同風，意差則當面蹉過，寧不隔津而已哉？更欲進前退後，思安慮危，轉見漂淪，愈增鈍滯。若是伶利衲僧、通疏禪者，爭肯拖泥帶水，隨浪逐波？所以道：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若明寶覺真心、圓明實性，胡用他求為富足哉？不然，則妄情俄起，狂識乖張，以滓穢頑銅作百煉真金，謾無眼人亦未可得。還知麼？平准庫中新法令，不容私地倒金銀。

第三十則　韶山家風(家風)

示眾云：龜毛兔角，曲為今時；禪板蒲團，潛通劫外。雖是看窟籠著楔，何妨比肵膝裁靴？向恰好處試聽道看。

舉：僧問韶山：如何是和尚家風？(住持千嶂月，衣鉢一溪雲。)山云：絕頂無根草，無風葉自搖。(非智可知，非情可測。)

師云：眼前無不是詩材，信手拈來莫強猜，物物頭頭陪雅興，咀冰嚼雪暢奇哉。太平治業，無象野老家風。至淳問：甚並根桑棗樹，闊角水黃牛，兀兀騰騰，抹抹搭搭，森羅萬象無非古佛家風，碧落青霄盡是道人活計。故韶山答以絕頂無根草，無風葉自搖。子細看來，你休誇眼裏有筋，他從來舌頭無骨。假無根瑞草就絕頂栽培，

雖是無風，何妨搖曳？方稱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若遇明眼禪和，何必忉忉巧說？自有丹霞遞相證據。頌曰：

妙峰孤頂偏肥膩(今古咸聞)，天產靈苗不觸地(識情難測)，翠葉無風常自搖(感而遂通)，清香那逐春光媚(混不得類莫齊)。

師云：梵語須彌盧，此云妙高。釋曰：四寶所成曰妙，獨出眾峰曰高。向此妙峰孤頂，有肥膩香草，雖是天產靈苗，而不觸於地者，非造化之可生成，非陰陽之可滋孕。婆娑翠葉，無風而常自傾搖；旖[女*(乞-乙+尼)]清香，終不逐春光取媚。大抵理由言彰，言不越理；因言會道，以道明心。幸不以膠柱調絃，刻舟記劒，執妄迷真，弃本就末。故假言說而趣般若者，此之謂也。故經云：文字性空，信不誣矣。只如恁麼，是韶山家風，不是韶山家風？具眼者辨看。

第三十一則　黃山米價(糧食)

示眾云：師資緣會，針芥相投，見義勇為，當仁不讓。既曾得他一馬，寧不還他一牛？各無虧欠處，合作麼生通報？

舉：黃山輪禪師來參夾山(君子不耻下問)，山問云：甚麼處來？(閉門刷會)輪云：閩中來。(公驗分明)山云：還識老僧麼？(人無害虎心)輪云：和尚還識學人麼？(虎無傷人意)山云：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錢，然後老僧還汝廬陵米價。(兩和交易，不得相謾)輪云：恁麼則不識和尚，未審廬陵米作麼生價？(草鞋跟斷處，不索別商量)山云：真師子兒，善能哮吼。(一併交足，各無少欠)

師云：撫州黃山月輪禪師，福唐許氏子。初謁三峰，機緣靡契。尋聞夾山盛化，乃往扣之。山問：名甚麼？云：月輪。山作一圓相曰：何似這箇？云：和尚恁麼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曰：闍梨作麼生？云：還見月輪麼？曰：闍梨恁麼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輪乃服膺參訊。一日，夾山抗聲問曰：子是甚麼處人？云：閩中人。問者不可不恁麼問，答者不可不恁答。多虛不如少實，巧說不如直道。山曰：還識老僧麼？云：和尚還識學人麼？一遞一刮，不賭惡發。當爐不避火迸，當言不避截舌。山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錢，然後老僧還子廬陵米價。云：恁麼則不識和尚，未審廬陵米作麼生價？此真所謂眼自爭先得，籌因打劫贏。山曰：真師子兒，善能哮吼。雖是滿口許伊，就裏倍酬高價。擬欲見錢多賣，須索秤稱斗量。便宜既出當家，豈免丹霞合貼。頌曰：

父子相逢眼倍明(內外玲瓏)，靈苗叢裏坦然行(縱橫自在)，箇中若為金毛子(莫錯認)，已是鹽梅觸大羹(幸自可怜生)。

師云：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是知師勝資強，人天眼目，此乃倍明之靈驗歟！脫或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何有是稱者也？於靈苗叢裏，今時路上，情非附物，語不立玄，擺手長行，縱橫自在，怎不呼為俏措禪和、英靈衲子？儻若承言滯句，究妙窮玄，濁智流轉，墮在毒海，箇裏就中本沒窠臼。若為滿口許他為金毛師子者，是用鹽梅而觸忤大羹也。人唯知有味之味，口頭取辦；殊不知無味之味，其味恒然。所以天童道：淡中有味妙超情。謂到這裏，直得言思路絕，心行處滅，方有少分相應。還端的麼？不解廬陵酬米價，枉教虛費草鞋錢。

第三十二則　上藍本分(對機)

示眾云：一椀來，一椀去，一椀不來一椀住，自來不會愛便宜，袖手赤閑無可做。且道誰是其人？

舉：僧問上藍超禪師：如何是上藍本分事？(張口喫飯，舒手穿衣。)

藍云：不從千聖借，豈向萬機求？(便吐肝腸說與他。)僧云：不借不求時如何？(本自圓成，何勞特地？)藍云：不可拈放閣梨手裏，得麼？(言如劈竹，心似直弦。)

師云：洪州上藍令超禪師，初住瑞州上藍山，唱夾山之道，學侶俱會。後於洪井刱禪苑，還以上藍為名，化道益盛。這僧自不守分，故問他人：豈知汝未開口已前，早不本分了也。那堪叉手並脚，退後進前，向禪床邊口角頭取覆他人。恰似如人數他寶，自無半錢分。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此之所謂閑管天下，徒增話[撢-早+(革*月)]。故上藍便吐肝腸，為伊分析道：不從千聖借，豈向萬機求。其實本分一事，彼彼各各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莫能摸索。這僧果似韓獹逐塊，便問：不借不求時如何？豈免上藍點道：不可拈放閣梨手裏。得麼？意似責他不於言外覓，漫向舌邊尋。件件參差，頭頭蹉過。若非丹霞說破，更是遠之遠矣。頌曰：

一片靈明本妙圓(剔圌[口@?]處好生觀)，箇中非正亦非偏(這邊那畔總難逢)。寶峰瑞草無根蒂(看你怎生)，不待春功色自鮮(莫教飄入眼，特地出還難)。

師云：寒山子道：吾心似秋月，一輪光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況此一片靈明，亘古亘今，本自妙圓，了無空缺，更須就裏參詳，箇中體究，非隱非顯，非正非偏，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終日尋不得，有時還自來。寶峰瑞草雖無根蒂，而綴葉聯芳；禪花心苑賴有聲名，而該天括地。空劫威音之際，那待春功？古佛興化之時，潛通曉意。雖非著色，還自鮮明，不涉威光，果能遍照。有具眼者，試請辨看。瞎。

第三十三則　四禪入井(橋路)

示眾云：言中有響，明知未當好心；笑裏藏刀，暗箐漫誇毒手。有箇謾謗不過者，且道是誰？

舉：僧問四禪禪師：古人有請不背，今請和尚入井，還去也無？(闍黎先行，老僧便到。)禪云：深深無別源，飲者消諸渴。(不逆人情處，須還老作家。)

師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若也於斯覷透，二空雙證，一性圓明，皮本元無，毛將何立？於實際理地，井安在哉？未生以前，教誰出入？可惜這僧，妄情俄起，業識茫茫，賣弄好心，輕欺先德，是他四禪老漢，軟欵柔和，慈悲喜捨，用此四無量心，酬他三不善業。但向道：深深無別源，飲者消諸渴。並不張筋努脉，犯手傷鋒，教向離心意識處參，絕凡聖路處學。若然，則方信汪洋性水，非淺深之可窮；窅漠心源，豈遐邇之可校？儻能飲者，莫不消諸渴矣。於此但辦肯心，到底必不相賺。更看丹霞，盡情贊譽。頌曰：

曹溪源派古之今(〔語話〕不斷)，意識徒將渡淺深(照故撩倒)。好是昔人游戲處(神通廣大)，雖然入井不曾沉(變化多端)。

師云：自曹溪六祖大鑒之後，源分派列，從古至今，莫不兒孫蔓衍，法道興隆，剪惑裁疑，聯芳續焰。間有拍盲衲子，蹶豹禪和，徒將意識度量淺深，而豈知君子或出或入，或進或退，自恃其時，何必花言巧語，覽古攀今，內蘊夜叉心，外現菩薩面，低情下意，通假人情？況他老作不拘逆順，不憚疲勞，妙用無方，神通戲遊，端的喫火不燒舌，入林不動草，何止入井不令沉沒而已哉？雖知不有別源，就裏必存深意。還知麼？同行想見無疎伴，索甚殷勤賣好心。

林泉老人評唱丹霞淳禪師頌古虛堂集卷二

林泉老人評唱丹霞淳禪師頌古虛堂集卷三

後學性一閱

生生道人梓

第三十四則　海胡行道(大道)

示眾，云：權衡在手，枉來詢問低昂；縱奪臨時，切忌推排戒臘。擔干負計者，知是阿誰？

舉：海湖禪師有座主問：和尚甚麼年行道？(沒手沒脚，撩撥關索。)湖云：座主近前來。(善降，善降。)主近前。(照顧拗鼻木。)湖云：且道憍陳如甚年行道？(適來記得，而今忘却。)座主茫然無對。(雖然講得千經論，一句臨機下口難。)湖云：尿牀鬼子。(點檢將來，不可放過。)師云：太原海湖禪師。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坐訖，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座主問曰：和尚甚麼年行道？待似新生犢兒不怕虎，引惹詞訟，勾賊破家。海湖慣臨大敵，豈怕鶻卒？遂喚座主近前來：把棒喚狗，那是好心？涉近前：一展不縮，一進不退，不免須索與他當賭。湖曰：祇如憍陳如甚麼年行道？雖是隔壁過狀，爭奈苦屈難伸。為伊拙口鈍辭，所以強詞奪正。果是當場，茫然無對，怎不惹教覿面槍白，對人陵辱？道這尿牀鬼子，休恠座主白日詐惺惺，都為海湖臨機活潑潑。憍陳如者，世尊始於鹿野苑中初度五人，此之一也。還知座主失利處麼？早知今日成閑管，悔不當時用好心。更看丹霞，別般花劈。頌曰：

多是從人學得來(今日露栓索)，一生空把口胡開(道三不着兩)，欲窮此片虛明地(眨眼蹉過)，七佛前前總不該(猶有這箇在)。

師云：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雖是走南掠北、指東畫西，向人眉尖眼角、口內舌邊漸[呼*乎]得幾句，終不濟事。所以道：一一須向自己胸中流出，方始盖天盖地。這裏全不用你靈牙利齒、文過飾非、窮觜餓舌頭、勦呵閑賣俏，枉悞平生虛勞神思。況此靈明覺照不有邊疆，虛闊心田亦無界畔，以至七佛前前，始自過去毗婆尸佛乃至釋迦牟尼，總難該括，莫可追求。是知此事無始以來，孤迥迥、峭危危，剔圌圞、無縫罅，竪窮三際、橫遍十方，未審向甚麼處撈摸？即是雲散水流去，寂然天地寬。

第三十五則　天盖浴室(沐浴)

示眾云：來居建化門，不免垂方便，為對箇中人，所以重洗面。莫有見義勇為，當仁不讓，肯開疏者麼？

舉：僧問天蓋幽禪師：有一院名無垢淨光禪院，化造浴室(增新祖業，開拓門風)。有人問：既是無垢淨光，為甚麼却造浴堂？(若知頻浴身安，管取外宣無病)。僧無語(果是沒湯錢)。天蓋代云：三秋明月夜，不是騁團圓(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師舉：跋陀婆羅并其同伴十六開士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等先於威音王佛聞法出家，於浴僧時隨例入室，忽悟水因，既不洗塵，亦不洗體，中間安然，得無所有，宿習無忘，乃至今時從佛出家，令得無學。彼佛名我跋陀婆羅，妙觸宣明，成佛子住。佛問圓通：如我所證，觸因為上。此豈非無垢淨光根源者也？或有人問：既是無垢淨光，為甚麼却造浴室？殊不知若非浴室，爭能無垢？其僧被問，閉口無言，枉滯情關，難逃識鎖。可謂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故天盖代云：三秋明月夜，不是騁團圓。此與問辭意句稍劣，然一期應機，不足恠也。誰想丹霞放他不過。頌曰：

雖然答盡深深意(一手擡)，爭奈投機句未親(一手搦)。欲會本來無垢的(願聞佳作)，更須入水見長人(須是一廻親到始得)。

師云：家有諍子，國有諍臣。有智不揀笄年，無智漫勞百歲。古德云：意到句不到，句到意不到，意句俱到，意句俱不到。久參上士，皆悉知矣。然肛子道：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者，其奈宗趣不同，施設各異。有時建化門中著脚，有時實際理地安身，有時以言遣言，有時以理顯理。把定則真金失色，放行則瓦礫生光。若解繫驢橛上翻身，合頭語中脫絆，無不可也。昔外道問佛：昨日說何法？曰：定法。云：今日說何法？曰：不定法。云：昨日說定法，今日何說不定法？曰：昨日定，今日不定。若向這裏會得，投機一語，轉見新鮮，至蹟幽微，不言可曉。入水見長人者，按耀禪師錄：唐武后詔嵩山老安‧北宗神秀入禁中供養，因澡浴，以宮姬給侍，獨安怡然無他。后歎曰：入水始知有長人矣。還知丹霞意句俱到處麼？不勞重舉似，何必別商量。

第三十六則　九峯有言(佛祖)

示眾云：雲門正令，誰肯提持？禪苑良規，汝還會否？舉頭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有達此理者麼？

舉：僧問九峰虔禪師：承聞和尚有言：諸聖間出，只是傳語人。是否？(你向甚麼處得這消息來？)峰云：是。(〔冬〕能諱得。)僧云：世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和尚為甚麼却喚

作傳語人？(果然疑着。)峰云：只為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所以喚作傳語人。(巧說不如直道。)

師云：僧問九峰：古人道：直得不恁麼來者，猶是兒孫。意旨如何？曰：古人不謾語。云：如何是來底兒孫？曰：猶守珍御在。云：如何是父？曰：無家可坐，無世可興。復問：諸聖間出，只是箇傳語人，豈不是和尚語？林泉道：尋言逐句，有甚了期？口耳之徒，那堪共語？峰曰：是。林泉道：實語當懺悔，爭肯自謾心？云：只如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為甚麼喚作傳語人？好笑這僧攀高接貴，要釋狐疑，殊不知擬心動念，盡落今時，豈非傳語人也？峰曰：為他指天指地，所以喚作傳語人。此豈非十字打開，兩手分付？既不囊藏被蓋，必應吐膽傾心。當時僧便禮拜，可謂知恩報恩，人間幾幾。不意丹霞重宣此義，為伊說破。頌曰：

妙相圓明不可親(無近傍處)，奴兒婢子自殷勤(從來即勢)，指天指地稱尊貴(且莫自媒)，也是傳言送語人(遭他笑恠)。

師云：妙密難明，巍巍相好，擬之則識莫可識，議之則智莫可知，自無始來、從今以去，非凡情可測、非聖解可量，庸愚之流莫可得而親近者也。設使朝朝暮暮、兀兀騰騰，覓茶姑姑、尋酒姨姨，一向世諦流布，至今不得從良，雖然用盡殷勤，到了難為自在，直饒指天指地、獨貴獨尊，第二門頭不勞出現。子細看來，怎如向然燈前、威音外，無名無姓、無是無非却救得一半，擬乘白象欲降王宮，乃至出家成道、說法度人，安待不名傳言送語者歟？只如尊貴一路，未審合向甚麼處瞻仰？還相委悉麼？欲識誕生王子父，鶴騰霄漢出銀籠。

第三十七則　九峰相傳(佛祖)

示眾云：住持千嶂月，孰可依栖？衣鉢一溪雲，誰堪承受？儻肯舒心將去，休愁信手拈來。冬菰印莫錯搏跋，西祖意試詳思忖。有敢奔湊者麼？

舉：僧問九峰：祖祖相傳，當傳何事？(誰敢妄傳消息)峰云：釋迦慳，迦葉富。(說破家門)僧云：如何是釋迦慳？(無法可說)峰云：無物與人。(是名說法)僧云：如何是迦葉富？(不惜家珍，盡情分付)峰云：國內孟嘗君。(未為暢漢)僧云：畢竟傳底事作麼生？(聲前一句圓音美，物外三山片月輝)峰云：百歲老兒分夜燈。(更嫌何處不分明)

師云：世尊靈山會上拈花示眾，是時眾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今付摩訶。迦葉為說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

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又參同契云：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一日，阿難問迦葉云：師兄！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箇甚麼？迦葉召阿難，難應喏。迦葉曰：倒却門前剎竿著。汾陽昭云：不問那知？林泉道：用知作麼？五祖戒云：露。林泉道：漏泄雲門一字禪。翠巖芝云：千年無影樹，今時沒底靴。林泉道：這些消息少人知。相傳的意，慳富緣由，靈利衲僧，不勞重舉。無物與人，則財施有盡，法施無窮。孟嘗君賢，則四海五湖心，幾人能出彀？這僧不識好惡，復問：畢竟如何？峰以百歲老兒分夜燈為對。若也於此明得，這畔無妨，那邊不礙；其或未然，雲暗不知天早晚，雪深難辨路高低。向不明不暗處，試看丹霞為伊出理。頌曰：

寂光影裏現全身(堂堂獨露)，貴異天然迥出倫(比類難齊)，家富兒奴偏得力(堪人誇羨)，夜分燈火照西隣(幸有一陰地，何勞不為人)。

師云：雲門道：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又石頭云：迴光返照便歸來，廓達靈根非向背。若向這裏會得，即寂之照，即照之寂，靈光獨耀，迥脫根塵，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果必如是，甚生次第，斯乃一切眾生本具靈明覺性，非吾強言，豈非天然貴異，迥出流倫？雖積代簪纓，暫時落泊，其柰屏風雖破，古格猶存，特似家富兒奴，體段終別。況復將勤補拙，著小做姦，於三更初夜，月明以前，剔晃晃心燈，然煌煌智炬，不光東舍，唯照西隣。何也？不是世情看冷暖，亦非人面逐高低，若明劫外真如理，管取今時事不迷。祖祖相傳的事，莫只這便是麼？言中休取則，句外可明宗。

第三十八則　九峰侍者(遷化)

示眾云：人將語探，水將杖探，深淺高低，豈容混濫？可怜一點情塵，致使半明半暗，儻能輸己從他，敢保當時無憾。莫有不放閑者麼？

舉：九峰在石霜作侍者(少當努力)，石霜遷化後，眾欲請堂中第一座接續住持(好因緣是惡因緣)，峰不肯(歡喜未盡，煩惱早來)，乃云：待某甲問過，若會先師意，如先師侍奉(未必心頭似口頭)。遂問首座云：先師道：休去歇去(坐着即不可)，一念萬年去(猶有這箇在)，寒灰枯木去(切忌冷清清)，古廟香爐去(全無氣息)，一條白練去(染汙了也)。且道明甚麼邊事(有甚不知，有甚難見)？座云：明一色邊事(好語若說盡，令人必定輕)。峰云：恁麼則未會先師意在(謝證據)。座云：你不肯我那？裝香來(都緣茅草火，燒却太行山)。乃焚香云：我不會先師意，香烟起處脫去不得者(休認蒲團便做天)。言訖便坐脫

(只因一轉語，不籍老殘生)。峰乃撫其背云：坐脫立亡則不無，先師意未在(半肯半不肯，誰不恁評論)。

師云：尋師訪道，輔弼叢林。居嘗親為石霜侍者，霜既歸寂，眾請首座接續住持，九峰勘辨，甚有來由。故經云：眾生被解礙，菩薩未離覺。何況首座恃賴靜功，非是侍者不肯，許伊以逆順境欵欵勘驗，果露栓索。難道八風吹不動，今古鎮常安？一日，曹山見紙衣道者來，便問：莫是紙衣道者否？衣云：不敢。山曰：如何是紙衣下事？衣云：一裘纔挂體，萬法悉皆如。山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衣近前應喏，便立脫去，曰：汝既解恁麼去，何不恁麼來？衣忽開眼，問曰：一靈真性，不假包胎時如何？山曰：未是妙。衣云：如何是妙？山曰：不借借。衣便珍重，却便坐化去。山乃有頌曰：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疎親。念異便於玄旨昧，心差不與道相隣。情分萬法沉前境，識鑒多端喪本真。如是句中能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此與九峰侍者不肯首座無兩樣也。況石霜首座雖解恁麼去，不解恁麼來；紙衣道者更解恁麼去，更解恁麼來。曹山尚自不放出頭，大抵情存向背，見處偏枯，只貪滯跡沉空，不管聯芳續焰。且道利害在甚麼處？自有丹霞與伊和會。頌曰：

戴角披毛異類身(猿中見猿，鹿中見鹿)，寒灰枯木眼中塵(誰能撥却)。

雖然未會先師意(用會作麼)，爭奈臨行一句新(若非丹霞，誰能賞鑑)。

師云：先覺覺後，自利利他，接物利生，妙用非一。即體之用兮，把住放行全在我；即用之體兮，拈來拋去更由誰？所以，披毛戴角，異類橫身；隴月耕雲，入廛垂手。設使寒灰枯木，冷冷清清，正眼觀來，皆為塵垢，何一色而可定奪哉？當時雖未會先師意，丹霞滿口許他道：爭奈臨行一句新？雖此句是新，何似當初對九峰侍者道：恁麼則未會先師意，在這裏道的一句不更新鮮。若然，則何必裝香坐脫，令人撫背道：先師意未會在。還知褒貶自由、縱奪自在處麼？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

第三十九則　大光達磨(佛祖)

示眾云：迷頭認影，怎做得眼裏有筋？越聖超凡，敢想必心中無事？有真不掩偽，善分別者麼？

舉：僧問大光誨禪師：達磨還是祖否？(莫錯認。)光云：不是祖。(劈腹剜心，盡情吐露。)僧云：既不是祖，又來作甚麼？(你便不道。)光云：為汝不薦。(老婆心切。)僧云：薦後如何？(照顧刺破眼睛。)光云：方知不是祖。(頭正尾正。)

師云：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初造石霜，長坐不臥，麻衣草屨，亡身為法，遂令主性空塔院。一日，霜知緣熟，試其所得，問曰：國

家每年放舉人及第，朝門還得拜也無？光云：有一人不求進。曰：憑何？云：他且不為名。曰：除却今日，別更有時也無？云：他亦不道今日是。如是酬對，往復無滯，盤桓二十餘祀。眾請出世，僧問：只如達磨還是祖否？光云：不是祖。這僧迷己逐物，以偽為真。大光不惜唇皮，分明指示。故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這僧不達此意，展轉狐疑。又問：既不是祖，又來作甚麼？光云：為汝不薦。可謂前箭猶輕後箭深，猶自不知痛痒。翻覆更問：薦後如何？光云：方知不是祖。為伊十字轟開，更不囊藏被盖。欲使這僧不離花下路，便見洞中天。丹霞藉此美景良辰，分付賞心樂事。頌曰：

少林續焰事堪奇(佳運傳千載)，臘夜方開雪後枝(清香遍九垓)。黃蘗昔年曾有語(道甚麼來)，大唐國裏沒禪師(將謂忘却)。

師云：嵩山少林寺乃魏沙門跋陀製菩提達磨應般若多羅之讖，梁大通元年泛舶至此土，會武帝問答不契，遂渡江之魏，止洛陽嵩少，面壁九年，遇神光立雪斷臂，葉綴花聯，心燈續焰者矣。筠州黃蘗希運禪師示眾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與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眾又作麼生？蘗曰：不道無禪，只是無師。林泉道：若不得後語，前話也難圓。大光不見有祖，黃蘗不道無禪，還知二大宗師眼高四海，傍若無人處麼？不踏今時路，常遊劫外春。

第四十則　強德上座(牛鹿)

示眾云：心麤者失，豈免胡顏？欺敵者亡，不無懼懼。輸己筭人者，且道阿誰？

舉：強、德二上座曾參九峰(不得點胸檐板)，於路次見湧泉忻禪師騎牛不識(屬猴人本命、屬虎人相衝)，強云：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鑒(撩蠭剔蝎)？泉拍牛避路(饒人不是癡)。二上座至樹下憩息煎茶次，泉亦至(不是冤家不聚頭)，乃問二上座：近離甚麼處(照顧捩鼻木)？強云：那邊(刺腦入膠盆)。泉云：那邊事作麼生(便下毒手)？強提起茶盞(果是手亂脚忙)，泉云：此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三徑就荒歸便得，舊時松菊尚芳馨)？強無語(沒手來多少時也)，泉云：莫道騎者不鑒(無因果不生)。

師云：台州湧泉景忻禪師。自石霜開示而止湧泉，不披袈裟喫飯。有僧問：莫成俗否？師曰：即今豈是僧邪？上堂云：我四十九年在這裏，尚自有時走作。汝等諸人，莫開大口。見解人多，行解人萬中無一箇。見解言語，總要知通。若識不盡，敢道輪回去在。為何如此？蓋為識漏未盡。汝但盡却今時，始得成立。亦喚作立中功，

轉功就他去。亦喚作就中功，親他去。我所以道：親人不得度，渠不度親人。恁麼譬喻，尚不會薦取渾侖底。但管取心性，莫亂動舌頭。不見洞山道：相續也大難。汝須知有此事。若不知有，啼哭有日在。林泉道：不是苦辛人不知。據湧泉強德，一則逢強即弱，一則遇柔即剛。一則舌藏鋒刃，口隱雌黃。一則破膽麤豪，尖頭利腦。正到肴關把節處，閉口無言祇麼休。幸遇丹霞，善能高鑒。頌曰：

芳草漫漫豈變秋(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牧童白牯恣優游(千自由，百自在)，異中有路人難見(恰似瞎一般)，却謂騎牛不識牛(反責他非)。

師云：無根瑞草，不假陽和；異境靈芝，非從造化。莽莽芊芊而雖蒙雨露，青青黯黯而敢耐風霜，縱日月之遷流，任歲寒之不變，管甚春秋榮悴？何關冬夏芟夷？牧竪高歌，牯牛[跳-兆+孛]跳，閑邀過嶺，慢趁還家，優哉游哉，暢矣快矣。以喻見忘執謝，心意豁然，達道高流，無拘繫也。雖則異中，來往非同，造次庸愚，深藏底蘊，莫可觀瞻，故不得而見也。嗟呼！拍盲衲子却謂騎牛不識其牛，如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真所謂以己方人，反遭受屈。他時一縱芒繩斷，袖手歸田不用鞭。

第四十一則　文殊僧繇(真像)

示眾云：擬心即差，下筆即錯，世間無限丹青手，到了終須畫不成。莫有賞鑑者麼？

舉：僧問文殊禪師：僧繇為甚麼邈志公真不得？(無下乎處)殊云：非但僧繇，志公亦邈不得。(身聖不覺聖)僧云：志公為甚麼邈不得？(果是疑着)殊云：彩繪不將來。(善說道理)僧云：和尚還邈得也無？(上身來也)殊云：我亦邈不得。(謙謙君子)僧云：和尚為甚麼邈不得？(一狐疑了一狐疑)殊云：渠不苟我顏色，教我如何邈？(王婆上磨且是一推)

師云：本來面目，妍醜難評。費盡丹青，莫能傳寫。這僧以世諦路頭，夢宅陋質，欲配法身，焉得不霄壤懸殊者邪？所以文殊據實祇對道：非但僧繇志公，亦邈不得。可謂水不洗水，金不博金，眼不自見，耳不自聞。這僧本是鶵兒，剛為俊鷂，怎不教文殊重重再按道：彩繪不將來。這僧放沒底賴，就口便嗢道：和尚還邈得也無？文殊本不推三拉五，昧己謾心，稱實而論，分明與道：我亦邈不得。可謂虛空無面目，何用與粧眉？這僧不識好惡，漫費唇舌，本意買綿，却來賣絮。文殊既知抖擻不下，不免推惡離己，尋脫身計，向他道：渠不苟我顏色，教我如何邈？林泉道：出身猶可易，

脫體道應難。僧繇志公事跡，投子頌古中具載，茲不復云。別看丹霞，如何舉薦？頌曰：

身光熾盛相巍巍，(觀之不足，玩之有餘。)妙手如何彩繪伊？(下筆即錯。)休問僧繇吳道子，(總未勦絕。)志公他日不能知。(却最親切。)

師云：茶陵郁和尚悟道頌曰：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如今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雲門亦云：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又藥師本願經云：願我來世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自身光明，熾然照耀。功德巍巍，身善安住。燄網莊嚴，過於日月。幽冥眾生，悉蒙開曉。隨意所趣，作諸事業。此亦方便，誘進群迷。其實見在未來，何曾有間。任是妙絕匠手，彩繪實難。吳道·僧繇，亦應討後。然志公神異，舉世咸聞。欲對丹青，亦莫能委。唐吳道子者，姓吳名道元，字道子，陽翟人，舊名道子。少孤貧，客游洛陽，學書於張顛、賀知章不成。因工畫未冠，深造妙處。若悟之於性，非積習所能致。初為兗州瑕丘尉，明皇聞之，召入供奉，更今名，復以道子為字，由此名振天下。恁麼舉來，志公神采還知否？六耳不同謀，別時說向汝。

第四十二則　鳳翔石柱(人境)

示眾云：跛挈痿羸，無用處成真用處；盲聾瘖瘂，不風流處轉風流。儻能踏碎情關，便解掣開識鎖。且道誰是其人？

舉：鳳翔府石柱禪師遊方日到洞山，時虔和尚垂語有四種人(且忌分別)：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多是[踞-古+?]法師)；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必是瘂上座)；一人說得行得(不唯誇大口，更敢費盤纏)；一人說不得行不得(眾中如百拙，一世作閑人)，那箇是其人(尊鑒不錯)？柱出眾對云：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者，只是無舌不許行(都因五色線)；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只是無足不許說(難逃十字關)；一人說得行得者，只是函蓋相稱(甜言美語，暢殺飢人)；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斷命求活(試作死馬醫)，如石女兒披枷帶鎖(曲為今時，理當如此)。洞山云：闍梨分上又作麼生(事不厭細)？柱云：該通分上，卓卓寧彰(明人不作暗事)。洞山云：祇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更是謾他一點不得)？柱云：幻人相逢，撫掌呵呵(都在嘻嘻一笑中)。

師云：門庭施設，萬種千般。入理深談，了無一語。左敲右擊，正按傍提。祇是要汝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雪峰一日問德山：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曰：道甚麼？云：不會。至明日請益，山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峰因此有省。巖頭聞之曰：德山老人一條脊梁，骨硬似鐵拗不折。然雖如是，於唱教門

中猶較些子。林泉道：放開一線許商量。所以古德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當初九峰住洞山時，垂語示眾，舉此四種人，說得行不得，行得說不得，行得說得說，不得行不得。石柱出眾，應口酬酢。既有來由，非無意思。慎勿競空花濃淡，爭兔角短長。上乘菩薩信無疑，中下聞之必生恠。故喻石女披枷帶鎖，雖是無中出有，何奈去偽存真。洞山復以本分鉗鎚，重重楔磕。是他久經煆煉，豈怕烹煎。大冶精金，果無變色。幻人撫掌呵呵處，點鐵端能到十成。頌曰：

水底泥牛耕白月(切忌隨波逐浪)，雲中木馬驟清風(不應趁漢騰空)。胡僧懶捧西乾鉢(縮手有分)，半夜乘舟過海東(氣急作麼)。

師云：理極忘情謂，如何有喻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果熟兼猿重，山長似路迷。舉頭殘照在，元是舊居西。故般若智· 無師智· 自然智，非學解識情而可積習進趣無上佛祖之道邪？不得已，趁水底泥牛，藉雲中木馬，耕白月於晴空，驟清風於曉野，從教[跳-兆+孛]跳，一任奔馳，蹈翻怒浪狂瀾，掣脫名韁利鎖，管甚南泉懶牧，任他支遁深憐。若知弄假像真，自不費心勞力。況胡僧懶墮，倦捧鉢於千門；共商主趁趕，擬乘舟於三島。才交半夜，未至三更，片帆早過海門東，柔櫓久別江岸北。此雖揑合，索恁評量，須知意不在言，且對癡人說夢。忽遇箇精細靈利者，合作麼生道？枉搖三寸舌，漫費一生心。

第四十三則　僧問曹山(賓主)

示眾云：正不居正，入戶當堂慵正坐；偏不垂偏，出門猶懶下堦行。覿面相呈時，合作麼生回互？

舉：僧問曹山寂禪師：五位對賓時如何？(大眼覷小眼)山云：汝今問那箇位？(事窮的要)僧云：某甲從偏中來，請師正位中接。(當頭諱字寰中禁，誰敢依稀犯聖顏)山云：不接。(心真語亦真)僧云：為甚麼不接？(休沒理會)山云：恐落偏位中去。(平生心膽向人傾)山復問僧：祇如不接，是對賓、不是對賓？(深窮妙理，細辨根源)僧云：早是對賓了也。(不枉垂絲向碧潭)山云：如是，如是。(針芥相投處，寰中幾箇知)

師云：撫州曹山本寂禪師，嗣洞山价。因僧問五位君臣旨訣，山曰：正位即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即色界，有萬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舍事入理。兼帶者，冥應眾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云：虛玄大道，無著真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當詳審辨明。君為正位，臣為偏位。臣向君，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君臣合道，是兼帶語。僧問：如何是

君？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虛。云：如何是臣？曰：靈機弘聖道，真智利群生。云：如何是臣向君？曰：不墮諸異趣，凝情望聖容。云：如何是君視臣？曰：妙容雖不動，光燭本無偏。云：如何是君臣合道？曰：混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林泉道：偏正若能無向背，君臣自不有差殊。由是這僧取問：五位對賓時如何？所以曹山反問：汝今問那箇位？此謂之點燈喫飯，兩家分明。這僧不免道：某甲從偏中來，請師正位中接。山云：不接。林泉道：棋逢敵手難藏倖，詩到重吟始見功。這僧嬴姦賣俏，故意羅織道：為甚麼不接？山云：恐落偏位中去。是知舉頭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汝豈不聞雲蓋問石霜：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是如何？霜云：堂中事作麼生？蓋無對。經半年，方道得語云：無人接得渠。霜云：道則太瞲道，只道得八成。蓋云：和尚又如何？霜云：無人識得渠。何似曹山應只便道不接？若接，豈非流落今時，墮偏位中也？山復勘僧道：祇如不接，是對賓不是對賓？林泉道：休辭入火重烹煉，祇恐臨時是假銀。這僧可謂久經爐鞴，慣受鉗鎚，具實祇對道：早是對賓了也。曹山利物情深，老婆心切，順毛勃挲道：如是，如是。林泉道：既是當家人，索說著實話。未審丹霞看作麼生倒斷？頌曰：

月中玉兔夜懷胎(看你怎生)，日裏金烏朝抱卵(有誰能見)。黑漆崑崙踏雪行(正偏兼到)，轉身打破瑠璃椀(〔罄〕快平生)。

師云：金烏東出，玉兔西沒。曉夜相續，人皆知有。懷胎抱卵，妙密難明。識情卜度知無數，到了終非杜撰成。況此一事，藉言顯理，理本無言。若認無言，死於句下。恰與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為道侶也。汝豈不聞花嚴大經云：世法即佛法，佛法即世法。莫於佛法中分別世間法，世間法中分別佛法。又般若經云：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古不云乎，是處語言皆合道，誰家絃管不傳心。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豈虛語哉。又云：明暗相參殺活機，大人境界普賢知。非久參上士，莫可得而措置者也。黑漆崑崙，踏雪行處。正偏兼帶，理事叶通。非言可及，非說可說。言說俱忘，猶帶識在。不見道，除時又起一重塵，直得轉身吐氣。及盡玄微，返本還源，勦絕滲漏。問甚瑠璃椀，琥珀盃，收拾將來，都合摐碎。何也？向此若能離法愛，不妨袖手伴閑雲。

第四十四則　曹辭洞山(遊山)

示眾云：不須折柳，何用擎杯？比及臨岐，須窮下落。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表丈夫心。且道是誰具斯作略？汝還見麼？

舉：曹山辭洞山(人義道中理當如此)，山問：子向甚麼處去？(兒行千里，母行千里。)曹山云：不變異處去。(及盡今時始得成立。)洞山云：不變異處豈有去耶？(再上試金石。)曹山云：去亦不變異。(果然無彈剝。)

師云：負鉢挑囊任所之，登山驀嶺為尋師，一朝興盡投巖壑，爭忍來參去不辭？蓋為恩霑法乳，擬效南回，故恁伸誠，取別丈室。洞山以養子之緣，不免審問道：子向甚麼處去？曹山深知這邊冷淡，那畔相應，故云不變異處去。那知起心動念，開口動舌，早是變異了也。所以洞山道：不變異處，豈有去耶？此一則語，有搜人短處，有為人長處，具眼衲僧不宜造次，亦如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果然曹山告往知來，顯仁藏用，便道去亦不變異。言至於此，正偏兼帶，理事混然，當成事時，即見體空，於隨緣處，本來不變。汝等諸人十二時中居常恁麼行履，何事而不辦哉？雖然如是，更向丹霞頌中參詳則箇。頌曰：

家家門掩蟾蜍月(清光何處無)，處處鶯啼楊柳風(好音常在耳)。若謂縱橫無變異(認着則不堪)，猶如擲劒擬揮空(終不傷鋒犯手)。

師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設教雖殊，教化皆一。經不云乎：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何彼此而間別者也？況汝本來真性，妙覺明心，迷之則觸途成滯，悟之則坦蕩無拘。儻若狂情頓歇，鏡智圓明，無一法而不周，無一法而不遍，塵塵爾，法法爾，何止家家門掩，蟾蜍皎月之清光；處處鶯啼，楊柳曉風之美韻？當可超情離見，不應隨色逐聲。若謂縱橫無變異者，弃有著空病亦然，還如避溺而投火，猶如擲劒擬揮空。丹霞恁麼道，未審向甚麼處著落？還相委悉麼？轉盡無功伊就位，孤標不與汝同盤。

第四十五則　甚物貴賤(猫犬)

示眾，云：漫臺高價，自有新條；本分商量，索依舊例。莫比尋常買賣，非同往日看承。有具別寶眼者麼？

舉：僧問曹山：世間甚麼物貴賤？(誰敢錯評量。)山云：死猫兒頭。(履變知肥。)僧云：為甚死猫兒頭貴賤？(果然疑着。)山云：無人著價。(開口廝當。)

師云：世之徒知有用之必用，而不知無用之大用。至若七珍八寶唯益貪婪，何如四智三身可增利益？這僧擬索形山之寶、如意神珠，豈意曹山以不貴之貨打發學人道：死猫兒頭。這僧若便承言滯句，墮落常情，向貴賤上鑽研，於行市內窮究，直至彌勒下生也著交不得。這僧果然滿肚懷疑，整理不下，道：為甚麼死猫兒頭貴賤？惹

得曹山盡情吐露，道：只為無人著價。且道不作貴、不作賤合作麼定奪？還知麼？若是牙人逢販子，兩和交易自無差。頌曰：

腥臊洪爛不堪親(莫動着)，觸動輕輕血污身(我道甚來)。何事杳無人著價(不識便宜)，為伊非是世間珍(希逢罕遇)。

師云：古人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喻至極之道，故以死猫兒頭對之。臊腥洪爛者，穢惡狼藉之甚也，故不堪親近。而況大道窅漠，虛廓寂寥，小根小智之流，貪奢侈，樂榮華，粧飾畫瓶，留連濁世，那肯趣寂寥之大道乎？此乃不堪親之繇緒也。觸動輕輕血污身者，於事易曉，於理當明。若肯念茲在茲，將錯就錯，常作不淨觀，頓弃有為身，胖脹青瘀，臭惡現前，此豈非濃血恒污心田者也？曹山舉處無人著價，不可恠伊為非同世間珍寶，而眩惑人眼。此正合著石頭道：住此庵，休作解，誰誇鋪席圖人買？回光返照便歸來，廓達靈根非向背。林泉恁麼鏤冰琢雪，關空鎖夢，掉老婆舌，念合嬰孩，是與曹山著價不著價？還知麼？自古以來常恁道，賣金不遇買金人。

第四十六則　枯木花開(花菓)

示眾云：潛通劫外，曲為今時，既能綴葉聯枝，爭免蜂遊蝶戲？只如蠱惑之際，合作麼生裁斷？

舉：靈泉問疎山仁禪師：枯木生花，始與他合，是這邊句？是那邊句？(得坐披衣，向後自看。)山云：亦是這邊句。(巧說不如直道。)泉云：如何是那邊句？(閉口牢藏舌，安身第一方。)山云：石牛吐出三春霧，靈雀不棲無影林。(無中能唱出，幾箇是知音？)

師云：萬木凍欲折，孤根暖獨回；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既分春意，必落今時；絕後重甦，欺君不得。祇知始與他合，到了終非自利。不見道：密移一步六門曉，無限風光大地春。這邊那畔，顯然無忒；偏來正去，豁爾寧差？靈泉雖恁疑著，是他據實通報道：亦是這邊句。豈免疑情杳邈，玄路周遮？的確商量，親切話會。復問：如何是那邊句？是他疎山老漢不惜眉毛撥向上關，縱無礙辯，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十字打開兩手，分付道：石牛吐出三春霧，靈雀不栖無影林。子細看來，這邊尋不見，那畔寬無門。頌曰：

滄海無風波浪平(高低普應)，烟收水色虛涵碧(上下冥通)，寒光一帶望何窮(觀之不足)，誰辨箇中龍退骨(罕逢明鑑)。

師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秋。漁舟別古岸，停棹宿灘頭。管甚無明海濶，業習風恬，識浪狂波，任伊平穩。直得烟收霧斂，龍隱魚潛，水色虛涵而碧落寂寥，寒光瀲灩而丹霄縹緲。枉將有限，擬

趁無窮。劫波空處妙難傳，至理明時應自委。深深莫辨，隱隱那窺。匹似箇中覓蒼龍之退骨，爭如向上看丹鳳之冲霄。不拘這畔那邊，論甚今時劫外。昧之者觸途成滯，明之者到處優遊。活句休同死句參，鷓鴣啼在深花裏。

第四十七則　踈山壽塔(塔廟)

示眾云：預脩不虞，肅宗帝曾施孝道；請垂樣致，忠國師豈悋慈悲？後來到處興功，往往增添價例，莫有會商量者麼？

舉：僧與踈山造壽塔畢，來白踈山(般塼不易)，山云：汝將多少錢與匠人(官憑私約)？僧云：一切在和尚(讓則有餘)。山云：為將三文錢與匠人？為將兩文錢與匠人？為將一文錢與匠人(尋常語裏布槍旗)？若道得，與吾親造塔(和尚幸是大人，且莫造次)。僧無語(一句臨機下口難)。後舉似大嶺(走口送舌)，嶺云：還有人道得麼(青山誰管你閑事)？僧云：未有人道得(莫累他好)。嶺云：汝回舉似踈山道。大嶺聞舉，有語云：若將三文錢與匠人，和尚今生決定不得塔(待要作麼)；若將兩文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垂一隻手(徒勞摸索)；若將一文錢與匠人，累他匠人眉鬚墮落(好心招惡報)。其僧回舉似踈山(來往不易)，山具威儀，望大嶺禮拜，嘆云：大嶺！古佛放光，射至此間(惺惺怜惺惺)。雖然如是，也是臘月蓮花(且恁將無做有)。

大嶺後聞此語，云：我恁麼道，也是龜毛長三尺(不知誰識斟量)。

師云：魏府老元花嚴。示眾曰：佛法在日用處、行住坐臥處、喫茶喫飯處、語言相問處，祇如這僧恁麼問、踈山恁麼答，且道佛法其安在哉？你若向三文、兩文、一文上追求，本利俱失，受窮一生，枉費功夫，漫勞神力。其僧果落圈圜，閉口無言，不辭途路奔波，擬決情懷疑慮，遂至大嶺重伸詢問。是他大嶺見義勇為、當仁不讓，便與從頭酬價道：若將三文錢與匠人，和尚今生決定不得塔。何故？勞而無益，為伊多酒慢功。若將兩文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兩不相虧，並無懸欠。若將一文錢與匠人，累他匠人眉鬚墮落，皆為踈山一毛不拔。還知林泉恁麼判斷處麼？醉漢口，沒量斗，閑割炒，胡廝毆，半窓凉月酒醒時，燈火清熒何所有？其僧回舉似踈山，山具威儀望大嶺禮拜，嘆云：將謂無人，大嶺古佛放光射至此間。此之所謂欲要佛法興，無過僧敬僧，豈非贊之雙美者也？踈山云：雖然如是，也是臘月蓮花。林泉道：休嫌開較晚，本是強生枝。大嶺後聞此語云：我恁麼道，也是龜毛長三尺。林泉道：從教大嶺誇長短，一任諸方漫較量。蓋為利物情深，隨波逐浪，致使丹霞二俱看破。頌曰：

清風吹動釣魚舡(往復無際)，皷起澄江浪接天(動靜一原)。堪笑錦鱗爭戲水(非唯滯句者迷)，到頭俱被曲鉤牽(皆為承言者喪)。

師云：性海汪洋，辭源浩渺。穩駕慈航，釣絲輕裊。既被慧風鼓扇，不無識浪翻騰。致令遠接禪天，解使虛含心月。引流泉之不絕，三文兩文而莫可輕酬；逗阿賭之具陳，千貫萬貫而亦難塞命。叢林衲子恣意評量，塵世高流無不[多*農]茸。若錦鱗之戲水，逐華藻之翻身。口貪香餌忽吞鈎，渾似尋言逐句者。所以先德云：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還省得麼？休被業錢閑使作，朝晡計筭費神思。

第四十八則　雲居上堂(示眾)

示眾云：方來便去，特教倜儻縱橫；正按傍提，祇要英靈俏措。且道誰恁老婆心切？

舉雲居膺禪師上堂云：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道合平常)，識者不咨嗟，解者無厭惡(平常合道)。從天降下則貧寒(有心用處還應錯)，從地湧出則富貴(無意看時却宛然)。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直恁沒轉裏)。一言迥脫，獨拔當時(根塵如透脫，心性自圓明)。言語不要多，多則無用處(維摩一默，千載難忘)。

師云：陞堂上堂，元無二種。聚眾集眾，只是一般。朝夕不廢指南，便是人天眼目。自百丈以來，立禪居，設法座，開闢祖道，訓誨學徒。故有頌云：入門無佛殿，說法有虛堂。祇此傳心印，當知是法王。直至於今，典刑具在。當是時，叢林尤盛。雲居所以依法作法，振領提綱，開發後進，豈悋慈悲？故垂語云：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是汝靈知不昧本有之性，不假他求，匪從人得，何敢輕微賤用者邪？識者不咨嗟，解者無厭惡。既具正知正見，雙眼圓明，六根解脫，何咨嗟厭惡而可縈繫哉？從天降下則貧寒，從地湧出則富貴。林泉曾有頌云：貧富應知祇在人，乾坤元不有疎親。隨家豐儉元平等，幣服華房各任真。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不見天童道：草漫漫，門裏門外君自看。荊棘林中下脚易，夜明簾外轉身難。且隨老木同寒瘠，將逐春風入燒瘢。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若定若動，當人變弄。埋沒生苗，休閑打閧。一言迥脫，獨拔當時。正是古靈道底，靈光獨耀，迥脫根塵，正當此是。若是洒洒落落，何慮不能超群拔萃者也？雖道言語不要多，多則無用處。點檢將來，大似擔枷過狀，揚聲止響。祇如許一落索，有用處，無用處，是他丹霞自知下落。頌曰：

門頭戶尾事千差(徒勞屈指從頭數)，了盡猶來未到家(玲瑯辛苦幾時休)。明月堂前無影木(能為萬象主)，嚴凝雪夜正開花(不逐四時凋)。師云：門門有路，戶戶無私。明之者，弄影搖頭；昧之者，磕天絆地。非止斜街暗巷，生客頭迷；亦猶深院幽庭，愚夫意慘。忙忙世事，杳杳塵緣，污坌心田，眯昏道眼，何止千差而已哉？縱使見忘執謝，捨妄歸真，翳金屑於眼中，掇太山於心上，去却一兮拈得七，笑倒雲門六不收。所以道：直饒玄會得，猶是眼中塵。此雖半路抽身，終未到其家矣。當可從偏入正，兼帶叶通，向明月堂前受用，時時九夏；於太陽門下看承，日日三秋。無影林中，列森森之古木；大庾嶺上，綻馥馥之寒梅。既逢凜冽深冬，必值嚴凝雪夜。遂竪起拂子，云：一花五葉正開時，休往前村獨自覓。

第四十九則　青林逕往(兔蛇)

示眾云：驀直去處，決省盤纏；舉意問時，不無猶豫。端然指出長安道，爭奈時人不肯行？莫有西出陽關要餞送者麼？

舉：僧問青林虔禪師：學人徑往時如何？(迂迴作麼)林云：死蛇當大路，勸子莫當頭。(早是孩兒怕，更把麻胡謔)僧云：當頭者如何？(甚的大如割捨)林云：喪子命根。(心直口快)僧云：不當頭時如何？(却又着忙)林云：亦無迴避處。(天寬地濶，無處安身)僧云：正當恁麼時如何？(坐着即不堪)林云：失却也。(終日尋不得)僧云：未審向甚麼處去？(果然不知下落)林云：草深無覓處。(佛眼窺不見)僧云：和尚也須隄防始得。(慈悲生患害)林撫掌云：一等是箇毒氣。(明眼人前一場漏逗)

師云：短長亭畔路迢遙，多幸臨岐肯見招，若遇窮途休慟哭，縱橫無處不通霄。這僧擬乎徑往，那知已早周遮？況洞山云：向道莫去，歸來背父。故青林以死蛇謔他，恐犯當頭，於身無益。這僧不顧危亡，放沒抵賴，道當頭者如何？不見雪峰示眾云：南山有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云：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青林舉處好本，多同這僧，雖有走智，未必獲安。不見永嘉道：弃有著空病亦然，還如避溺而投火，設使不當頭，亦無迴避處。這僧無可奈何，往前當賭道：正當恁麼時如何？林云：失却也。秤槌移到徹梢頭，忽然拶落翻斤斗。這僧亦不放閑，又問：未審向甚麼處去？將謂知下落，不免折便宜。豈想青林撒手離脚，當面諱却道：草深無覓處。殊不知已露栓索，被伊窺破道：和尚也須隄防始得。這僧特似喫苦不甘，當仁不讓，致使青林撫掌云：一等是箇毒氣。未審這僧還知痛痒也無？丹霞向風恬浪靜處著眼傍觀，頌曰：

長江澄澈即蟾華(水月交光)，滿目清光未是家(枉恁奔波)。借問漁舟何處去(隄防動落今時)？夜深依舊宿蘆花(切忌靜沉死水)。

師云：性水真空，湛玄淵而澄江似練；禪天心月，皎祖域而皓彩如銀。所以道：清光照眼似迷家，明白轉身還墮位。直得正不居正，偏不垂偏，恁麼會得，無死蛇之可遮攔，有活句之可救濟，任伊徑往，縱汝當頭。若能明得劫初時，愁甚草深無覓處？且恁收綸罷釣，趁岸停舟，不消借問緣由，何必追求去處？兩頭截斷，中道非安，向夜深時撥轉舡頭，於水寒處不離沙觜。既依舊曾宿蘆花，想從此不虧蒻笠，若解隨流深得妙，肯教住岸即迷源。

林泉老人評唱丹霞淳禪師頌古虛堂集卷三

林泉老人評唱丹霞淳禪師頌古虛堂集卷四

後學性一閱

生生道人梓

第五十則　二鼠侵藤(飛走)

示眾云：潛續命根，故有生而有滅；圓成道果，本無去以無來。任伊利齒靈牙，一任橫囓竪咬。正當此時，與解腕者麼？

舉：僧問龍牙遁禪師：二鼠侵藤時如何？(禍不單行。)牙云：須有隱身處始得。(指示分明。)僧云：如何是隱身處？(聞風便颺。)牙云：還見儂家麼？(眼巧不如樣子比。)

師舉賓頭盧為優填王說法經云：我今為王略說譬喻，王志心聽。昔日有人於曠路中逢大惡象之所馳逐，狂懼走突，無所依怙。見一丘井，即時尋樹，入井中藏。有黑白二鼠，牙囓樹根。此井四邊有四毒蛇，欲螫其人。而此井下有三毒龍，旁畏四蛇，下畏毒龍。所攀之樹，其根動搖。樹上有蜜兩三滴，墮其口中。於時動搖，敲擊蜂窩。眾蜂散飛，唼螫其人。有野火起，復來燒樹。大王當知，此人苦惱不可稱計，而彼得味甚少，苦患甚多。大王！曠野者，喻於生死。彼男子者，喻於凡夫。象喻於無常。井喻於人身。樹喻於人命。黑白二鼠喻於晝夜。樹根者，喻念念滅。四毒蛇者，喻於四大。蜜者，喻於五欲。眾蜂喻惡覺。野火者，喻於老邁。下三毒龍，喻於死亡，墮三惡道。是故當知，欲味甚少，苦患甚多。這僧既知是事，怎不著忙而求決擇？牙亦不負來問，具實指示道：須有隱身處始得。這僧的的欲離生死，聞斯一語，怎不根尋道：如何是隱身處？牙不惜情，劈面便道：還見儂家麼？昔鹽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忽見一鬼使來追，僧告曰：某甲身為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曰：待為白王。若許，七日後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不見。至七日後，復來覓其僧，了不可得。後有人舉問一僧：若被覓著時，如何抵擬他？洞山代云：被他覓得也。林泉道：曹司易勘，一欵便招。這僧雖是臨渴掘井，一鍬便見黃泉。儻能如此隱身，何必惶惶怖懼？頌曰：

寒月依依上遠峰(光分萬象)，平湖萬頃練光封(影散千波)。漁歌驚起汀洲鷺(已往不咎)，飛出蘆花不見蹤(許伊具眼)。

師云：團團離海嶠，漸漸出雲衢，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趙州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問：和尚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

甚麼？州云：我亦不知。僧云：既不知，為甚麼不在明白裏？州云：問事即得，禮拜了退。林泉道：莫承言，休滯句，行則行，住則住，不應頻爇返魂香，直須斫倒栴檀樹。況平湖萬頃，絕點純清；巨浪千尋，真當流注。泛釣舡於峽口，停短棹於灘頭，漁歌驚起鷺雙飛，蘆葦岸邊尋不見。轉功就位，月臨洲渚而踈影微分；借位明功，烟鎖沙汀而寒光獨耀。具眼禪人若為回互？隱顯全該如委悉，正偏兼帶自分明。

第五十一則　白水聲色(示眾)

示眾云：琴瑟箜篌，聽他何礙？汝青黃碧綠，識得不為冤。任伊竪判橫批，看我嘲三擺四。莫有知音可嘉者麼？試請辨看。

舉白水仁禪師上堂云：老僧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此處無金二兩，俗人沽酒三升。)何故？聲且不是聲，色且不是色。(飜裩倒袴，任汝裁劃。)時有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莫是聾麼？)水云：喚作色得麼？(多虛不如少實。)僧云：如何是色不是色？(莫是瞎麼？)水云：喚作聲得麼？(巧說不如直道。)水復云：且道對閣黎話，為閣黎說？(老老大大，顛言倒語。)若向這裏會得，許你有個入路。(和尚還曾出麼？)

師云：溈山一日餧鵝生飯，回頭見仰山，曰：今日為伊上堂一上。仰云：某甲隨例得聞。曰：聞底事作麼生？云：鵝作鵝鳴，雀作雀噪。曰：爭奈聲色何？云：和尚適來道甚麼？曰：我道為伊上堂一上。云：為甚麼喚作聲色？曰：雖然如是，驗過也無妨。云：大事因緣又作麼生驗？溈竪起拳，云：終是指東畫西。曰：汝適來問甚麼？云：問和尚大事因緣。曰：為甚麼喚作指東畫西？云：為著聲色故，某甲所以問過。曰：並未曉了此事。云：和尚得曉了此事。曰：寂子聲色，老僧東西。云：一月千江，體不分水。曰：應須恁麼始得。云：如金與金，終無異色，豈有異名？曰：作麼生是無異名底道理？云：瓶、盤、釵、釧、券、盂、盆。云：寂子說禪如獅子吼，驚散狐狼野干之屬。林泉道：父聞子健，恨不殺身。想來肫膊豈肯外屈？只如仰山聲色與踈山聲色是同是別？一法雖無異，三人乃見差。溈仰酬酢厮殺，無過父子兵；踈山這僧一言道斷處，千古意分明。為人手段，盡在於斯。更看丹霞，盡情出理。頌曰：

色自色兮聲自聲(要不悶，守本分)，新鶯啼處柳烟輕(一併拈出)。門門有路通京國(七通八達)，三島斜橫海月明(一心不生，萬法無咎)。

師舉三平頌云：祇此見聞非見聞，更無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恁麼看來，新鶯啼處，任喉舌巧轉笙簧；嫩柳搖時，儘烟靄輕籠翡翠。楞嚴經云：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花。

聞復翳根除，塵消覺圓淨。會至於此，門門有路，家家門外透長安；件件無私，處處綠楊堪繫馬。論甚十洲三島，四海五湖，橫片月於晴空，攢三星於秋月。直得心心無間，念念無差，若色若聲，盡聞盡見，似電光石火，兔角龜毛，畢竟待干他甚事。何也？司空見慣，應為尋常。

第五十二則　白馬法身(法身)

示眾云：北斗似杓，南斗似瓢，任伊斟酌，暖日涼颸。冬至寒食一百五，須知節氣不相饒。到此莫有解吞吐者麼？

舉：僧問洛京白馬儒禪師：如何是法身向上事？(高高標不出。)儒云：井底蝦蟆吞却月。(非思量處，識情難測。)

師舉踈山問溈山云：法身之理，理絕玄微，不奪是非之境，猶是法身邊事。如何是法身向上事？溈舉起拂子，踈云：此猶是法身邊事。溈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踈奪拂子，摺折擲向地上，便歸眾。溈曰：龍蛇易辨，衲子難謾。林泉道：知音方委悉。僧問黃龍：如何是井底蝦蟆吞却月？龍曰：不奈何。僧云：恁麼則吞却去也。龍曰：一任吞。僧云：吞後如何？曰：好蝦蟆。林泉道：莫向言中取則，直須句外明宗。若肯恁麼會去，方知無說說，始信不聞聞。所以杜順和尚亦有頌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汝等諸人稍知痛痒，必不倚官挾勢，番悔藥錢。何也？近日王令稍嚴，誰敢妄傳消息？頌曰：

九重深密視聽難(端拱無為)，玉殿瓊樓宿霧攢(仰望不及)，燮理盡歸臣相事(須假傍來)，輪王不戴寶花冠(天然尊貴)。

師云：八識心王號至尊，四臣不昧理乾坤，法身向上無餘地，枉近重圍望五門。既九重深密，必視聽應難，故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所以玉殿瓊樓，攢濛濛之宿霧；龍庭鳳闕，生裊裊之祥烟。洞山道：夜明簾外，古鏡徒輝；空王殿中，千光那照？垂衣至治，拱密威嚴，皇化無為，理當朝賀。內紹外紹，須明劫外今時；念茲在茲，休背這邊那畔。調停鼎鼐，燮理陽陰，儻能我國晏然，自是心城寧謐。輪王何必戴七寶之花冠？冢宰應須酬一人之寶位。恁麼奉重，少分相應，幸勿時中辜恩負德。還能盡忠盡孝，依而行之麼？但辦肯心，必不相賺。

第五十三則　九峰舉一(示眾)

示眾云：恰待南山起雲，却早北山下雨。捉住東海鯉魚，走了西巖猛虎。有敢當賭者麼？

舉：九峰虔禪師示眾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將謂狐鬚赤。)雲門出眾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更有赤鬚狐。)峰云：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姦不廝謾，壯不廝欺。)

師云：普慧雲興百問，脫脫而出自胸中；普賢瓶瀉千酬，滾滾而演於舌上。凡愚莫並，今古無儔。不意像季以來，英傑間出，於問答之際，切瑳其間，越凡情、超聖解、沒窠臼、絕滲漏，短小明白者，無如乾峰、雲門而已哉！此則公案，非九峰虔禪師示眾之語，乃洞山法嗣越州乾峰和尚之語也。峰一日上堂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上一竅。雲門出問：庵內人為甚麼不知庵外事？峰呵呵大笑。門曰：猶是學人疑處。峰云：子是甚麼心行？門曰：也要和尚相委。峰云：直須與麼始解穩坐。門應喏喏。又一日上堂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眾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林泉道：無孔笛逢氈拍板，這般曲破少知音。峰云：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林泉道得法旨，雲門於禪悅中得大自在遊戲三昧，未必不由乾峰· 睦州切瑳琢磨之力者邪？只如未開口時，還有道得者麼？頌曰：

聲前一句口如眉(言清行濁)，佛祖從來總不知(却最親切)。昨夜崐崙閑說夢(休窺語)，白頭生得黑頭兒(有甚奇特)。

師云：大辯若訥，大智如愚，幾人於此能較錙銖？所以道：有緣不是余朋友，無用雙眉却弟兄。莫道聲前無句，自是闍黎不聞。於此若聞，甚生次第？不見道：萬籟有心聞不得，孤巖無耳却知音。莫恠佛佛祖祖，從本以來總不知有。南泉亦云：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宗門有四：知有一、知有二、不知有三、知有了不知有四、不知有後真知有。不意昨夜崑崙閑來說夢，雖是詐惺惺，不如粧瞽[目*董]。他若識破伊，看你甚眼孔？又道：白頭生得黑頭兒，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莫貪尋意路，枉使惹塵埃。畢竟合作麼生商量？燈籠逢露柱，拍手笑呵呵。

第五十四則　天童應用(心眼)

示眾云：反常合道，上乘菩薩信無疑；即物明心，中下聞之必生恠。端的為人處在甚麼處？

舉：僧問天童：啟禪師：如何是應用無虧的眼？(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童云：恰如瞎一般。(便吐肝腸說與伊。)

師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況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若向這裏覷得破，認得真，事理圓融，遮照無礙，體用互興，正偏兼帶，無一法而不周，無一

法而不遍，豈非應用無虧者邪？祖燈錄云：寶應省念禪師上堂曰：諸尚座，不得盲喝亂喝。尋常向汝道：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賓無二賓，主無二主。若有二賓二主，即是兩箇瞎漢。林泉道：若非法花，誰能窺透？萬松贊湛然真云：大悲千臂，俱胝一指。錯認湛然，手中拂子。瞎！林泉道：轉見分明。且道此瞎彼瞎，是一是二？還道得麼？撥開妙淨圓明眼，識取吉祥安樂人。頌曰：

盲聾瘖瘂迥天真(無用處成真用處)，眼似眉毛道始隣(不風流處轉風流)。昨夜東君潛布令(遠近咸知)，黃鶯啼處綠楊春(高低普應)。

師云：跛挈痿羸，盲聾瘖瘂，百不可取，一無所堪。眾中如百拙，一世作閑人，樂天知命，去偽存真。李屏山有詩云：君不見嚴子陵掉頭千戶侯，釣臺霜冷一羊裘；又不見龐居士家財千萬貫，西江月冷夜沉舟。近得南華真人之四印，貴莫貴於無所屈，富莫富於無所求，樂莫樂於無所苦，喜莫喜於無所憂。若能任此天真，不枉持聾作瘂，只可見如不見，聞似不聞，妄境若消除，真心自不昧，此豈不是眼似眉毛道始隣者哉？雖然恁麼忘蹤滅跡，洞達玄微，應須曲為今時，潛通劫外，免使靜沉死水，滯在一邊。幸遇東君布令，和氣氤氳，適當化母垂慈，韶光煒燁，故命金衣公子出幽谷，遷喬木，綠楊枝上喉舌調叔夜之焦桐，紅杏園中毛羽刷陶潛之嫩菊，非無賞鑒，自有知音。論至於斯，若為話會，還知麼？七處徵心心不有，八還辨見見非無。

第五十五則　清淨行者(經教)

示眾云：有心用處還應錯，因果難評；無意看時却宛然，聖凡莫測。有箇秦不收、魏不管的衲僧，未審向甚麼處安排則是？

舉：僧問洞山詮禪師：清淨行者不上天堂，破戒比丘不入地獄時如何？(直待別時來，分明向汝說。)山云：度盡無遺影，還他越涅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師云：真淨界中無異念，浮塵堆裏有殊途。脚跟點地英雄漢，凡聖應知總不拘。舍利弗言：犯重比丘不墮地獄，清淨行者不入涅槃。非應供非不應供，非盡漏非不盡漏，於法平等住故。是知無天堂可欣，無地獄可怖。李留後· 端愿問達觀禪師曰：人死識當何所歸？答曰：未知生，焉知死？對曰：生則端愿已知。曰：生從何來？李留後擬議，達觀揑其胸曰：只在這裏思量箇甚麼？對曰：會也只知貪程，不覺蹉路。達觀拓開曰：百年一夢。又問：地獄畢竟是有是無？答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就有中覓無，手[據-豕+旦]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見天堂欲生。殊不知欣怖在心，善惡成就。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進曰：心如何了？答

曰：善惡都莫思量。又問：不思量後，心歸何所？達觀曰：且請太尉歸衙。林泉道：不因師指示，幾乎錯商量。洞山答處，可謂忘言絕慮，越聖超凡，擊碎玄關，掣開金鎖，何天堂地獄而可收係者也？故丹霞不惜唇皮，為伊頌出。頌曰：

相好巍巍大丈夫(不勞贊歎)，一生無智恰如愚(肚裏非常俏措)。從來佛祖猶難望(瞻仰不及)，地獄天堂豈可拘(兩頭坐斷，獨露真常)。

師云：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妙體如如，聲光浩浩，磊磊落落，巍巍堂堂，具丈夫相，堪紹法王。此豈非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者邪？雖則一生閑散，百事無成，縮德露疵，內愍外俏，大巧若拙，大智如愚。古德有語云：我見持齋守戒者亦不敬，我見破齋犯戒者亦不輕。何也？持齋守戒者，出家本分事也；破齋犯戒者，凡夫地面也。所以道：不敬持戒，不輕初學。若能愛惡情忘，持犯自然平等，既佛祖尚難窺窬，想地獄天堂決莫得而拘束者也。若然，則因果何在？還知麼？了則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

第五十六則　北院牛頭(佛祖)

示眾云：窮玄究妙，好肉剜瘡；絕學無為，靈龜曳尾。超情離見處，有道得的麼？

舉：僧問北院靜禪師：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曙色未分人盡望。)院云：異境靈枝，覩者皆羨。(鮓瓮乍開蠅咂咂。)僧云：見後如何？(及乎天曉也尋常。)院云：葉落已枝摧，風來不得韻。(底穿蕩盡冷湫湫。)

師云：京兆府永安院善靜禪師謁洛浦，浦器之，容入室，乃典園務，力營眾事。一日，有僧辭浦，浦曰：四面是山，闍黎向甚麼處去？僧無對。浦曰：限汝十日，下語得中，即從汝去。其僧冥搜，偶入園中，師問曰：上座既是辭去，今何在此？僧具陳所以，堅請代語。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那礙野雲飛？其僧喜踊，師囑之曰：不得道是某甲語。僧遂白浦，浦曰：誰語？云：某甲語。曰：非汝語。僧具言園頭見教。浦至晚上堂，謂眾曰：莫輕園頭，他日座下有五百人在。後住永安，眾餘五百，果符洛浦之記。住後，僧遂問：此牛頭未見四祖因緣。牛頭法融禪師居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有百鳥啣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彼山有奇異之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云：出家兒那箇不是道人？曰：那箇是道人？僧無對。別僧曰：此去山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麼？祖遂入山，見融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甚麼？融曰：觀心。祖云：觀是何人？心是何物？融無對。或作禮云：大師高棲何所？祖曰：貧

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云：還識道信禪師否？曰：何以問他？云：嚮德滋久，冀一禮謁。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云：因何降此？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融指後面曰：別有一小庵。遂引祖至庵所，遶庵唯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融云：猶有這箇在。曰：這箇是甚麼？融無語。少選，祖却於融宴坐石上書一佛字，融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這箇在。融未曉，乃稽首請說真要，祖以頓教法門而開發之，後嗣四祖之道。這僧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北院，不負初心，具實酬對，幸勿向皆羨不得韻處情識卜度，死在句下。頌曰：

寶杖親携挂翠纓(曲為今時)，徘徊常遶玉堦行(左右逢原)，轉身就父無標的(同氣連枝)，拈却花冠不得名(誰敢觸諱)。

師云：永嘉道：降龍鉢，解虎錫，兩鈷金環鳴歷歷。不是標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蹤跡。由是常徘徊於今時路上，兼彷徨於建化門中。利道拔生，應緣施設。雖處玉堦金[一/(尸@(亻/巳))]，翠幙珠簾，有時隱而彌彰，有時顯而不露。既解轉身就父，必然不墮偏方。雖無標的，甚有來由。拈却花冠，是何名姓？還知麼？有名呼不得，無位可安排。

第五十七則　青峰大事(對機)

示眾云：未到無心須要到，切切咨參；既到無心無也休，欵欵放下。若也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不涉迷悟一句合作麼生道？

舉：僧問青峰楚禪師：大事已明，為甚麼亦如喪考妣？(雖盡情塵，猶存法愛。)峰云：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吹落。(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師云：鳳翔府。青峰傳楚禪師嗣洛浦。一日，浦問曰：院主甚處去來？師云：掃雪來。浦曰：雪深多少？云：樹上總是。曰：得即得，汝向後住箇雪窟定矣。林泉道：靈山授記也不似今日。僧問：大事已明，為甚麼亦如喪考妣？師云：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吹落。青峰答處，比興連類，不捨慈悲，方信道：過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舡。故經云：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如或不爾，雖然撥盡黃金屑，猶撒塵沙在眼中。儻能就路還家，何必傳消寄信？頌曰：

家山歸到莫因循(草鞋錢還了也未)，竭力寅昏奉二親(不得不然)。機盡功忘恩義斷(罄快平生)，便成不孝闡提人(家醜外揚)。

師云：貧子喻中曾指注，玲瑯辛苦枉蹉跎。曲垂方便親分付，輒莫因循使左科。所以道：孝當竭力，忠則盡命。何止寅昏而可奉？重當盡形，慎終追遠而已。吾佛以無緣慈憫念眾生，輪廻六道，迷昧

三身，縱貪嗔癡，恣身口意，辜負己靈，埋沒家寶，幾不似貧子玲瑽辛苦者歟？儻能一念回光，便同本得，於十二時中佇意勤修及善保護，不忘佛祖，莫大深恩，幾不似寅昏奉親者歟？湧泉忻禪師上堂云：我四十九年在這裏尚自有時走作，汝等諸人莫開大口，見解人多，行解人少，萬中無一。見解言語總要知通，若識不盡，敢道輪回去在？為何如此？盖為識漏未盡。汝但盡却今時，始得成立，亦喚作立中功轉功就他去，亦喚作就中功親他去。我所以道：親人不得度，渠不度親人。恁麼譬喻，汝尚不會薦取渾侖底，但管取性亂動舌頭。不見洞山道：相續也大難。汝須知有此事，若不知有，啼哭有日。在林泉道：當可前思，免勞後悔。若不如是，迷真執妄，逐句尋言，背親向踈，外好裏弱，幾不為無性闡提不孝者歟？雖然如是，還有知恩報恩者麼？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第五十八則　木平一漚(舟楫)

示眾云：聲前薦得，浩渺難窮；句後承當，奔波不已。未審截流之機合作麼生漏泄？

舉：木平道禪師問洛浦：一漚未發時，如何辨其水脉？(看破了也。)浦云：移舟諳水勢，舉棹別波瀾。(具眼禪人子細看。)平不契，(話不投機一句多。)乃參蟠龍，還問前話，(一狐疑了一狐疑。)龍云：移舟不辨水，舉棹即迷源。(但有纖毫即是塵。)

師云：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初謁洛浦，問：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辨其水脉？此豈非待要向空劫前時暗通一線？不想洛浦假今時易知易曉處對他道：移舟諳水勢，舉棹別波瀾。決不可作合頭語、繫驢橛會，就中慈悲太甚，誘進初機。木平終是英靈衲子、倜儻禪和，不受磨礱，再買草鞋。復參蟠龍，理前語，問：果是蟠龍觀根授道、說法投機，用威音王佛無孔鐵槌向頂門上擊道：移舟不辨水，舉棹即迷源。果然認痛，從茲悟入。其後僧問：如何是木平？曰：不勞斤斧。云：為甚麼不勞斤斧？曰：木平。林泉道：若能不守玄關，省人多少心力。斯事且止，只如看客兩停處，且看丹霞如何裁斷？頌曰：

金烏玉兔兩交輝(日出連山，月圓當戶)，照破威音未兆時(一點靈光不覆藏)。若謂青霄別有路(枉費盤纏)，木人依舊皺雙眉(多愁早老)。

師云：無影林中，高懸日月；不萌枝上，暗辨春秋。若非天眼龍睛，怎覷透威音那畔？禪天恢廓，縱鵬鶚以優遊；性海汪洋，任鯤鯨而變化。師資緣會，針芥相投，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或即理之事，或即俗明真，倒用顛拈，無可不可。所以道：如王秉劒由王

意，殺活臨時得自由。或依實際，不受纖塵；或住化門，不捨一法。雖然萬別千差，到底終歸一揆。青霄有路終須到，金榜無名誓不歸。可賞木平得遂斯志，還知別有奇特處麼？石火光中成聖道，木人何用皺雙眉？

第五十九則　潼泉相傳(骨董)

示眾云：歧分派列，皆從阿耨達池；葉墜花聯，不離耆闍山內。波及靈鷲，蔓衍楞伽，後來留至少林，果遇神光立雪。莫有同氣連枝者麼？

舉：僧問潼泉禪師：如何是相傳底事？(徒勞話會。)泉云：龍吐長生水，魚吞無盡漚。(切忌咬嚼。)僧云：請師挑剔。(誰敢蹺手亂下？)泉云：擂鼓轉舡頭，棹穿波底月。(將心用心，轉見病深。)

師云：郢州潼泉山(或作桐泉)禪師參黃山，山問：天門一合，十方無路。有人道得，擺手出漳江。師曰：蟄戶不開，龍無龍句。山云：是你恁麼道。曰：是即直言是，不是直言不是。云：擺手出漳江。山復問：卞和到處荊山秀，玉印從教天下傳時如何？曰：靈鵲不於林下憩，野老不重太平年。山深肯之。住後，僧問：如何是相傳底事？莫向拈花處會，休於微笑時猜。面壁九年，終難訴說；立雪齊腰，將勤補拙。其實相傳一事，唯佛與佛乃能知之。這僧既垂此問，怎便乾休？故以龍吐長生水，魚吞無盡漚為酬。雖指魚龍暫時吞吐，休似這僧吞吐不得，不免調三斡四，更請挑剔。是他潼泉隨流得妙，慣釣滄浪，信手拈來，信口便道：擂鼓轉舡頭，棹穿波底月。若遇知心可腹伶俐衲僧，何必丹霞重宣此義？頌曰：

依依半月沉寒水(用心撈摸)，耿耿三星碧落攢(着意參詳)。昔日雲巖曾漏泄(一人傳虛)，金輪王子寶花冠(萬人傳實)。

師云：慶喜被徵曾不見，神光追究卒難忘，三星半月橫空處，方寸無由得較量。莫便於寒水中尋，休漫向碧落邊覓，枉費神思及勞心力。妙有不有，還如陽焰飜波；真空不空，何似旋嵐偃嶽？若能向即心自性成就慧身處見諦明白，甚生次第。昔日，僧問雲巖：二十年在百丈巾缾，為甚麼心燈不續？巖云：頭上寶花冠。還知丹霞重飜舊案的意麼？寸心如不昧，萬法自分明，一欵便招處，方知不隱情。

第六十則　問百巖禪(禪定)

示眾云：攝境歸心，爭肯靜沉死水？應緣利物，寧教動落今時？儻能定亂兩融，自解真俗一致，向鋪眉苫眼處合作麼生指示？

舉：僧問百巖禪師：如何是禪(窓前〔骨〕侖眠)？巖云：古塚不為家(爭肯鬼窟裏作活計)。

師云：新羅國百巖禪師嗣谷山藏，藏嗣石霜，諸青原七世之孫也。這僧問處，深窮妙理，欲辨根源；百巖答時，不悋慈悲，分明指示。若認癡猫守窟以為至道，遠之遠矣。故曰：古塚不為家。昔林泉住萬壽時，上堂示眾云：禪！禪！非正，非偏。無意路，有玄淵。超今邁古，絕後光先。但能忘影迹，何必守罳筌？直指人心見性，須憑祖意通玄。九年面壁真消息，端的其中有祕傳。至元九年秋，奉詔入內，臨大殿對御。及帝師即命講禪，遂舉圭峰禪源詮曰：梵語禪那，此云思惟修，亦名靜慮，皆定慧之通稱也。禪為萬法之源，故名法性，花嚴經說；亦是眾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楞伽經說；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涅槃等經說。然禪者，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猒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猒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禪。若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偏智性，本自具足，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達摩以來，遞代相傳者，是此如來清淨禪也。上曰：在先有問，皆言無說。汝今云何却有說邪？進云：理本無說，今且約事而言。上曰：何故理無言說？進云：理與神會，如人食蜜。若問蜜之色相，紫白可言。若論味之形容，實難訴說。上問帝師：此語是耶？非耶？帝師曰：此與教中甚深般若了無異也。復問祖師公案，乃舉六祖風幡因緣，非風旛動，仁者心動。帝師曰：實風幡動，何名心動？進云：一切唯心，萬法唯識，豈非心動邪？折辨抵暮，出內而散。或曰：林泉答禪，何太纖廉乎？但向道：捏聚放開全在我，廣敷略說更由誰？復看丹霞如何折合？頌曰：

故國清平久有年(阿誰不知)，白頭猶自戀生緣(老不歇心)，牧童却解忘功業(人不得〔莫想〕)，懶放牛兒不把鞭(且莫麤心大膽)。

師云：長安雖是鬧，我國本翛然。歷劫常如是，休云久有年。不見石霜道：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若然，則正是鬼窟裏作活計，從始至末，自少及老，並不遺時失候。雖是念茲在茲，大似不捨生緣而已。所以太白山明和尚作十牛圖，具明斯事，故云：人牛俱不見，正是月明時。直饒物我一如，心法無二，更索向林泉門下參三十年。何故如斯？不見僧問英州大容殊禪師：如何是禪？曰：秋風臨古渡，落日不堪聞。云：不問這箇。蟬曰：你問那？蟬云：祖師。禪曰：南華塔畔松陰裏，飲露吟風又更多。恁麼舉似將來，還會得也麼？休於言下覓，莫向句中求。

第六十一則　問百岳道(大道)

示眾云：長亭側畔，擬心則鷂過新羅；單堠傍邊，動念則帆歸遠浦。莫有縱橫得妙、不涉纖塵的衲僧麼？

舉：僧問百巖和尚：如何是道(步步踏着)？巖云：徒勞車馬跡(香輪莫輾青青破，留與遊人一醉眠)。

師云：履踐明白處，高低總一如，不勞重話會，何必哭窮途？若是七通八達，一了百當的衲僧，向枯木巖前差路多處，正好縱橫得妙，左右逢原，即物明心，反常合道，何必窮玄究妙，探賾搜微？漫費草鞋錢，空償口業債，欲達無上菩提之道，遠之遠矣。所以百巖道：徒勞車馬跡。知汝口頭取辦，不肯實行，所以不惜唇皮，劈面便道：只如沒巴鼻處，你還知麼？休教情窒礙，莫被舌頭謾。頌曰：

曹溪古路綠苔生(頭上漫漫，脚下漫漫)，車馬登臨已涉程(舉步即錯)，
野老痿羸兼跛挈(粧昏撒呆人莫曉)，手携玉杖夜深行(密移一步幾人知)。

師舉：洞山新豐吟云：古路坦然誰措足？無人解唱還鄉曲，清風月下守株人，凉兔漸遙春草綠。恁麼看來，正是石霜道的出門便是草，以至車馬登臨，往來無間，觸途成滯，已涉芊綿。雖然乘興優游，何似歸家穩坐？痿羸跛挈，抹搭氈氍，倚老賣老而混俗和光，將錯就錯而流行坎止，手携玉杖，袖褪金風，夜深舉步下層巔，詰旦轉身別華嶽，方信道：向道莫去，歸來背父。是知不踏今時路，常遊劫外春，入廛垂手處，不免且同塵。還有築着磕着的衲僧麼？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

第六十二則　問百巖教(經教)

示眾云：離念見佛，且恁弄假像真；破塵出經，不免將無做有。只如舒不到頭、展不到尾的，還有受持讀誦分也無？

舉：僧問百巖：如何是教？(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巖云：貝葉收不盡。(此義文長，付在來日。)

師云：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其二中間，未嘗說一字。恁麼看來，半滿之教何可區分？大小之乘安能並務？雲門一日上堂道：三乘十二分教，橫說竪說。天下老和尚縱橫十字說，與我拈針鋒許說底道理來看。恁麼道，早是作死馬醫。雖然如是，且有幾箇到此境界？不敢望汝言中有響、句裏藏鋒，瞬目千差，風恬浪靜。伏惟尚饗。所以百巖道：貝葉收不盡。雖恁麼道，怎免丹霞自揚家醜？頌曰：

四十九年成露布(言言見諦言非有)，五千餘軸盡言詮(句句超宗句本無)。妙明一句威音外(口欲談而辭喪)，折角泥牛雪裏眠(心欲緣而慮

亡)。

師云：世尊自成正覺以來，開闡化門，不慳法施，於四十九年搖廣長舌、談無礙辯，出一人口、入萬人耳，自古至今，廣宣教法，西乾東震，莫不流通傳布而已哉。僧問同安察禪師：如何是四十九年前事？曰：千聖排不出。云：如何是正四十九年事？曰：萬機稱不得。云：如何是四十九年後事？曰：善惡業不墜。故云：四十九年成露布。露布者，天子不封之書，名為露布。佛滅度後，迦葉、阿難、優波黎結集經藏、論藏、律藏之後，祕隱龍宮，末世眾生未易得而聞邪？自漢歷唐，摩騰、竺法唱之於前，玄奘、義淨等和之於後，累朝已來，翻譯入藏者唯五千餘卷而已。吾佛所說，雖形於言而本非言，然詮於文而本忘詮，得之者言言般若，失之者句句瘡疣。妙明一句，非飽參衲子超情離見、叱妙呵玄者，莫出其彀，不意向空劫之際、威音以前，趁折角泥牛來，今時路上任情[跳-兆+孛]跳、恣意咆哮，觝突烟中、閑眠雪裏，還有解牧者麼？咄！

第六十三則　泐潭碓搗(器用)

示眾云：雪後始知松栢操，本非看面逐情。事難方表丈夫心，莫道頑皮癩肉不咩邪。有紀綱者，且道是誰？

舉：僧問泐潭明禪師：碓搗磨磨，不得忘却時如何？(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賓。)潭云：虎口裏活雀兒。(再得完全能幾箇？)

師云：泐潭明禪師一日下到客位，眾請歸方丈。師曰：道得即去。時牟和尚對曰：大眾請。師乃上法堂。僧問：非思量處，識情難測時如何？師曰：我不欲違古人。云：不違古人意作麼生？曰：也合消得汝三拜。林泉道：深謝和尚慈悲。僧又問：碓搗磨磨，不得忘却。此意如何？這僧於今時路上、色塵堆裏、拗闕把節處，賣弄精細靈利，不隨他去。故泐潭答以虎口裏活。雀兒雖是弄險，死裏逃生，也甚奇恠。雀王經云：虎食肉，骨刺齒；雀啄骨出，虎活口生瘡；雀上樹戒殺，虎怒曰：始離吾口而敢多言！雀知難化而便飛去。雀者佛也，虎乃調達者也。然恁比並將來，莫便乘言滯句，認影迷頭。須知意不在言，大抵言非有意。如鏡對像，若谷傳聲。恁麼會去，還肯諾否？頌曰：

一念蕭蕭不記年(古今無間)，皮膚脫落自完全(一物常靈)。長天夜夜清如鏡(一點分明)，萬里無雲孤月圓(照鑑無私)。

師云：張拙秀才因禪月大師指參石霜，霜問：秀才是何姓名？云：姓張名拙。曰：覓巧尚不可得，拙自何來？公忽有省，乃呈偈云：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才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

生死是空花。恁麼看來，是記年？是不記年？況藥山云：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是認完全之大意也。此之一事，非止彼我，本具十方法界、六道四生、大圓鏡智，洞然明白，若無雲之皎月，孤迥迥、圓陀陀，靈光獨耀，遍照根塵。既云不在明白裏，問汝諸人護惜無？

第六十四則　同安人師(佛祖)

示眾云：形興未質，塑畫難成。名起無名，追呼莫得。不有同風，焉能指注？

舉：僧問同安察禪師：如何是天人師？(高着眼看。)安云：頭上角不全，身上毛不出。(決難摸索。)

師云：洪州鳳棲山同安院當察禪師，嗣九峰虔禪師。這僧以教乘門中如來十號之一，勘當同安言外玄旨，故同安不負來問。轉劫外機，放風前箭。凡情聖解，一齊穿却。何止劈筈奪窩，紅心中的。設使這僧手親眼辨，亦難摸索。祖燈錄載其僧又問：如何是頭上角不全？同安曰：不擎戴。林泉道：已太崢嶸。云：如何是身上毛不出？曰：寸絲不挂。林泉道：猶有赤骨立在。恁麼舉來，一則佛事門中不捨一法，一則實際理地不受纖塵，一則混俗和光人天普應，一則拱密威嚴全提正令。怕伊不信，試看丹霞若為朝賀？頌曰：

祕殿重幃曉高寒(一天和氣未氛氳)，丹墀苔潤未排班(六國來朝難輻輳)，寶香鳳燭烟雲合(瞻仰不及)，寂寂簾垂不露顏(本來尊貴)。

師云：法身無為，不墮諸數。若至尊至貴，萬乘明君，權輿造化，掌握乾坤，六國來賓，四臣不昧。雖重幃祕殿深隱紫微，奈禁苑玄門稍通皇化。望龍庭而盼曉，依鳳闕以猶寒。時時仰奉心王，念念肅清我國。丹墀苔潤，未容取次排斑；碧落霜飛，那許因循退位。寶香才爇，鳳燭初明，合靄靄之烟雲，降騰騰之祥瑞。悄悄寂寂，簌篩月之珠簾；杳杳冥冥，扃約風之綉戶。莫覩堯眉舜目，難瞻鳳彩龍顏。其由至化無為，所以聖情靡測。門外不遺金帝履，家中那挂玉人冠。

第六十五則　谷山祖意(祖教)

示眾云：雲無心而出岫，舒卷自由；鳥倦飛而知還，去來自在。不必張筋努脉，何消運智操籌？省心愛力處，試战詳看。

舉：僧問谷山緣禪師：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但能無是無非，較得分皮分髓。)山云：半夜烏兒頭戴雪，天明痘子抱頭歸。(偏處不曾逢，玄中亦不失。)

師云：釋迦東出，有意氣時添意氣；達摩西來，不風流處轉風流。蓋為一切眾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迷己逐物，枉沉生死，所以遽辭西域，力泛南溟。一屆金陵，機緣不契，故復渡江航葦，得至少林，面壁九年，全身放下，於無說中令知有說，於有說中使解無言，轉山河大地能歸自己，知自己不異大地山河。故經云：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是知頭頭上顯，物物上明，唯怕常人不具正眼。谷山向黑白初分之際，正去偏來，輕輕拈過，道：半夜烏兒頭戴雪，天明痘子抱頭歸。若也於斯會得，偏正不曾離本位，無生那涉語因緣？其或未明，更看丹霞，別通消息。頌曰：

瑞霧祥烟鎖玉樓(半明半暗)，妙年王子恣優游(縱橫自在)。琉璃殿上騎金馬(神通廣大)，明月堂前輥綉毬(變化多端)。

師云：古人借黑為正，假白為偏。復引尊貴一路，欲明向上玄微，非凡愚庸俗而能履踐，唯上根大智方可參窮。儻能事理雙明、真俗不二，於瑞霧祥烟鎖玉樓處，正不居正、偏不垂偏，如妙年王子向禁苑重圍中優游自在，不為情識所礙、意緒縈纏，復來琉璃殿上能騎金馬，或於明月堂前閑輥綉毬，不唯踢跳縱橫，況乃偏圓宛轉？向祖師意趣中獲此三昧，正受神通，不枉磨牙飽喫他人飯，展脚橫眠自己床。若不然，則二六時中虛勞心力，三千里外轉沒交涉。莫笑林泉心太切，恐伊不解入廛來。

第六十六則　白雲深處(對機)

示眾云：法海汪洋，窮玄喪本；心源浩渺，究妙失宗。若能水到渠成，管取功多業就。有解探拔者麼？

舉：僧問白雲藏禪師：如何是深深處？(紅稻啄殘鸚鵡粒。)雲云：矮子渡深溪。(碧梧栖老鳳凰枝。)

師云：問在答處，答在問處，或借事顯理，或即俗明真，或談言外之玄，或唱無中之旨，一期應對，皆有淵源。麤言細語，尚歸第一義諦；松長栢短，豈非不二玄門？此皆入廛垂手，曲為今時之所設也。僧問金峰志禪師：是身無知，如土木瓦石，此意如何？師下禪床，扭僧耳朵，僧負痛作聲，師曰：今日始捉著箇無知漢。僧作禮出去，師召：闍黎。僧回首，師曰：若到堂中，不可舉著。云：何故？曰：大有人笑金峰老婆心。次日上堂云：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僧問：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曰：問凡答凡，問聖答聖。云：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曰：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林泉道：總是婆心切，何消誇有無？且道與白雲答矮子渡深溪之語是同是別？還定奪得麼？莫向淺深求妙旨，休於長短究玄元。頌曰：

白頭童子智尤長(人不得邈相)，半夜三更渡渺茫(不顧拖泥帶水)，任運往來無間斷(隨流得妙)，不消舡艇與浮囊(直超彼岸)。

師云：父少兒子老，舉世皆不信，反常合道時，寧免稱英俊？是知機智尤長，謀略超卓，才過半夜，恰到三更，須知未至真覺，果然長處夢中渡，愛河欲浪，渺渺茫茫，任運往來，了無間斷。所以道：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若非鼻孔遼天，爭解脚跟點地？況衲僧作略，出格英雄，順生死流，超煩惱海，不勞舡艇，豈假浮囊？六度悠悠，五濁役役，豈介意哉？雖舉如筏之法喻，想來豈不墮功勳？要知矮子之賢能，須信白雲之出沒。還委悉麼？要會萬年千載意，當存四海五湖心。

第六十七則　大嶺清淨(珍寶)

示眾云：普天匝地，無比無儔，會古通今，一模一樣。心性既非染汙，根塵定是純真，休同餖謎摶猜，致使雲泥間隔。有道得的麼？

舉：僧問新羅大嶺禪師：如何是一切處清淨？(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嶺云：截瓊枝寸寸是寶，折栴檀片片皆香。(但不憎愛，洞然明白。)

師舉般若經云：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根身器世，大地山河，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乃至正等菩提，無非爾爾。這僧既知此之境界，故作問端，以詢知識。故大嶺不免順情說話，看窟籠著楔道：截瓊枝寸寸是寶，折栴檀片片皆香。子細點檢將來，大嶺只解順水推船，不解逆風把柁。而豈知塵埃滓穢，總是家殄；瓦礫荊榛，無非至寶。不見道：糞埽堆頭清淨土，干戈叢裏太平年。所以丹霞向混融一致，淨穢無分處，為伊頌出：

乾坤盡是黃金骨(大無不包)，萬有全彰淨妙身(細無不入)。玉女背風無巧拙(省心愛力)，靈苗花秀不知春(大智如愚)。

師云：況此一事，如天普覆，似地普擎，無毫忽差殊，無絲髮間隔，以無分別智，運爍迦羅眼，一覷覷透，莫不渾金璞玉，脫塵離俗，既能稱為一家，何用分為六國？骨之一字，極不穩順。言國者，句健意圓，格高調古，何必以骨肉相連成對偶也？萬有者，萬類之別稱也。不見道：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此豈非全彰淨妙者也？其奈無形玉女，不滯今時，既背玄風，必無巧拙，況無陰陽地，花秀靈苗，劫外壺春，了無交涉，只如根深蒂固，續焰聯芳處，還知有也無？侵陵雪色還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條。

第六十八則　同安家風(家風)

示眾云：門庭施設，萬緒千端；入理深談，一了百當。且道誰能具此三昧？

舉：僧問同安丕禪師：如何是和尚家風？(住持千嶂月，衣鉢一溪雲。)安云：金鷄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休於言下覓，莫向句中求。)僧云：忽遇客來，如何祇待？(雲門胡餅趙州茶。)安云：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晚後鳳銜來。(承言者喪，滯句者迷。)

師云：問既有宗，答亦攸同。幸勿草草，逐句研窮。況衲僧門下，有收有放，有縱有奪，不立文字，不離文字，不弃語言，不著語言，出詞吐氣，與修多羅合。故楞伽經云：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楞嚴經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般若經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這僧擬問家長裏短，好惡行藏。同安不免家醜外揚，盡情吐露，將無做有，指東畫西，假玄唱玄提，明至極至理。雖則正偏互換，奈何意路難陳。這僧識情流落，隨浪逐波。又問：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同安見恁低情下意，取覆將來，須索大開東閤，拈空掇空，縱意安排，豈容鄙悋？故云：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晚後鳳啣來。雖然如是，且休乾嚥唾，枉被舌頭謾。頌曰：

日午烟凝山突兀(莫論高低)，夜央天淡月嬋娟(休誇皎潔)，混然寂照寒宵永(眇不到天明)，明暗圓融未兆前(黑白難分)。

師云：洞山初道：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恁麼向汝諸人挑耳剔塞，吐膽傾心，為你徹困，何不忘情去？息慮去？雖是日午煙凝，千山突兀，莫便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至若夜央天淡，皎月嬋娟，亦不可光影中轉。却不見道：清光照眼似迷家，明白轉身還墮位。到這裏直得混然寂照，永夜蕭條，向半明半暗處行布圓融，隨緣不變。只如朕兆未分之際、形名未啟之時，合作麼生體悉？清秋月轉霜輪後，半夜星河斗柄垂。

林泉老人評唱丹霞淳禪師頌古虛堂集卷四

林泉老人評唱丹霞淳禪師頌古虛堂集卷五

後學性一閱

生生道人梓

第六十九則　依經解義(經教)

示眾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只如披沙揀金，還有不犯手勢的麼？

舉：僧問同安：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此理如何？(只知口闊，不覺舌長。)安云：孤峰迥秀，不挂烟蘿。(低頭才擬議。)片月橫空，白雲自異。(鷂子過新羅。)

師云：玉軸琅函擬破題，佛魔寧免立堦梯。止啼黃葉曾為喻，何必區區守悟迷。可惜情塵汩沒，識浪漂沉。固閉玄關，穿鑿解穵。向依經離經處，狗嚼枯骨。於佛冤魔說邊，鷂過新羅。故來取覆同安，要達其中妙理。若非老婆心切，爭肯如斯與說。欲圖見性識心，不免多唇恃舌。所以向他道：孤峰迥秀，不挂煙蘿。片月橫空，白雲自異。只如同安恁麼道，還解得這僧疑情麼？若也舌頭上無十字關，脚跟下無五色線，自然開口道著，舉步踏著，方信佛本無冤，魔本無說。著甚做依經解義，他幾曾離經一字。子細點檢將來，這僧大似驅雷捉電，捕影追風。審空花濃淡，論兔角短長。枉恁狐疑，虛勞心力。是他同安優遊平易，不共你忙。搖廣長舌，出險崖句。任渠攀仰，縱汝登臨。應須越格超宗，莫使磕天撞地。還知麼？有心用處還應錯，無意看時却宛然。頌曰：

雲自高飛水自流(彼此不相干)，海天空濶漾虛舟(隨流方得妙)，夜深不向蘆灣宿(風力扶帆行不棹)，迥出中間與兩頭(笛聲喚月下滄洲)。

師云：雲本無心出岫，高飛遠颺而普陰群萌；水非有意興波，駕險乘虛而令達彼岸。既恁海天空濶，獨漾虛舟；當從花藏優遊，頓拋浮世。休愁魔說，莫結佛冤。不即不離兮，性本如如；無增無減兮，情非逸逸。運慈航於島嶼，撥短棹於蘆灣。既能不涉春秋，爭肯經停宿夜？這邊那畔，不滯其蹤；內外中間，匪留其跡。非止隨流得妙，況兼住岸不迷。塞斷狂瀾，抉殘怒浪。放詞源之浩瀚，縱性水之澄渟。直饒絕點純清，未免天機漏泄。不必尋言逐句，應須捨妄歸真。休因一句隨他語，謾使千山走衲僧。

第七十則　問諸佛師(佛祖)

示眾云：仰之彌高，誰識本來真面目？鑽之彌堅，果難分訴此形容。有忍俊不禁欲承頭者麼？

舉：僧問新羅雲住禪師：如何是諸佛師？(誰敢呼名道字。)住云：文殊聾耳。(驚動傍邊一箇人。)

師云：洞山一日謂眾曰：知有佛向上人，方有說話分。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山曰：非佛。保福別云：佛非。法眼別云：方便呼為佛。林泉道：三人證龜成鼈。設使毗盧有師，有名呼不得；法身有主，無位可安排，況諸佛之師乎？此皆實際理地，不受一塵，據實而論也。新羅却云：文殊聾耳，如人被罵。不甘者承頭，非止眼跳耳熱，其由內顫身搖，不消勘辨根源，是實難以抵諱。文殊乃過去七佛之師，故恁答也。若便恁麼會去，休於言句內，埋沒祖師心。頌曰：

無相光中未兆身(形興未質)，清虛渺邈月為隣(大小明白)。一輪明月當軒照(隱而彌彰)，玉殿蕭蕭不見人(顯而不露)。

師云：十四祖龍樹尊者得法後，至南印土。彼國之人多信福業，祖為說法，遞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視之？祖曰：汝欲見性，先須除我慢。彼云：佛性大小？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回初心。祖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眾唯聞法音，不覩祖相。彼眾中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眾曰：識此相否？眾曰：目所未覩，安能辨識？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即隱。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彼聞偈已，悉悟無生。若也於斯洒洒落落，了了明明，丹霞頌意，不言可知。只如文殊聾耳，合作麼生參究？心中多少事，那許外人知？

第七十一則　孤峰獨宿(殿堂)

示眾云：言如劈竹，心似直絃，不勞掉弄，花唇索甚。之乎者也，揀易省易會處，試請道看。

舉：僧問雲居簡禪師：孤峰獨宿時如何？(舒脚自由，展脚自在。)居云：九間僧堂裏不臥，誰教你孤峰獨宿？(巧說不如直道。)

師云：南康軍雲居道簡禪師，范陽人。久入先雲居之室，密受真印，而分掌寺務，典司樵爨。以臘高堂中為第一座。屬先雲居將順寂，主事請問：誰堪繼嗣？居曰：堂中簡。主事雖承言，意不在言。師謂：令揀擇可當說法者。僉曰：第二座可。然自備禮，先請第一座。若謙讓，即堅請第二座。師既密承受記，略不辭免，即自

持道具入方丈，攝眾演法。主事等不愜素志，罔循規式。師察其情，乃潛弃去。其夜安樂樹神號泣。詰旦，主事大眾奔至麥莊悔過，哀請歸院。眾聞空中連聲唱曰：和尚來也。後僧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曰：是。云：為甚麼却在釋迦會下聽法？曰：他不爭人我。又問：路逢猛虎時如何？曰：千人萬人不逢，為甚麼闍黎偏逢？又問：孤峰獨宿時如何？曰：九間僧堂裏不臥，誰教你孤峯獨宿？雲居答話，例皆如此。可謂佛法中迷却多少人，世法中悟却多少人。端的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若能恁麼直截會得，何必咬文嚼字，究妙窮玄，合璧聯珠，攢花簇錦？所以道：眾生被解礙，菩薩未離覺。這僧大似賣弄孤危，不立道方高，殊不知坐著白雲宗不妙。故雲居答處，優遊平易，殊無艱難險阻之態。真所謂詩到平常處，方知格調高。怕伊不信，試問丹霞。頌曰：

法爾非修本十分(园同太虛，無欠無餘)，平常酬答最分明(翻令所得遲)。雖然指出長安道(將謂吾辜負汝)，無柰遊人不肯行(誰知汝辜負吾)。

師云：當知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有一心，故名真如，不假修持，本來成就。塵塵既爾，法法皆然，正隨緣時當明不變，於成事處莫昧體空，方可二六時中平常合道，道合平常，世法佛法打成一片，何必矜伐孤峰獨宿，怪他不來堂內高眠？為是當家人故，說知心話，只恐邪街暗巷生客頭迷，便恁端然指出長安大道。可惜玲瓏飄蕩，四散遊人，不肯前行，唯圖倒褪。只如不涉途程一句合作麼生道？塵埃滿面君休笑，坐看爭名奪利人。

第七十二則　問本來心(心眼)

示眾云：無影無形，非內非外，慶喜尚難尋覓，神光何處安排？有知下落者，試來舉似。

舉：僧問護國澄禪師：如何是本來心？(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

國云：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休於言下覓，莫向句中求。)

師云：隨州護國院淨果守澄禪師。上堂曰：諸方老宿盡在曲[糸*頁]木牀上為人，及至問著祖師西來意，未曾有一人當頭道著。時有人問：請和尚當頭道。曰：河北驢鳴，河南犬吠。林泉道：不是知音徒側耳，悲風流水豈相干？僧又問：如何是本來心？非過去、非現在、非未來、亦非已滅、亦非未至、亦非空寂。子細看來，未舉念時遭八百，擬開口處隔三千。所以二祖道：覓心了不可得。故

護國以紋生角、花入牙，拈向面前，任伊定奪。據護國恁麼祇對，是本來心不是本來心？具眼者辨看。護國既能信手拈來，這僧理合全身擔荷。若非丹霞見義勇為，險不七古千年之成滯貨。頌曰：

三脚靈龜荒逕走(心心無間)，一枝瑞草亂峰垂(念念無差)。崑岡含玉山先潤(枉多虫，曰今面上有色)，凉兔懷胎月未知(爭肯妄傳消息)。

師舉：韶國師云：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三脚靈龜荒逕走者，休便使心作倖，費力追尋。一枝瑞草亂峰垂，枉了將心用心，轉見病深。崑岡有玉山，先潤丹霞。恁麼舉來，口是心苗，無心不道。復云：凉兔懷胎月未知。他若知有，却成剩法。若以真妄妄生分別，更是遠之遠矣。不見道：有心用處還應錯，無意看時却宛然。

第七十三則　本來父母(省訪)

示眾云：未生以前，不有爺羹娘飯；劫空之際，那消私事公酬？怕有疑情未決者，莫惜唇皮。

舉：僧問護國：如何是本來父母？(高着眼看。)國云：頭不白者。(莫錯認。)僧云：將何奉獻？(薄批明月，細切清風。)國云：殷勤無米飯，堂前不問親。(將無做有，豈費神思？)

師云：空劫前時未兆身，了無名相寄雙親。非從養育彰玄德，豈假恩怜契本真？莫並乾坤聯世譜，休同考妣敘人倫。他家久證無生忍，何必區區問正因？昔有尼禮拜雲巖，巖曰：汝爺在否？尼云：在。曰：年多少？云：六十五。曰：汝有箇爺，非年六十五，汝還知否？云：莫是恁麼來者？曰：恁麼來者猶是兒孫。洞山代云：直得不恁麼來者亦是兒孫。林泉道：證父攘羊，當仁不讓。護國雖答這僧頭不白者，大似明來暗謝，智起惑亡，不墮偏方，唯居正位。這僧不識好惡，賣假孝順。又問：將何奉獻？國云：殷勤無米飯，堂前不問親。佛事人情一時周足，未審丹霞向甚麼處相見？頌曰：

出門遍界無知己(眼高四海)，入戶盈眸不見親(傍若無人)。虛室夜寒何所有(淨躶躶赤洒洒)，碧天明月頗為隣(問道方知)。

師云：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雖云遍界不曾藏，其奈通身無影像。其由歸家穩坐，及盡今時，入戶盈眸，二親莫覩。僧問石霜：咫尺之間，為甚麼不覩師顏？霜云：我道遍界不曾藏。僧復問雪峰：遍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峰云：甚麼處不是石霜？天童拈云：石霜、雪峰相去多少？直是千里萬里。若有人問長蘆：遍界不曾藏，意旨如何？但向道：甚麼處是石霜？恁麼看來，虛室夜寒，更何所有？唯餘碧天明月，端可為隣。到這裏，清光照眼似迷家，明白轉身還墮位。

第七十四則　西來的意(祖教)

示眾云：天竺都來五步，太山只重三斤，沒足石人親曾計較，無星鐵秤任便評量。有不信者，三思然後再思可矣。

舉：僧問荷玉慧禪師：如何是西來的的意？(金烏東出，玉兔西沉。)

玉云：不禮拜，更待何時？(傷嗟今古人，幾箇知恩德？)

師云：石頭參同契道：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斯之的意，何必重宣？這僧大似終日數十，不知二五。那信物物頭頭，堂堂獨露，莫不迷真執妄，認奴作郎，甘受輪回，虛生浪死。所以荷玉按牛頭喫草，嗔不知恩。故云：不禮拜，更待何時？可謂赤心片片知人少，覿面堆堆覩者稀。要知至理一言，請問丹霞和尚。頌曰：

虛堂寂寂夜深寒(凍殺法身，清損漁父)，携得瑤琴月下彈(清音無間斷，誰肯暫來聽)？不是知音徒側耳(枉費精神)，悲風流水豈相干(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

師云：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雖則寒灰枯木，一念萬年。明月堂前，虛閑寬廓。寂兮寥兮，肌生於粟。杳兮冥兮，眼布於花。是故宗師深愍此輩，携瑤琴於月下，整絃索於星前。休沐龍池，探拔鳳沼。定金徽之遠近，理玉軫之幽微。節奏合宜，吟猱得所。悲風流水，乃琴操之佳名。洛浦離騷，亦玄音之雅號。若非叡思凝神，端的徒勞側耳。未委何人，達斯妙趣。伯牙與子期，不是閑相識。

第七十五則　阿育家風(家風)

示眾云：富有萬德，樂不過身安；蕩無纖塵，喜不過無事。我衲僧家懶修精進定，愛作吉祥眠，莫有知此況味者麼？

舉僧問阿育通禪師：如何是和尚家風？(健則經行困則眠。)育云：渾身不直五文錢。(已太多生。)僧云：恁麼則太貧寒生。(莫向言中取則。)育云：祖代如此。(累及先宗。)僧云：如何施設？(直須句外明宗。)育云：隨家豐儉。(既能窮對副，必解掌門風。)

師舉：香嚴智閑禪師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無卓錐之地，今年和錐也無。林泉道：猶有這箇在。據香嚴恁般說道，家門若比阿育似乎更甚，於衲僧分上當合如是。所以道：渾身不直五文錢。灌溪閑禪師頌云：抖擻多年穿破衲，氈氍一片逐雲飛。拈來搭向肩頭上，也勝時人著錦衣。林泉道：少賣弄好。昔須菩提華房百寶，憍陳如弊服五錢。或曰：迦葉波亦爾，乞食貧里，習糞掃衣，行頭陁行，故如是也。這僧見恁麼道，不免隨言生解，

逐語分宗，識情礙塞，作可怜愍道：太貧寒生。阿育便以本分事相為道：祖代如此，非是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亦非舉條攀例，敗辱門風。待要這僧向實際理地不受纖塵抄直處疾會，其奈轉生疑慮，審問根由道：如何施設？阿育須索將無作有，打發這僧道：隨家豐儉。可謂老作家，手段終別。俗諺云：待客不可不豐，治家不可不儉。豐儉合宜，果能施設，還委悉麼？更窮須道搦搜字，爭肯教人下眼看？頌曰：

祖代家風沒一文(豈知〔皮被〕裹珍珠)，清貧終是更清貧(早是那堪)。
著衣喫飯隨豐儉(要不悶，依本分)，物物頭頭用最親(信手拈來，無非恰好)。

師舉：釋迦如來傳法偈云：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所以道：釋迦慳，無物與人也。論至於斯，何至五文端的，一文也無？龍牙居遁禪師頌云：學道先須且學貧，學貧貧後道方親。一朝體得成貧道，道用還如貧底人。此豈非清貧？終是更清貧。汝但二六時中著衣喫飯，隨家豐儉，甚生次第。不見道：萬事信緣安樂法，不須費力強追求。若然，則隨富隨貧且歡樂，不開口笑是癡人。若解如斯，放下不教塵境相謾，物物頭頭皆堪使用。恁麼看來，且道有一文？沒一文？把住放行全在我，拈來拋去更由誰？足知阿育能施設，美語甜言不皺眉。

第七十六則　四海晏清(對機)

示眾云：一心不生，萬法無咎；二障永斷，六國安寧。子細看來，由未勦絕。有了幹者麼？

舉：僧問金峰志禪師：四海晏清時如何？(且莫無風起浪。)峰云：猶是堦下漢。(舉頭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

師云：撫州金峰玄明從志禪師，嗣曹山。僧問：如何是金峰正主？曰：此去鎮縣不遙，闍梨莫造次。云：何不道取？曰：口如磉盤。林泉道：深談實相，善說法要。又問：千峰萬峰，那箇是金峰？峰乃斫額。林泉道：遠觀不審，近覩分明。復問：四海晏清時如何？汝豈不聞道：皇道太平無忌諱，縱橫何處不風流？非止河清海晏，其由國泰民安。六賊歸降，四臣不昧，雖是一了百當，難逃萬別千差，皆不出乎建化玄門，安得不為堦下漢邪？汝還欲識至尊金容麼？東宮雖至的，不面舜堯顏，寂寂簾垂處，丹墀費仰攀。頌曰：

四海烟塵已晏然(至道無為)，當軒明月照人寒(靜極光通達)。大功不賜將軍賞(聖情難測)，寶馬金槍頓懶觀(成而不處)。

師云：這邊冷淡，那畔相應，應須坐斷十方，莫使迷惑三界，不有纖毫堪介意，了無一法可當情，頓弃萬緣，勦絕諸趣，何止四海烟

塵晏然而已哉？直得回光返照，擺手歸來，披透戶清風，對當軒皓月，蕭條侵骨冷，皎潔逼人寒。機盡功忘，控寶馬而孰能賞鑑？神疲意懶，擲金鏘而誰解觀瞻？堦下漢浪得其名，寰中旨豈容觸犯？莫有再敢當風者麼？若解塵中能作主，須知化外自來賓。

第七十七則　非思量處(對機)

示眾云：口談辭喪，胸中空有五車書；心緣慮忘，言外不知三昧法。有會領略者麼？

舉僧問蜀州西禪禪師：如何是非思量處(勘破了也)？禪云：誰見虛空夜點頭(除是丹霞)？

師舉三祖大師信心銘云：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真如法界，無自無他。這僧只知非思量處，豈知識情難測？由是西禪於真如境內、法界其間，離分別心、無自他想，以虛空夜點頭為酬，看誰可見？只如西禪恁麼道，是思量非思量？識情可測不可測？具眼者辨看。若此一句語下見諦明白，不枉拖條竹杖、著鞴草鞋，出一叢林、入一保社，於禪床脚拂子邊窮玄究妙、息慮忘緣，離心意識處參、出凡聖路處學，自然心燈晃晃、智炬煌煌。儻能達本還源，自解回光返照，何必區區更問林泉老漢？頌曰：

一點靈明六不收(千自由百自在)，昭然何用更凝眸(眨眼蹉過)？箇中消息人難委(且休歇過)，獨有虛空暗點頭(泄漏天機)。

師云：本來佛性，亘古亘今；妙覺真心，無蹤無影。背之則昏昏蒙蒙，向之則明明了了。翻手覆手，不在他人；舉足下足，只由自己。但肯寸心不昧，自然萬法皆明。非唯照見五蘊皆空，欲使洞達十虛頓現。此點靈明，何六門而之可攝也？既恁昭然無間，何消更用凝眸？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若論箇中消息、就裏行藏，非是人難委悉，蓋由汝善熒惑，被無始劫來妄情埋沒，不識家珍，唯認茫茫業識，甘受輪回。見道虛空，點頭不解，翻為揑怩。可謂是寒山逢拾得，拍手咲呵呵。

第七十八則　白眉瞲熱(歲時)

示眾云：一片老婆心，為人無間歇，不惜兩莖眉，磨唇哈咀舌，嚼飯喂嬰兒，舉措知時節。有知恩報恩，風流如雅者麼？

舉：僧侍立白眉霞禪師次(少當努力)，眉云：可瞲熱？(尋常語裏指示分明)僧云：是。(具實祇對)眉云：祇如熱向甚麼處迴避？(入草求人)僧云：鑊湯爐炭裏迴避。(大丈夫須猛烈)眉云：鑊湯爐炭裏又作麼生迴避？(要識真金火裏看)僧云：眾苦不能到。(真師子兒善能哮吼)

師云：撫州曹山慧霞了悟禪師嗣先曹山本寂禪師。僧問：佛未出世及出世，答：曹山不如，不如曹山。是此曹山之語，非先曹山答也。白眉老漢慈悲心重，利物情深，於十二時動轉施為，莫不人[廓-享+墨]垂手，開發學徒。見僧才侍立次，猛然提挈道：可瞌熱。他豈不知人人各有寒暑不犯的本來面目？這僧披襟當之，便道：是。豈免白眉以養子之緣方來便去？待要直明本分一事，這僧必是箇久參衲子、慣戰作家，便道：鑊湯爐炭裏迴避。雖特以毒去毒、以熱去熱，執謝情忘，本無分別。白眉只恐口頭取辨，復更逼拶道：鑊湯爐炭裏又作麼生迴避？這僧敢作敢為、能做能當，但向道：眾苦不能到。眉默置。林泉道：拈却肯路根塵空，脫體無依活卓卓。方知臨危不變真大丈夫，更看丹霞別推長處。頌曰：

崑岡片玉火中潤(是真難滅)，碧落孤蟾水底圓(上下光通)，一念翛然無異色(塵中能作主)，任從滄海變桑田(化外自來賓)。

師舉論才德頌云：大圭廉不割，利劒用不缺，當其斬馬時，良玉不如鐵。置鐵在紅爐，鐵消易如雪，良玉同其中，三日燒不熱。君論才與德，詠此知憂劣。崑岡片玉，火中溫潤，信不誣矣。又若碧落孤蟾，向水底團圞，一月印千江，千江一月攝。若離分別，取捨情量，自然縱橫得妙，左右逢原者也。但肯一念翛然，愁甚六根解脫？既無異色，必具威神，任滄海之飜騰，縱桑田之改變。中心樹子，依舊根深蒂固，葉綴花聯，不有榮枯，何緣凋謝？還知這僧鐵石肝腸，松筠節操麼？不動金剛體，非同敗壞身。

第七十九則　透法身句(法身)

示眾云：松直棘曲，鶴白烏玄，水長船高，泥多佛大。恁麼說話有透脫者麼？

舉：僧問廣德延禪師：如何是透法身句？(熊飜斤斗，驢舞柘枝。)德云：無力登山水，茆戶絕知音。(勿謂秦無人。)

師云：襄州萬銅山廣德延禪師。師一日不安，僧問：和尚患甚麼？曰：無私不墜。云：恁麼則已知和尚病源也。曰：你道老僧患甚麼？云：和尚忌口好。師便打。林泉道：藥不瞑眩，厥疾弗瘳。又問透法身句：其實法身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若有纖毫妄情窒礙，被玄關固閉，金鎖縈纏，焉能倜儻縱橫得妙？既云法身無為，不墮諸數，何必即三而一，即一而三？向三一不相涉處，要汝縱橫透脫，左右無拘。所以廣德答以無力登山水，茆戶絕知音。若遇知音，端能賞鑒，自不以有力無力邊追尋，登山涉水畔採摭。茆戶寂寥，蓬窓慘切，神通游戲，妙用無方。雖則頭頭顯現，孰能信手拈

來？物物全彰，誰解全身放下？祇如廣德恁麼道，是透法身句不是透法身句？且待別時來，分明向你說。丹霞多口多，於斯還漏泄。頌曰：

體妙探玄盡涉程(草鞋跟斷處，幾個解還鄉)，爭如野老異中行(步步踏着)。功忘日用平懷穩(清閑真道本，無事小神仙)，免事君王寵辱驚(利鎖名韁俱掣斷，從今不受五更寒)。

師云：鳳縈金網，趁霄漢以何期？龍滯瑤池，會風雲而何日？若解洒洒落落、巍巍堂堂，把佛祖言教且權拈放一邊，體妙探玄，例皆餘事，但盡法愛，自爾情忘，豈涉途程，方至寶所？況痿羸野老，異類中行，兀兀無知，騰騰自樂，論甚體大、相大、用大拈放一邊折麼？法身、報身、化身皆歸實際，若不功忘機盡，安能執謝情休？時間逸興逍遙，日用平懷自穩，那羨縉紳軒冕？寧誇爵祿榮華？免事君王，常縈寵辱之驚；罷例朝門，不有利名之念。若然，則優哉悠哉而無以加矣。還明此理麼？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第八十則　石門家風(家風)

示眾云：一日鉢盂兩度洗，半肩雲衲十分閑，萬緣坐斷忘功業，天際白雲任往還。莫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衲僧麼？

舉：僧問石門蘊禪師：如何是和尚家風？(不勞重舉似，何必再商量。)門云：物外獨騎千里象，萬年松下擊金鐘。(名聞四海，聲震九州。)

師云：襄州石門獻蘊禪師，京兆人。初問青林：如何用心得齊於諸聖？林仰面良久，曰：會麼？云：不會。曰：去！無子用心處。師禮拜，乃契悟，更不他遊，遂作園頭。一日歸，侍立次，林曰：子今日作甚麼來？云：種菜來。曰：徧界是佛身，子向甚麼處種？云：金鋤不動土，靈苗在處生。林忻然。來日入園，喚蘊闍黎，師應喏。林曰：剩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云：若是無影樹，豈受栽邪？曰：不受栽且止，你曾見他枝葉麼？曰：不曾見。曰：既不曾見，爭知不受栽？云：祇為不曾見，所以不受栽。曰：如是，如是。林泉道：也是怜兒不覺醜。師聞法後，居石門山。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有甚不知？有甚難見？汝但一切時中動止起居處，能具正眼，不被六根六塵使作即俗明真、因事顯理，不於意路，徒費草鞋錢，跳出玄關，作箇懆性漢。所以向他道：物外獨騎千里象，萬年松下擊金鐘。恁麼叮嚀付囑，竭力提携，幸勿漫錯尋思，輒莫左科背聽。頌曰：

夜明簾外月朦朧(見半不見半)，騎象翻身擊寶鐘(孰是知音)。洪韻上騰三界外(驚天動地)，聾夫何事睡猶濃(喚不回頭爭奈何)。

師云：漢明帝起光明殿，以珠璣為簾箔，金扈玉堦，晝夜長明。雖是烟雲慘淡，星月朦朧，子細觀瞻，孰能具眼？這僧既來窮玄究妙，爭免石門應緣施設？直得橫身物外，垂手塵中，騎香象於建化門頭，擊金鐘於壺天境外，洪韻上騰三界，清音普徧十方。其奈瞶者不聞，空勞心力。儻能返聞聞處，遊觀音入理之門；未見見時，了普賢無虧之用。恁麼會得，方信舉足下足，鳥道無殊；坐臥經行，莫非玄路。赤窮活計，不勞根問端由；清白家風，何必推窮子細？還相委悉麼？山中老宿依然在，桉上楞嚴久不看。
林泉老人評唱丹霞淳禪師頌古虗堂集卷五

林泉老人評唱丹霞淳禪師頌古虛空集卷六

後學性一閱

生生道人梓

第八十一則　淨眾蓮花(花菓)

示眾，云：顯晦殊途，終無異轍，細細商量，欵欵卜度，欲出還同未出時，任伊水底胡撈摸。

舉：僧問淨眾禪師：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八八六十四)眾云：菡萏滿池流。(灘下接取)僧云：出水後如何？(九九八十一)眾云：葉落不知秋。(無意凉人人自凉)

師舉參同契云：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若也於斯履踐明白，開口動舌自知下落，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有僧曾問智門光祚禪師：蓮花未出水時如何？門云：蓮花。僧云：出水後如何？門云：荷葉天童。拈云：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拈淨眾前段云：李陵持漢節，潘閬倒騎驢。林泉道：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若是桶底脫的人，自然七通八達，了無凝滯。不見道：有句非宗旨，無言絕聖凡。本欲教伊超情離見、去偽存真，扳倒繫驢橛，掣脫黃金索。左右既逢原，縱橫難執捉。若能恁麼，何必隨言定旨、逐語分宗？本無情緒縈纏，豈有意根滋孕？論甚池心沼內、岸側堤邊，風遞清香、波搖素艷，任遊人之採折，信蘭棹之挨排。但能離染絕塵，自不拖泥帶水。還見麼？五月臨平山下路，果然無數滿汀洲。頌曰：

白藕未萌非隱的(隱而彌彰)，紅花出水不當陽(顯而不露)。遊人莫用傳消息(何必忉忉)，自有清風遞遠香(牢收鼻孔)。

師云：真如不變，何礙隨緣？當體本空，何妨成事？未萌時，元非隱的，近覩分明；出水處，那肯當陽？遠觀不審，若具正法眼，必證涅槃心。畫船雖唱採蓮歌，蘭棹撥殘新水令，稀逢賞鑒，難遇知音，徒勞趁閧遊人，不必妄傳消息。自有清風匝地，綠漪連空，看時暗遞遠香來，歷劫使伊恬省去。休便尋言逐句，直須叱妙呵玄，當設化城，示渠寶所。還識芙蕖本來面目麼？對人風味渾消洒，誰信芳姿似六郎？

第八十二則　同安二機(對機)

示眾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忽然樹倒藤枯，未審句歸何處？非同老鼠入油缸，他家別有通霄路，且道誰能縱橫自在？

舉：僧問同安志禪師：二機不到處如何舉唱？(不是知音人不知。)安云：偏處不逢，玄中不失。(兩頭俱坐斷，獨露一真常。)

師云：洪州同安志禪師嗣先同安丕禪師，丕將示寂，上堂曰：多子塔前宗子秀，五老峰前事若何？三舉未有對者。末後師出曰：夜明簾外排斑立，萬里歌謠道太平。丕曰：須是這驢漢始得。住後，僧問：二機不到處如何舉唱？這僧若是動絃別曲，何消品笛擲箏？為也認影逐聲，不免無事生事。所以對他道：偏處不逢，玄中不失。這僧若是無手能遮日，釣鰲不犯竿的漢，便能委悉不逢不失底道理。不見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一則和光惹事，一則刮篤成家，一則有意氣時添意氣，一則不風流處轉風流。於此四句語中，若不沾牙著齒，便能見性識心。不消飋霧拏雲，何必追風捕影？汝若不信，請問丹霞。頌曰：

這邊那畔總難逢(他日尋不得，有時還自來)，一句無私不處中(爭肯坐着)。紅日暮沉西嶂外(箇裏十分忘影像)，空留孤影照溪東(就中一點最分明)。

師云：不居南北與東西，透脫無依類莫齊，覺照圓明活鱍鱍，何勞垂手強提携？咦！周遍十方心，不在一切處，豈止這邊那畔難逢而已哉？既云一句無私，想必十分有理。不見道：夜深不向蘆灣宿，迥出中間與兩頭。非彼此之可評量，非放縱之可計較，飄飄一葉，隱顯全該，浩浩千江，往來無間，須知遠烟浪，別有好思量。所以道：風力扶帆行不棹，笛聲喚月下滄洲。一任西沉東涌，嶂外溪心，非唯孤影團團，況乃清光耿耿，隨流得妙，住岸不迷。當此之際，想四智之難明，忖二機之不到，同安舉唱，千載徽猷，誰是知音，肯來斷和？還知麼？胡笳不犯宮商曲，玉笛同將劫外吹。

第八十三則　廣德言語(對機)

示眾云：會得也，目前包裹；會不得也，目前包裹。若能秉此權衡，莫不深明至理。有靈籠剔透者，向未開口時薦取。

舉：僧問廣德義禪師：古人云：言語道斷，非去來今。此理如何？(低聲，低聲。)德云：彌勒涅槃知幾劫？護明猶未降迦維。(昔本不曾生，今亦未嘗滅。)

師舉三祖大師信心銘結句云：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這僧借此以為問端，故廣德不負初心，分明指示。雖是問在答處，答在問處，不可以有意求，不可以無意會，不可以尋言逐

句違背真宗，不可以究妙窮玄差殊妙趣。有偈云：薩埵超十一，雪山越六雙。淹泥超八劫，餘九石門傍。昔釋迦因中為薩埵王子時，捨身餵餓虎，超彌勒十一劫。雪山六年苦行，超十二劫。值然燈出世，布髮淹泥，超八劫。翹足贊底沙世尊入火光三昧定，說偈曰：天地此界多聞室，逝宮天處十方無。丈夫牛王大沙門，尋地山林遍無等。即超彌勒九劫。釋迦未成佛時，號護明菩薩，離兜率天宮，降迦維羅國，隨父王姓，故曰釋迦。昔與彌勒菩薩同時發心，由釋迦修行猛利，超彌勒四十劫也。今此反用意，蓋宗門有所謂也。林泉道：休從兔角詢長短，莫向空花問淺深。是是非非何日了，本無過現可縈心。頌曰：

妙湛圓明第一機(落七落八)，降生成道涅槃時(原始要終，一併拈出)。

迦維摩竭雙林樹(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認著元來不是伊(枉勞心力)。

師云：示跡迦維羅，成道摩竭陁，說法波羅奈，入滅拘尸羅，此皆從妙湛圓明第一機處，弄暫時光影，應物現形而已。昔護明菩薩應運適至，即遣金團天子選示生處，乃以迦維羅衛國處閻浮提中，白淨飯王種，剎帝利家，世胄綿遠。聖后摩耶具大人相，堪為父母，菩薩乃捨天壽。聖后是夕夢菩薩乘旃檀樓閣、日輪王象，趣於右脇。及期，詣嵐毗尼園無憂樹下，其花方妍。后欲取之，舉手，聖自右脇示生。當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也。神龍澍水以浴之，地涌金蓮以承之。周行七步，手指天地，作師子吼：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後出家逾城，至檀特山修道。始於阿藍迦藍處三年，學無所有處，知非便捨。復至鬱頭藍弗處三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於六年。故經云：以無心意無受行，而悉摧伏諸外道。先歷試邪法，示諸方便，發諸異見，令至菩提。普集經云：菩薩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時，成無上道，號天人師，時年三十矣。當穆王二年癸未歲。既而於鹿野苑中，為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皆證道果。自摩竭陀及波羅奈至拘尸那，化緣已畢，示現有疾，於熙連河側娑羅雙樹間，右脇累足，泊然大寂。此皆示相門中誘迷導物，擬議認著，是皆蹉過。不見道：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還知言語道斷，非去來今處麼？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

第八十四則　廣德久負(鏡扇)

示眾云：無價寶珠，沉埋衣內，甘受貧窮，可怜迷昧。有朝一日酒醒時，方信相知心不背。有具眼者麼？

舉：僧問廣德：久負不逢時如何？(慚惶殺人。)德云：扇開人不遇，陋巷莫能收。(難尋恰好。)

師云：歷歷心珠射斗牛，襟懷祕隱幾經秋，可怜塵昧人難識，覿面相呈祇恁休。蓋為情存向背，見愛偏枯，雖然用意多時，爭奈當頭蹉過？若解慎初護末，返本還源，百草頭薦得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不見布袋和尚道：彌勒真彌勒，化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皆不識。爭免武帝道：見之不見，逢之不逢，今之古之，悔之恨之。這僧問處，以己方人，自來首身，豈干我事？所以廣德道：扇開人不遇，陋巷莫能收。此亦偏處不逢，玄中不失之本意也。雖是隱而彌彰，顯而不露，亦須定隻宗眼始得。頌曰：

妙體堂堂相好全(描不成，畫不就)，青霄獨步躡金蓮(悉達猶在)。千華臺上猶慵坐(既能脫塵離俗)，弊垢襴衫豈肯穿(〔經〕不黏皮著骨)。

師云：磊磊落落，巍巍堂堂，具大人相，萬德全彰，非一朝一夕蘊藉妙體之相好者也。蓋自無始以來，人人本有，箇箇不無，但不辜負己靈，埋沒家寶，何時不於青霄獨步，足躡金蓮？所以道：高高標不出，杳杳望難窮。千花臺上，懶坐正偏床；百寶堦前，倦行芳草地。何況弊垢襴衫，腰胯襟袖，出乖弄醜，玷辱門風？可憐留戀色塵中，傷感奔馳形影裏，雖是撞頭磕額，還同背父尋耶？林泉恁麼分析將來，汝還認得也無？頭頭垂示處，子細好生觀。

第八十五則　廣德波浪(舟楫)

示眾，云：汪汪洋洋，莽莽蕩蕩，無涯無岸，非淺非深。莫有截流得度者麼？

舉：僧問廣德周禪師：波浪之中如何得妙？(風力扶帆行不棹，笛聲喚月下滄洲。)德云：橈棹不施兼底脫，往來終不借浮囊。(雖道過河須用筏，那知到岸不須船。)

師云：心源浩渺，性海澄渟，識智掀揚，業風飄蕩，使六道四生沉淪生死，無有出期。古不云乎？張愚癡帆，隨無明流入生死海。這僧問處，恐中此疾，故求妙藥。所以廣德依方修合，對證評量道：橈棹不施兼底脫，往來終不借浮囊。只如廣德恁麼道，是答他話？是與他說？是格外說話？是就上商量？具眼者辨看不見。洞山道：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當時洞山過水，覩影大悟，此豈非波浪之中得妙者也？據洞山具此神通，得大三昧，何借浮囊而得渡邪？其餘道不到處，分付丹霞。頌曰：

一句相酬難取則(且忌道着)，輪王不化閻浮國(至治無為)，無邊剎海浪痕平(一體同觀)，獨駕泥牛耕月色(無〔力〕始是功)。

師云：三句明一句，一句明三句，三一不相涉，分明向上路。只如向上一路，合作麼生登陟？出門總是長安道，緊繫芒鞋慢慢行。恁

麼相酬，是堪取則？不堪取則？諸人試定當看。若也定當得下，如輪王出世，至化無為，遍閻浮提，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設使無邊剎海，莫不風恬浪靜，雖則獨駕泥牛而耕月色，一任無中出有，空裏拿雲，不犯宮商，自歌自彈，可謂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當於忘功業、超語默、出是非、離得失處著意參詳，便見丹霞針線功夫。還端的麼？無目綉雙鳳，冲虛透碧霄。

第八十六則　雲光作牛(牛鹿)

示眾云：因不收，果不管，迥出常情；把得住，放得行，非同別報。當可就中委悉，不應相上觀瞻。具眼禪和，豈容造次？

舉：僧問石門徹禪師：雲光作牛，意旨如何？(吽)門云：陋巷不騎金色馬，迴途却著破襴衫。(改頭換面人難識，只是東村李二郎。)

師云：異類橫身作者知，休隨形質強支離。本來真性無移易，枉被皮毛占殺伊。師一日上堂云：一切眾生本源佛性，譬如明月當空，祇為浮雲翳障，不得顯現。為明為照，為道為路，為舟為楫，為依為止，一切眾生本源佛性亦復如是。時汾陽昭和尚在眾，出問：明月海雲遮不得，舒光直透水晶宮時如何？曰：石壁山河非障礙，閻浮界外任昇騰。云：千聖共傳沒底鉢，時人皆唱太平歌。曰：太平曲子如何唱？云：不墮五音，非關六律。曰：還有人和得麼？云：請和尚不悋慈悲。曰：仁者善自保任。林泉道：出群須是英靈漢，敵聖還他師子兒。舊說雲光法師坦率自怡，不事戒律。誌公謂曰：出家何為？光曰：吾不齋而齋，食而非食。後招報作牛拽車於泥中，誌公召曰：雲光。牛舉頭，公曰：何不言拽而非拽？牛墮淚號咷而逝。林泉道：當時解扯芒繩斷，蹄角分明索許伊。所以石門道：陋巷不騎金色馬，迴途却著破襴衫。恰似道：佛祖位中留不住，却於異類受輪回。入鄽垂手悲心重，幸勿臨機莫左猜。賴有丹霞，為伊雪屈。頌曰：

瑞草叢中懶欲眠(任伊[跳-兆+孛]跳)，徐行處處任翛然(縱橫自在)，披毛戴角人難識(罕逢明鑑)，為報芒童不用鞭(何消費力)。

師云：兀兀無知水牯牛，縱橫爭肯混常流？何勞溪上東西牧？一縱鼻繩六不收。由是瑞草叢中懶欲眠，而優遊自在；靈苗科裏聊舉步，而放蕩逍遙。著意而來，徐行而往，莫不翛然洒落，無非豁爾安閑。壠雲耕月而妙絕功勳，戴角披毛而微通玄奧。溈山書字，意在其中；王老橫身，情知在內。何必芒童鞭起？那消野父愁耘？空劫地，無畔無邊；中心樹，非榮非悴。任伊履踐，看我抽牽，在今時而不落今時，居物外而豈留物外？非止優哉悠哉，況乃快矣樂

矣。只如恁麼，還解受用也無？飢飡嫩草無拘繫，渴飲寒泉任往還。

第八十七則　太原數家(齋粥)

示眾，云：情存向背，就中便有高低；見處偏枯，箇裏非無逆順。他既舒心捨施，汝應普例均攤。莫有不生異念者麼？

舉：僧問太原隱禪師：數家檀越請，未審赴誰家？(撒手懸崖下，分身萬象中。)原云：月印千江水，門門盡有僧。(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師云：三祖大師道：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不憎愛，洞然明白。既能垂意伸三請，那比飢鷹待一呼？況賓頭盧尊者日赴四天下供，何止數家而已哉？這僧小器不大量，僻執不通方，都來數家，却早應副不下，若非太原，卒難祇對。雖道月印千江水，門門盡有僧，已往觀來，特似將高就下，屈己從他，借路經過，藉言顯理。若能出情量、離言詮、忽規模、超語默邊會得，自不破珠求影、記劒刻舟，權向今時路頭呼么喝六、配紫抽青，莫便作合頭語，繫驢橛般折倒。舜老夫初自洞山來武昌求乞，先至一居士家，居士高行，為郡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乞士至，必首謁之，舜老夫方年少，不知其飽參，頗易之。居士曰：老漢有一語問上人，語相契則開疏，如不契即請却還新豐。問：古鏡已磨時如何？曰：照天照地。未磨時如何？曰：黑如漆。居士曰：却請還山。舜即馳歸，舉似聰禪師，聰為代語，舜即趁問曰：古鏡未磨時如何？聰曰：此去漢陽不遠。磨後如何？曰：黃鶴樓前鸚鵡洲。與前答辭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故浮山曾設九帶以一貫之，非久參衲子莫可得而知也。丹霞所以就虎添斑，因齋慶贊，為伊頌出。頌曰：

妙圓無相劫前人(相逢不對面，對面不相逢)，隨類權分百億身(時時示時人，時人皆不識)。月夜御樓纔報曉(潛通造化)，平明六國盡逢春(泄漏天機)。

師云：天台山佛窟巖惟則禪師曰：天地無物也，物我無物也。雖無物也，而未嘗無物也。如此則聖人如影，百姓如夢，孰能生死哉？況妙圓無相，空劫前人，非四大之可成褫，非六根之可砌合，無影無形，無示無識。雖曰聖人無己，而豈知靡所不己？故能隨類權分，千百億身，塵塵爾，剎剎爾，何啻數家而已哉？既來曲為今時，暫別空劫，垂手為人，焉能有間？端如月夜漏聲長咫尺，御樓纔報曉平明。六國處處逢春，方信道：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第八十八則　梁山日用(對機)

示眾，云：張口喫飯，粒米不曾嚼；舒手穿衣，寸絲曾不挂。縱橫得妙，左右逢原處。還會得麼？

舉：僧問梁山觀禪師：如何是日用事？(頭頭常顯現，物物盡圓通。)

山云：碧玉點破琉璃色，滿目紅塵不見沙。(指示分明。)

師云：拈匙并舉筯，運水及般柴。物物無非己，頭頭用不乖。魚軍容問忠國師曰：師住白崖山，十二時中如何修道？師喚童子來，摩頂曰：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已後莫受人謾。林泉道：却是你謾我。瑞巖居常自召云：主人公，惺惺著，莫受人謾。汝諸禪者，但肯念茲在茲，不被色塵所染、聲利所惑、得失所侵、死生所沮，日日時時所用之事，何慮而不辦哉？梁山雖道：碧玉點破琉璃色，滿目紅塵不見沙。若非具正法眼、得涅盤心者，敢只向舌尖口角得少為足，而不能跳出玄關、踏翻義海、唱胡笳曲、詠無聲詩，知無味之味，其味恒然，脣不快哉？若然，則無師智、自然智，不待子言而悉知矣。由是丹霞於不立一塵處，安邦定國，立計成家。頌曰：

劫火洞然無相宅(見之則燎却眼孔，視之則爍皺面門)，金門不覩玉樓家(司空見慣，應為尋常)。寶天雲淡銀河冷(徹底分明)，浩浩波瀾豈動沙(識情難測)。

師云：仁王經：班足王取千王頭以祀摩訶迦羅大黑天神，已得九百九十九，唯少一王，末後乃得普明王。其普明王白班足言：願聽一日禮敬三寶，命百法師講說般若。第一法師為說偈曰：劫火洞然，大千俱壞，須彌巨海，磨滅無餘。此偈凡三十二句。宅既無相，人必皆空，泯跡忘蹤，寧容住著？金門恢廓，五目不覩其容；玉宇棲遲，四智難窮其奧。洞明千載，炳煥一時，光暎叢林而葉綴花聯，影分禪苑而根深蒂固。既尺璧之非寶，必寸陰之可競。不見道：莫向老來方學道，孤墳多是少年人。須知日用無多事，一念回光妄即真。還能恁麼麼？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賓。

第八十九則　梁山祖意(祖教)

示眾云：春蘭秋菊，香味雖殊；夜月朝曦，光明無異。雖云顯晦全彰，大抵是非一揆。鳳凰飛在梧桐樹，自有傍人話短長。

舉：僧問梁山：祖意教意，是同是別？(索〔另〕先窮)山云：金烏東上人皆貴，玉兔西沉佛祖迷。(出沒任渠分晝夜，往來終不離乾坤。)

師云：雲門一日上堂道：你若不相當，且覓箇入路微塵。諸佛在你舌頭上，三藏聖教在你脚跟底，不如悟去好。還有悟得底麼？出來對眾道看。又云：盡十方世界，乾坤大地。以拄杖畫云：百雜碎三乘十二分教，達磨西來，放過即不可，不放過不消一喝。林泉道：

有勞神用。若會祖意，即是教意；若會教意，即是祖意。其實祖意、教意本無二岐，情封則觸途成滯，理契則妙用縱橫。昔屏山贊達磨敘別傳之說云：豈吾佛教外復有所傳乎？特不泥於名相耳。真傳教者也，非別傳也。如來末後拈花示眾，復以空不空之真宗、有不有之妙說，令一切眾生離妄想執著，而證無上正等菩提。若能禪教融通、宗說無滯，使僻見之流合達人之論，抉江河同歸大海，撤藩籬通為一家，何有今日之矛盾者也？故梁山答以金烏玉兔，東上西沉，人雖皆貴，暫時光影。爾佛祖迷者，理極之謂歟？更看丹霞信手拈來，直教無星秤上兩頭平，沒底船中同著棹。向分來毫去處，試辨別看。頌曰：

靈山會上言雖普(出一人口，入萬人耳)，少室峰前句未親(却救得一半)，瑞草蒙茸含月色(非無花果志)，寒松蓊鬱出雲霄(必有歲寒心)。

師云：七七年來感聖緣，靈山九會演真詮，三乘五教周沙界，半滿區分闡妙玄。由是言言雖普，雙丸塞耳而聞似不聞；字字分明，兩葉遮睛而見如不見。豈憚傾心吐膽？寧辭利道拔生？應須粉骨碎身，不可辜恩負德。非止心心相印，還曾祖祖相傳。少室峰前，嵩山巖畔，九年曾不語，一句悉能該。覓心雖未得，豁爾解安排。立雪神光，幾曾蹉過？偶見蒙茸瑞草，含月色以騰輝；灼爍心花，藉風光而挺秀。未若蒼松蓊鬱，奇柏崢嶸，任歲寒之不凋，保根株之常在，聯芳續焰，自古及今。不見道：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第九十則　梁山空劫(法器)

示眾云：冰河發焰，鐵樹開花，非從造化之機，豈在陰陽之彀？向混沌未分之際，試定省看。

舉：僧問梁山：如何是空劫已前事？(不勞閑打聽，切忌漫商量。)山云：擊動乾坤皷，時人聽不聞。(孤巖無耳却知音。)

師云：無羈木馬，高超威音之前；沒足石人，獨步劫空之後。方信道：妙有元非有，真空本不空，無依活卓卓，歷劫用無窮。故知此事非空、非有，非一、非二，非同、非別，非即、非離，擬之則差，議之則錯，常時拈向面前，可惜拋在腦後。深愍此輩水中撈月，不知月之在天；空裏採花，不知花之無蒂。尋香逐氣，認影迷頭，盡力推敲，分毫不采。所以梁山道：擊動乾坤鼓，時人聽不聞。林泉道：群生雖有耳，幾箇是知音？更看丹霞如何斷和？頌曰：

虛空為皷須彌槌(鼕鼕)，擊者雖多聽者稀(枉勞心力)。半夜髑髏驚破夢(休窺語)，滿頭明月不思歸(切忌坐着)。

師云：杭州鹽官齊安禪師示眾云：虛空為皷，須彌為槌，甚麼人打得？眾無對。南泉云：王老師不打這破皷。林泉道：自是和尚手懶。法眼別云：王老師打不？林泉道：只恐傍人不知下數。雪竇拈云：打者甚多，聽者極少。且問誰是解打者？莫謗鹽官好。南泉道：王老師不打這破皷。法眼云：王老師不打，兩箇既不奈何，一箇更是懨懶。又云：王老師不打，還肯得諸方也無？代云：千年田，八百主。林泉道：屈指從頭數莫真。恁麼看來，豈免丹霞道：擊者雖多聽者稀，半夜髑髏初驚破夢，三更露柱偶爾放光。有具眼者分明辨取，直待滿頭明月，兩鬢霜華，流落今時，不思劫外。所以洞山道：向道莫去，歸來背父。且作麼生得箇恰好去？還知麼？不離花下路，遊遍洞中天。

第九十一則　大陽上堂(示眾)

示眾云：行取說不得的，說取行不得的，若能行說俱到，何必廝挨廝靠？有不識好惡者麼？

舉大陽明安禪師上堂云：嵯峨萬仞，鳥道難通(縱橫如得妙，左右自逢原)。劒刃輕冰，誰當履踐(男兒欲要富，無過險處做)？宗乘妙句，語路難陳(吾師舉似且低聲)。不二法門，淨名杜口(不答當渠痛處錐)。所以達磨西來，九年面壁，始遇知音(功多業就，水到渠成)。大陽今日也太無端，珍重(只知開口濶，不覺更舌長)。

師云：郢州大陽警玄禪師(或曰廷，避廟諱)，江夏張氏子，依智通禪師出家。十九為大僧，聽圓覺了義講席，無能及者，遂遊方。初到梁山，問無相道場，深達玄旨，因嗣續焉。因一日上堂，舉此嵯峨萬仞，鳥道難通等語，況斯一事，非智可知，非識可識。若嵯峨萬仞，劒刃輕冰，覩之則眼眩，思之則意亂。端的宗乘妙句，寔語路之難陳；祖域玄綱，非機關之可隘。維摩經不二法門品曰：文殊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文殊歎曰：善哉！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真入不二法門。梵語維摩詰，此云淨名。達摩大士自西而來，至金陵見武帝，不契。渡江至洛京，居嵩山少林，面壁九年，始遇神光。立雪斷臂，求安心之旨而得髓焉，豈非知音者也？大陽今日也太無端，如斯舉唱，皆為剩語。故自首身，據欵結桉道：各自珍重。丹霞終不證父攘羊，而反稱贊頌曰：

不挂唇皮一句奇(必是舌在口外)，少林冷坐寘慈悲(知恩有幾人)。須知此道非傳授(本自圓成)，立雪神光已強為(果是遭人點檢)。

師云：若知無說說，自解不聞聞，未挂唇皮處，分明指示君。一自拈花之後、面壁已來，或竪拂拈槌、或揚眉瞬目、或吐納言辭、或

嘲呻[口*磬]咳，設使千句萬句，終不離此一句，是其所以奇特也。菩提達摩雖則少林冷坐九年，用盡慈悲，未有知恩解報恩者，然是人人本具、箇箇圓成，理本自如、道非傳授，亦假無絲玉線穿沒鼻金針，聯古錦於空劫以前、綉丹鳳於成平之際，用斯勤懇，未得心安，寧不刳肱特來立雪？非是神光勉強，不得已而為之也。此乃奮先覺覺後之心、興自利利他之志，為禪苑規模、叢林榜樣，幸勿未得為得、未證為證，而懶墮不趣無上菩提者也。只如到此，合作麼生行履即是？還知明安丹霞大意麼？妙舞縱饒回雪態，三臺須是大家催。

第九十二則　大陽家風(家風)

示眾云：密室不通風，何消來壁聽？縱橫契本真，妙用無非應。有知音可嘉者麼？

舉僧問大陽：如何是和尚家風？(朝看雲片片，暮聽水潺潺。)陽云：

滿缾傾不出，大地沒飢人。(圓同太虛，無欠無餘。)

師云：門庭施設，萬別千差。入理深談，一了百當。世尊在楞伽山告大慧大士曰：非一切剎土有言說，言說者是作相耳。或有佛剎瞻視顯法，或有作相，或有揚眉，或有動睛，或歎或欠，或[口*磬]咳，或念剎土，或動搖，乃至如是說法，得無生法忍及殊勝三昧，以至蚊蚋蟲蟻無言而各辦事。又棄諸蓋大士問世尊曰：禪門祕要為有一門？為有多門？若有多者，法即有二；若是一者，云何容受無量無邊眾生而不迫迮？世尊曰：此禪要門亦非是一，亦非是多。一切眾生性同虛空，雖同虛空，各于身心自有禪門，寔不共修。何以故？息口不言，冥合于理，口為禪門；攝眼分別，混合無異，眼為禪門；耳所聞聲，了知虛妄，畢竟寂滅，猶如聾人，耳為禪門；乃至身意亦復如是。善男子，攝諸塵勞，入不二門，曠徹清虛，湛然凝定，此蓋吾佛略闡家風萬分之一也。故我衲僧門下，心心相印，祖祖相傳，利道拔生，妙用縱橫，亦非一也。大陽道：滿缾傾不出，大地沒飢人。子細看來，所得甚簡，施設彌寬，不負問端，盡情吐露。具眼衲僧，分明薦取。頌曰：

荊山美玉何須辨(非智可知)，赤水玄珠不用拈(非識可識)。罔象無心

黃帝重(理契則神)，卞和有智楚王嫌(情封則物)。

師云：荊山美玉，卞和三獻而禍及於身；赤水玄珠，罔象一見而肯加於己。抱璞之事，已具投子頌古而備述之，茲不復云。黃帝遊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不得，使喫詬索之亦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見莊子。喫，口懈切。詬，口豆切。罔象當作象罔。此謂無心合

道，道合無心。既大陽家醜，外揚惹丹霞。如斯評品，幸勿獻直得曲，逐句尋言，矢上加尖，空中著楔。問你諸人，作麼生免得不恁麼去？熱則趁凉寒向火，莫將閑事挂心頭。

第九十三則　投子宗風(法屬)

示眾，云：窮源究本，豈容擦蹉絲毫？列祖分宗，那許自謾方寸？既爾恩歸有地，非無稟受承襲。欲要大家知，盡情須吐露。

舉：僧問投子青禪師：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見如還不見，聞似不曾聞。)子云：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關。(英雄力破重圍。)僧云：如何是相付底事？(一狐疑了一狐疑。)子云：全因淮地月，得照郢陽春。(清光迥照，左右逢原。)僧云：恁麼則入水見長人。(認着依然元不是。)子云：祇知荊玉異，那辨楚王心？(智識徒勞測聖情。)子隨後以拂子敲禪床一下。(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聲方得知。)

師云：舒州投子山義青禪師，初參蔣山元不契，復依浮山遠。會遠預夢獲俊青鷂，既見師至，遠為曰：汝應其祥矣。令看外道問佛因緣，前後三載。一日，遠曰：汝記得話頭麼？試舉看。師方舉，遠驀以手掩其口，師豁然大悟。先，浮山遠見郢州大陽明安禪師，機相契，遂傳宗旨。明安以皮履、布直裰付之，遠辭曰：某已有得處。安歎曰：吾一枝遂無人也。遠曰：洞上宗風，實難紹舉。和尚年尊，無人承嗣，某當持此衣信轉相付囑。安許之，曰：他時得人以吾偈證明。遂書偈曰：陽廣山頭草，憑君待價焞。異苗翻茂處，深密固靈根。其末云：得法後，潛眾十年，方可闡揚。暨師相契，付大陽頂相衣頌，囑曰：代吾續大陽宗風，善自護持。咦！迄至於今，兒孫不墜，枝葉興榮，此豈非應異苗翻茂之遠讖者邪？這僧恁麼問，投子與麼答，宗中辨的，量外轉機，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還曉會得也無？其或莽鹵漫汗，更看丹霞分析。頌曰：

珊瑚枝上玉花開(異苗翻茂處，千載果希奇)，風遞清香遍九垓(無處不聞)，勿謂乾坤成委曲(休錯商量)，韶陽親見睦州來(有條攀條，無條攀例)。

師云：陰陽不測謂之神，異種同根漏泄春，薝蔔林中金果樹，玉花瓊藥葉常新。自此聯芳續焰，光暎叢林，匝地普天，香分覺苑。勿謂乾坤委曲，休云根種非同，諸方仰羨而接活靈枝，一雨普霑而不離心地。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初參睦州陳尊宿，扣其門，陳問曰：阿誰？門曰：文偃。陳開門把住曰：道！道！門無語。陳曰：秦時[車*度]輅鑽。遂托開以門，掩折右足，門因發明大意。陳指游雪峰陞堂，乃出眾云：項上三百斤鐵枷何不脫却？峰下座把住曰：因甚到與麼？門以手拭目。後嗣雪峰，道振叢林；後遷雲門，

名重天下。投子雲門，異派同流，至今源遠不絕，續佛慧命，大顯曹溪之道者，皆出二師道力致之然也。還有知恩報恩者麼？笑把金針穿斷線，殷勤分付到兒孫。

第九十四則　投子示眾(飛走)

示眾云：靜沉死水，應須換步移身；動落今時，切忌走南掠北。非止理圓言偏，其由言生理喪。只如空劫以前，合作麼生話會？

舉：投子示眾云：若論此事(老老大大，自揚家醜)，如鸞鳳冲霄，不留其跡；羚羊挂角，那覓其蹤(神心莫究，佛眼難窺)？金龍不守於寒潭，玉兔豈棲於蟾影(密移一步六門曉，無限風光大地春)？其或賓主若立，須威音路外搖頭(動容揚古路)；問答言陳，乃玄路傍提為唱(不墮悄然機)。若能如是，猶在半途(向道莫去)；更乃凝眸，不勞相見(歸來背父)。

師云：理極忘情莫可追，了無毫忽涉思惟，不留蹤跡雖為妙，點檢將來未是奇。不見道：莫守寒巖異草青，坐著白雲宗不妙。直得偏圓互換、事理該羅，觸處自由、縱橫無礙，豈留朕跡？那墮偏方？萬疊群峰，倚晴空而聳翠；一輪杲日，昇曉嶂以堆紅。由是耀古騰今、輝天鑒地，直得金龍踊躍、玉兔奔馳，明暗全彰、形容不露。擬從問答，不無玄唱玄提；將欲敷揚，併却狂情狂解。直饒脫體無依，未是十成一句。還有具通方眼者麼？便能覿面相呈。畢竟是何眼孔(瞎)？頌曰：

水澄月滿道人愁(歡喜未盡，煩惱早來)，妙盡無依類莫收(千自由，百自在)，劫外正偏兼帶路(七通八達)，不萌枝上辨春秋(高着眼看)。

師云：語忌十成，正雖正而不應居正；機貴回互，偏雖偏而莫滯於偏。所以道：澄源湛水尚棹孤舟，古佛場中猶乘車子，爭肯教伊向死水裏作活計？到此地面，活鱍鱍、轉轆轤，方有少分相應。雖則水澄月滿、一念萬年，正是道人可愁慮處。何也？有德非為德，無功始是功。到這裏，直得妙盡無依、功成不處，萬類千般莫能收管，有時橫身劫外、有時垂手[厂@(邱-丘+墨)]中，正去偏來無非兼帶，這邊那畔不滯有無，只此建化玄門便是抄直要路。若也於斯洒洒落落、了了明明，不枉向不響山中善通音耗，未萌枝上能辨春秋。咦！還達此意麼？若解無中能唱出，方知元不在宮商。

第九十五則　投子拈香(帝王)

示眾云：金輪統御，應須端拱酬恩；玉燭垂祥，當可殷勤賀德。通方衲子，何必懷疑？本分宗師，自知下落。有解山呼者麼？

舉：僧問投子和尚：適來拈香祝壽，且道當今皇帝壽年多少？(芥城劫石知無數，枉了區區漫校量。)子云：月籠丹桂遠，星拱北辰高。(瞻之仰之，實難思議。)

師云：問在答處，答在問處，問答交馳，不勞思慮。雖是言言見諦，句句超宗，莫使四臣遞相鈍滯。他既舌頭無骨，汝合眼裏有筋，別辨青黃，品度甘苦。自古以來，世法佛法，了無二體。君聖臣賢兮，則內外相應；河清海晏兮，則中邊寧謐。是故曹洞宗風，全明尊貴，一路傍參回互，拱密威嚴，不犯當頭，潛通妙用。由是投子答以月籠丹桂，星拱北辰。若使向高遠邊折倒，徒勞斫額，枉費精神。當於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處，得言句總持，具游戲三昧，不枉輔朝輔國，盡孝盡忠。更看丹霞，若為話會？頌曰：

六國清平賀聖年(萬歲，萬歲，萬萬歲)，珠簾高卷月明前(光含萬象，影浸千江)。金輪那肯當堂坐(至化無為)，不用丹墀擊靜鞭(宮漏密傳人悄悄，宅香輕裊院沉沉)。

師曰，楞嚴經道，一處成休復，六根皆解脫。高沙彌亦云，長安雖鬧，我國晏然。是知心王安帖，六賊難侵。根根塵塵而不涉干戈，莽莽蕩蕩而了無邊徼。所以道，十二處忘閑影響，三千界放淨光明。以此清平賀聖年，則不亦樂乎。直得珠簾高卷，玉殿深沉。團團皎月當天，細細清風擊竹。金輪聖主，坐不當堂。鳳闕朝臣，行須出戶。何必丹墀鞭響，畫鼓聲催。心城穩帖而同賀堯年，性海澄淳而咸歌舜德。理無不遍，事無不周。忠孝兩全，是非一揆。還能如此知恩報恩麼。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

第九十六則　天寧誰家(法屬)

示眾云：一花五葉，密固靈根；萬古千秋，屢呈嘉瑞。若不侵陵雪色，焉能漏泄春光？箇中靈利衲僧，不可漫汗莽鹵。

舉：僧問東京天寧楷和尚：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知音不在頻頻舉，達者須知暗裏驚。)寧云：金鳳夜棲無影樹，峰巒纔露海雲遮。(不教人見轉風流。)

師云：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沂州崔氏子。自幼學辟穀隱伊陽山，後遊京師，籍名術臺寺。試法華得度，謁投子於海會，乃問：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為人處也無？子曰：汝道寰中天子敕，還假堯舜禹湯也無？師欲進語，子以拂子撼師口曰：汝發意來早有三十棒也。師即開悟，再拜便行，曰：且來闍黎。師不顧，子曰：汝到不疑之地邪？師即掩耳，淘汰有年，遂嗣其法。開堂後數遷大剎，大興祖道。大觀二年春，開封尹李公孝壽奏師道行卓冠叢林，宜有褒顯，即賜紫方袍，號定照禪師。內臣持敕命至，

師迎謝曰：某辭父母出家時，嘗陳重誓不為利名，專誠學道用資九族，苟渝願心當弃身命，父母以此聽許。今若不守本志，竊冒寵光，則佛法親盟背矣。於是修表具辭，復降旨京尹，堅俾授之。師確不回，以拒命坐罪，奉旨下棘寺與從輕。寺吏聞有司欲徙淄州，有司曰：有疾與免刑。及吏問之，師曰：無疾。吏曰：何有灸瘢耶？曰：昔者疾，今日愈。吏令思之，曰：已悉厚意，但妄非所安。乃恬然就刑而行，從之者如歸市。師以法語施之，獲益尤眾。靈源清禪師評曰：夫楷公，大士也。其建志立行，當素有根本，豈悠悠者之所能知？因贊其像曰：惟唐正觀，靈潤投驩，匪移所守，能適其安。乃曰：此行略有三益：一、酬往譴；二、順厭生；三、成大行。今日淄州楷公亦云：嚴天大雪，始見松筠；媚草夭花，亦成造化。苟竊世榮，實辜恩者。師抵淄川僦居，學者愈親。明年冬，敕令自便，庵於芙蓉湖心，道俗川湊，僅數百人，日食粥一杯，故多引去。政和七年冬，賜額曰花嚴禪寺。八年五月十四日，索筆書偈付侍僧曰：吾年七十六，世緣今已足。生不愛天堂，死不怕地獄。撒手橫身三界外，騰騰任運何拘束？移時而逝。當遭黜時，佛光餞云：面皺如冰裂，脊骨硬似鐵。著鞴破草鞋，踏退澄潭月。韓國餞云：不受囊封老古錐，到頭脫下祖師衣。一場弄險驚天地，誰信長空利劍揮？恁麼舉來，還知芙蓉家風麼？還知所嗣宗風麼？剗利漢領略取，當向金鳳夜栖無影樹處子細哉詳，試於峰巒纔露海雲遮處分明體究。既恁正偏兼帶，不無事理融通，休做有心知、莫作無意會，宗中辨的、量外轉機者，自有丹霞為伊開解。頌曰：

等閑無問豈安排(何必忉忉)，一句全提隱顯該(分身兩下看)。薄霧依依籠古徑(難辨高低)，孤峰終不露崔嵬(那分向背)。

師云：洪鐘在架，任扣擊以騰聲；明鏡當臺，從媸妍而現影。苟或不扣不擊、無妍無媸，何聲影而可煩耳目者哉？既待臨機不讓，應須為眾全提，非圖半暗半明，莫便似見不見。若解該羅法界，休愁不入玄門，倜儻縱橫，自忘計較。可惜依依薄霧，籠古徑以萋迷；傷嗟矗矗孤峰，隱崔嵬而不露。雖恁韜光晦跡，安排接物利生，不消更問誰家，試聽無生妙曲。汝諸禪者還曾聞麼？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聲方得知。

第九十七則　天寧夜半(對機)

示眾云：空手把鋤頭，今秋決好收。步行騎水牛，念念不停留。擬涉思惟處，隄防害口羞。

舉：僧問天寧：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如何是不露底句？(開口即錯。)寧云：滿船空載月，漁父宿蘆花。(但得隨流妙，何妨苦纜舟。)師云：日午猶虧半，烏沉始是圓。幾人能曉會，明暗未分前。當於空劫之際，朕兆之初，一念不生，纖塵不立，淨躶躶赤洒洒處，轉身吐氣，不守寒巖，不沉死水，運心月以恒明，使迷雲而殄滅。所以道：人牛不見處，正是月明時。故向第二門頭，入[廓-享+墨]垂手，接物利生。雖則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而豈知周遍十方，心不在一切處。是知雖在今時，而不落今時。這僧若能心不附物，語不立玄，何必低情下意，取覆他人，致使天寧搖篙鼓棹，罷釣收綸，道滿船空載月，漁父宿蘆花。可惜不遇金鱗，空使虛勞心力，寧免丹霞向正明不露處，依稀越國，彷彿揚州。頌曰：

星流水國夜然燈(一點分明)，月印江天明似鏡(十分光彩)，隱顯無私位不該(二邊莫立)，依稀擬動成偏正(中道難安)。

師云：眼似流星，心如湛水，六國安寧，非無儀軌。向更深夜靜，浪止風恬，杜絕辭源時，慧燈沉影，照燭壺天，況兼皎月，復印澄江。上下冥通，若軒轅之寶鏡；內外交徹，勝照膽之良規。隱顯無私，晦明有准，雖是排班無位次，屈指不倫流，其間該括，意趣非輕。擬之則動落今時，邊方雖有令，不是太平年；議之則靜沉死水，莫守寒巖異草青，坐著白雲宗不妙。直得正偏兼到，事理雙明，不偏枯，無窒礙，放教活鱍鱍，免致死郎當，方有些子少分相應。還能恁麼措置麼？密移一步六門曉，無限風光大地春。

第九十八則　天寧上堂(法身)

示眾云：法、報、化三身，是非只為多開口；體、相、用三大，煩惱皆因強出頭。離心緣，莫錯尋思；離言說，休胡議論。有喫火不燒舌的衲僧，且道是誰？

舉：天寧上堂云：法身者，理妙言玄，頓超終始之患。(黃金雖貴，落眼成塵。)諸仁者！莫是幻身外別有法身麼？(用破木杓作先祖髑髏。)莫是幻身便是法身麼？(認馬鞍韉作你耶下[(厂@((既-无)-日+口))*頁]。)若也恁麼會去，盡是依他作解，蒙昧兩岐。(畫馬不成驢亦失。)法眼未得通明。(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不見僧問夾山：如何是法身？(清風兩檻竹。)山云：法身無相。(承言者喪。)如何是法眼？(白露一庭松。)山云：法眼無瑕。(滯句者迷。)所以道吾云：未有師在。(明眼人前一場漏逗。)忽有人問老僧：如何是法身？羊便乾處臥。(六六三十六。)如何是法眼？驢便濕處尿。(九九八十一。)更有人問：作麼生是法身？買帽相頭(水長船高)；作麼生是法眼？坑坎堆阜(泥多佛大)。若點檢將來，夾山祇是學處不明(起初不遇作家，到

底番成骨董），如流俗閩閤裏物，不能捨却（養病喪軀），致使情關固閉，識鎖難開（自作自受）。老僧今日若不當陽顯示，後學難以知歸（為怜三歲子，用盡一生心）。勸汝諸人，不用求真，唯除息見（但得本，莫愁末）。諸見若息，昏霧不生（眼中除幻翳，元不有空花），自然智鑑洞明，更無他物（猶有這箇在）。諸仁者！還會麼（氣急殺人）？良久，云（月色靜中見，泉聲深夜聞）：珠中有火君須信，休向天邊問太陽（儻能明自己，何必問他人）。

師云：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所以道：把住則真金失色，放行則瓦礫生光。縱汝恁麼會得，須知向上別有一竅。只如向上一竅，汝還會得麼？老僧遙指猿啼處，別有露蹤在上方。恁麼看來，不是依他作解，亦非蒙昧兩岐。若要法眼通明，除是恁般會取。雖夾山住潤州荊口竹林時如此祇對，法身法眼已被道吾點檢，指見華亭。若不因流水，還應過別山。不見道：起初不遇作家，到底翻成骨董。所以天寧聘不唧留，忍俊不禁。向石頭上栽花，虛空裏釘楔。非唯與伊解黏去縛，抑亦教汝脫洒罄快。輒不可作麤俗語計較，亦不可用理趣研窮。不見天寧責罰夾山學處，如流俗閩閤裏物，被情關識鎖，累帶平生。所以天寧向直截緊要處，不惜唇皮，為伊指示。於良久處，再三撈摝，苦口叮嚀。是汝本有真性，何須向外馳求。未免丹霞重宣此義。頌曰：

道合平常絕異端（以一貫之），行人何必歷艱難（不勞費力）。從今莫買孫賓卜（禍福無門），龜殼無靈不用鑽（唯人自召）。

師云：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其實道合平常，平常合道，故云：是處語言皆合道，誰家絃管不傳心？決非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而校其萬一者邪？修行之人若能如此行歷，何必忙拖竹杖，緊繫行纏，撞東磕西，走南掠北，向枯骨上睏咬？畢竟有甚麼汁？恁麼省去，不消你相形問命而取吉凶。孫賓卜者，按本傳：孫賓，孫武子後，善兵法，設減竈之術，敗龐涓於馬陵，以此名播天下，世傳其兵法。今禪門謂設鋪市卜，不知於何而得是說，學者詳焉。賓因臏其足，故更名臏。毗忍切。臏，蓋刑名去膝之謂也。鑽龜者，莊子云：宋元君夢人被髮曰：予自宰路之淵，予謂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覺而占之，神龜也。漁者果有，余且網得白龜，其圓五尺。君欲活之，卜之曰：殺龜以卜吉凶。及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咦！朕兆已前如委悉，何消掐筭問陰陽？

第九十九則　保壽上堂（杖笠）

示眾，云：信手拈來，無非恰好；全身放下，何必商量？較得攜向面前，免致橫檐背後。有會得的麼？

舉：大洪保壽恩禪師上堂，拈拄杖云：得自天台絕比倫(少賣弄)，從來無葉又無根(看怎生)。有時扶過斷橋水(同行無踈伴)，幾度伴歸明月村(步步鎮相隨)。雖然如是，也不得無過(知人得)。擊香臺一下，便下座(象骨嵓前弄蛇手，兒時做處老知羞)。

師云：隋州大洪山報恩禪師。衛之黎陽人，族劉氏，世以武進家。喜事佛，其母禱子，夢佛所謂阿羅漢舁之。既娠，生師，果有殊相。未冠，舉方略擢第，調官北都。忽厭塵境，請於朝，願謝簪紱，求出世法。上詰其故，師曰：臣祖死王事，何足以報厚恩？唯有熏修之功，庶資冥福。神宗歎異，親灑宸翰，賜名報恩，就都福壽寺受戒。謁投子，子問：天明也未？云：明矣。曰：明則卷簾。師從之，忽開悟。白子，子印之，巾侍有年。丞相韓公請住少林。紹聖初，詔改大洪律居為禪林，命師為第一世。崇寧二年，詔住京之法雲。五年，復遷大洪，宗風大振。居一日，上堂，拈拄杖云：得自天台絕比倫，從來無葉又無根。古人為人至切，徹底情深。要汝等諸人向拄杖頭薦取本分一事，雖無枝葉根苗，已早狼藉遍地。又道：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村。果然克己從他道：雖然如是，也不得無過。知之減半，何必云云？故擊禪牀一下，便下座。方信道：不如歸去便歸去，欲覓了時無了時。蘄州北禪悟通寂禪師。嗣雲門。上堂，拈拄杖曰：過去、未來、現在諸佛微塵菩薩，一時在拄杖頭上轉大法輪，盡向諸人鼻孔裏過。還見麼？若見，與我拈將來；若不見，大似立地死漢。良久，曰：風恬浪靜，不如歸堂。林泉道：放去較危，收來太速。雖然兩段不同，大抵用處不異。更看丹霞如何科判？頌曰：

此樹不從天地生(何處將來)，登山涉水承渠力(知恩有幾人)，如今擲向亂峰前(甚底大如割捨)，免致叢林為軌則(已是強生節目)。

師云：人人本有，箇箇不無，匪假陰陽而可生成，豈干造化而能製就？不須九節，何用過頭？比笋竹無影無形，類靈壽非長非短，雖是登山涉水承他恩力，其奈倚墻貼壁伴我安閑？不如擲向峰前，拋在腦後，不勞解虎，寧用敲風？禪床角忒立多時，法座傍暫別少頃，略置叢林軌則，且停覺苑規模，但肯念茲在茲，較得無事生事。何也？幸自可怜生。

第百則　三界唯心(示眾)

示眾云：頭頭上顯，莫教鷂過新羅；物物上明，休似蠅鑽故紙。撞頭磕額兮，時時示時人；攔街截卷兮，時人皆不識。有具眼者辨看。

舉：保壽上堂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大無不包，細無不入。)檻外雲生，簷頭雨滴。(逐物意移。)澗水湛如藍，野花開似織。(弄假像真。)此時若不究根源，謾向當來問彌勒。(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還會麼？(按：牛頭喫草。)不勞久立。(深謝慈悲。)

師云：神鼎諲禪師少年時，與數耆宿遊南嶽。一僧舉論宗乘，頗博敏。會野飯山店中供辦，而僧論說不已。諲曰：上人言：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何人之語？僧曰：法眼大師偈也。諲曰：其義如何？對曰：唯心故根境不相到，唯識故聲色樅然。諲曰：舌味是根境否？對曰：是。諲以筯挾菜置口，含胡而言曰：何謂相入耶？坐者相顧大驚，莫能加答。諲曰：路途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林泉道：苦口是良藥，逆耳是忠言。端的了達唯識唯心之旨，方寸間何物而可窒礙者耶？故保壽云：檻外雲生，簷頭雨滴。澗水湛如藍，野花開似織。壽禪師唯心訣亦云：巖樹庭柯，各挺無邊之妙相；猿吟鳥噪，皆談不二之圓音。此豈非塵塵爾，法法爾？若也於斯蹉過，枉盼龍華，不如各自歸堂，免勞久立。保壽既恁慈悲，丹霞怎不讚詠？頌曰：

靈然不涉去來今(一言道斷處，千古意分明)，三界都盧一點心(認着依前還不是)。檻外桃花春蝶舞(色即色時輕話會)，門前楊柳曉鶯吟(聲非聲處細參詳)。

師云：覺性圓明，靈知不昧。十世古今，無非畢備。過去過去兮，雷擊真空。未來未來兮，波淨性水。何止欲界色界無色界，總乎一心盡空。法界亦由唯識相分所攝而豈知。僧問琅琊覺和尚：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覺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此之所謂迷時三界有，悟後十方空。至若檻外桃花，門前楊柳，任翩翩之蝶舞，縱恰恰之鶯啼，那消箇聽之不聽，聞之不聞，聲色純真，了無異念。還能如是麼？山河草木揚真諦，花月樓臺演妙音。林泉老人評唱丹霞淳禪師頌古虛堂集卷六(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